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4曾1

2-57

6





尚書引義  
六卷

增  
752  
6



尚書引義  
六卷



光緒癸卯仲夏  
通文書局石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書類存目

尚書引義六卷。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尚書稗疏。已著錄。此復推闡其說。多取後世之事。糾以經義。如論堯典。敘明則以關王氏良知論。舜典。元德則以關老氏元旨論。依永和聲。斥宋濂。唐同等用九宮填郊廟樂章之陋。論衆以典刑。攻鍾繇。陳羣等言復肉刑之非。論人心道心。證釋氏明心見性之誤。論聰明。破呂不韋。月令。劉向等五行傳之論。論甲冑。起戎。見秦漢以後。制置之失。論知之非艱。行之為艱。詆朱陸學術之短。論洪範九疇。辨蔡氏數學。目為無稽。論周公居東。鄙季友避難為無據。論馳騁。根理要。至於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及所其無違等句。從孔傳而非。呂蔡亦有依據。惟文侯之命。以為與詩錄小升之意。同為孔子有取於平。謂高宗諒陰。與豐昵。同為不惠於義。則其論大創。又謂黃帝至帝舜。皆以相而紹。位右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又謂虞夏有百揆。商有阿衡。皆相也。至周則六卿各率其屬。周之不置相。自文王起。此皆臆創之詞。他若論微子去紂。文王有易置之謀。周公營雒。亦以安商民。反側之心。則益涉於權術作用。不可訓矣。



尚書引義目錄

卷一

堯典一 堯典二 舜典一 舜典二 舜典三 舜典四 大禹謨一 大禹謨二 皋陶謨 益稷

卷二

禹貢 甘誓 允征

卷三

仲虺之誥 湯誥 大甲一 大甲二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一 說命中二 高宗彤日 微子

卷四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牧誓 武城 洪範一 洪範二 洪範三 洪範四 旅獒

卷五

大誥 康誥 酒誥梓材 召誥 召誥無逸 多士 君奭 多方一 多方二 立政 周官

卷六

君陳 顧命 畢命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聖人之知，智足以周物，而非不慮也。聖人之能，才足以從矩，而非不學也。故帝堯之德至矣，而非欽則以正明也。非明則亡，以文思安安而允恭克讓也。嗚呼！此則學之大原，而為君子儒者所以致其道矣。何以明其然邪？天下之為文思恭讓而不明者有之矣。天下之求明而不欽者有之矣。不欽者非其明不明者，非其文思恭讓也。文有所以文思有所以思，恭有所以恭，讓有所以讓，固有所於中而為物之所待，增之而無容損之，而不成舉之而能堪廢之，而必悔。凡此者，明於其所以則安之而允安矣。不明其所以，將以為非物之必待，將以為非己之必勝，將以為惟己之所勝，而慮不安，將以為為絕物之待，而異不可不明者之害有四，而其歸一也。以為非物之必待者，曰物自治也。即其不治者，猶治也。以文治之而物琢，以思治之而物滑，以恭治之而物擾，以讓治之而物疑。夫物固自治而且治之，是亂物也。則其若絕聖而棄智，此無他不明於物之必待也。物之必待者，物之安也。何以知物之安也？且夫物之自治者，固不治也。苟簡以免一日之禍亂，而禍亂之所自生，在是也。若夫不治者之猶治也，是其言也。為欺而已矣。明於其必待，而後聖人固曰物自有之待我之先而已矣。乃若琢者則惟其無文，滑者則惟其不思，擾者則惟其未恭，疑者則惟其弗讓，信能之未有，惟此四患者也。以為非己之必勝者，曰道不可盡，聖人非盡時不可一。聖人弗一是故堯有不令之子，舜有不諧之弟，夏有不輯之觀，周有不若之商。奄，堯有不令之子，胡亥之淫，非始皇之失教也。舜有不諧之弟，大叔之叛，非鄭莊之養惡也。夏有不輯之觀，厚，潘鎮之逆，非盧杞之姦也。周有不若之商，奄，七國之反，非量錯之激也。然則天下者，時勢而已矣。乘其時順其勢，或右武以繼文，或立斷以廢思，雖才可任而不必於恭，盛氣能爭而何容多讓，是故操之以刑，畫之以名，馭之以法，馭之以術，中主具臣守之而可制天下，此無他不明於己之所必勝也。夫惟不得於天而後己可用也。惟見誅於時而後道可伸也。堯有不令之子，而不爭，舜有不諧之弟，而不弒，夏有不輯之觀，而不敗，周有不若之商，奄，而不危，是故質立而文必生，物感而思必起，退而自念則自任其恭敬而交物則不容不讓，內取之身，外取之物，因其自然之成能，以坐消篡弒危亡之禍，明乎此則何為其不勝。





以為惟己之所勝而無不安者曰文日生也思日益也恭有權也讓有機也聖人之所為天無與授地無與制前古無與語天下無與謀可以為而為之聖人已為矣可以為而為之我亦為也其未為者彼之未為而非不可為也非不可為而我以為矣於是窮亡膏之文而文淫馳不度之思而思荒貌以恭而恭以欺飾以讓而讓以賊故祭宗以豐享豫大為文會獻以辨察奇細為思漢成以穆皇文致其惱淫燕噲以禪授陸沈其宗社此無他不明於惟己勝者之非可安也天無與授而授之以宜其民地無與制而制之以當其物前古無與語而考之也必其不謬天下無與謀而徵之者必其威服明於其故如寒表而暑葛也臧惟二耳而白馬固馬也以為絕物之待而無不可者曰物非待我也我見為待而物遂待也執我以為物之待而我礙執物以為待我而物亦礙物之華文以生妄逐物之變思以益迷欲以示威於物恭以增懼欲以干譽於物讓以導欲欲四者之病不生則真若絕待內絕待乎已外絕待乎物絕物而色相以捐寂光之照無有不文也參證之悟無所容思也行住生卧如如不動亦恭也骨財妻子喜舍不吝亦讓也乃以廢人倫壞物理握頑虛蹈死趣而曰吾以安於所安也此無他不明於物之不可絕也且夫物之不可絕也以已有物物之不容絕也以物有已已有物而絕物則內戕於已物有已而絕已則外賊乎物物我受其戕賊而害乃極於天下况夫欲極物者固不能充其絕也一眠一食而皆與物俱一動一言而必依物起不能充其絕而欲絕之物且前卻而困已且齟齬而自困則是害絲已作而旋報於已也故聖人因其所待而必授之權者授之以文率者授之以思玩者授之以恭亢者授之以讓泰然各得其安而無所困則已真有其可而非其無不可固知無不可者之必不可矣絲此言之聖人之所以文思恭讓而安安者惟其明也明則知有知有則不亂不亂則日生日生則應無窮故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此之謂也盛德立大業起被四表格上下豈非是哉雖然絲文思恭讓而明者其所自生也若夫明而或非其明非其明而不足以生尤不可不辨也明誠相會者也而或至於相離非誠之離明而明之離誠也誠者心之獨用也明者心依耳目之靈而生者也夫抑奚必廢聞見而孤恃其心乎而要必慎於所從立心以為體而耳目從心則聞見之知皆誠理之著矣心不為之君而下從乎耳目則天下苟有其象古今苟有其言理不相當道道不自信而亦提給以知之故人之欲誠者不能即誠而欲明者則輒報之以明也報以其實而實明生報之以浮而浮明生浮以求明而報以實者未之有也浮明道之大賊也其麗於文則亦集形聲以炫其榮華也其麗於思則亦窮纖曲以測夫幽隱也以言乎恭則亦辨貞淫於末節以致戒也以言乎讓則亦揣物情之逆順以弗侮也恍惚之間若有見焉實寂之中若有聞焉介然之幾若有覺焉高而亢之登於九天而下沈之入於九淵言之而不窮引之而愈出乃以昇岸於世曰予既已知之矣而於道之誠然者相似以相離相離以相毀揚雄關朗王弼何晏韓愈蘇軾之徒日猖狂於天下而張子韶陸子靜王伯安竊浮屠之邪見以亂聖學為其徒者弗妨以其耽酒嗜色漁利刺寵之身蕩閑幾耻而自矜妙悟焉嗚呼求明之害尤烈於不明亦至此哉夫聖人之明則以欽為之本也欽之所存而明生誠則明也明之所照而必欽明則誠也誠者實也實有天命而不敢不實實有民彝而不敢不祗無惡者實有其善不敢不存也至善者不見有惡不敢不慎也故視聽正服體謹言語慎動作整齊寅畏而皆有天則存焉則理隨事著而明以無加文思恭讓無有不妥也而尹和靖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非我所敢知矣欽之為言非徒敬之謂也實有所奉至重而不敢熱越之謂也今日不容不容者何物乎天之風霆雨露亦物也地之山陵原隰亦物也則其為陰陽為柔剛者皆物也物之飛潛動植亦物也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則其為得失為善惡者皆物也凡民之父子兄弟亦物也往聖之嘉言懿行亦物也則其為仁義禮樂者皆物也若是者帝堯方日乾夕惕以祇求之念茲在茲而不釋於心然後所欽者條理無違而大則終始道以顯德行以神會是之不容則豈非浮屠之實相真如一切皆空而威侮五行急棄三正亦其所不恤矣無已其以聲色臭味增長人欲者為物乎而又豈可屏絕而一無所容乎食色者禮之所麗也利者民之依也辨之於毫釐而使當其則者德之疑也治之實也自天生之而皆誠自人成之而不敢不明故以知帝堯以上聖之聰明而日取百物之情理如奉嚴師如事夫祖以文其文思其恭其讓其讓成威德建大業焉心無非物也物無非心也故其聖也如天之無不覆幬而後德九德西門百姓黎民草木禽獸感受化焉聖人之學聖人之慮歸於一欽而欽之為實備萬物於一己而已矣其可誣哉其可誣哉



昔天子之贊堯舜至矣。而其舍子以授賢。未之及焉。蓋乎此而唐虞之際。有定論矣。人之親其子也。而斯與之位。以授異姓。三代以降。未有能焉者。而不以為威德之極致。然則夫子其以為非常而不可訓與。曰非也。古者無若存而立世子之禮。其立嗣也。肇於夏而定於周也。古之有天下者。皆使親而賢者立乎輔相之位。儲以為代。其意且沒矣。而因授之人心定而天位以安。黃帝以前不可考也。繼黃帝而興者。率循其道。然則以相而紹位。其軒轅之制乎。故少昊軒轅之孫也。降江水就侯服。入而代黃帝。顯頊少昊之弟也。佐少昊十年而代少昊。高辛顯頊之從子也。佐顯頊二十五年而代顯頊。堯帝堯之弟也。佐堯五年而代堯。益古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堯不傳子。亦修軒轅之法。爾少昊顯頊高辛以泊於堯。堯親以賢者近取之兄弟子姓。而前可以相。後可以帝。地通勢易。不假於側陋而事順。其事順故以帝。堯之不順。弗能違焉。堯之在位七十載。而親以賢者。未有其人。亦遲之七十載。而未有相也。而堯已耄期矣。故不獲已而命之四岳。使徵舜。四岳雖欲終讓而不得矣。若舜之倦勤。禹已久即百僚之位。無異乎顯頊之十年高辛之二十五也。終陟元后。又何疑焉。故曰五帝官天下。官天下者。五帝之通典。宜堯舜之僅德哉。堯在位七十載。未有相變也。使四岳而不得辭。則以侯陟帝。循少昊之已事。而不必於相。舜舉側陋。非有江水可興之素。則必以相承統。用顯頊高辛之典禮。故錄徵庸。總揆賓門。納麓以訖受終。凡三十載。而後格於文祖。事以漸而信。從宜焉。浸使四岳受異位之命。固不待於此矣。五帝之授立也。夙三王之建儲也。早近而百工。遠而九服。疏而兆民。耳目一聽從。審引領而望曰。此他日之君我者也。用不知而習以安。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四海翁從而莫有異志。斯以謂之天矣。堯因法而從時。因人而順天。非有異也。是故無與於堯之高深矣。古之帝王。顧大位之將有託也。或命相而試以功。或立子而豫以教。立子以適而不賢。立而後教之。故三代崇齒。胃之禮。命相以德而不以世。故唐虞重百揆之付。試而命之以重其禮也。立而後教之。定民志者存乎禮。堪大業者存乎德。德其本也。禮其末也。本末具舉。則始於無疑。而終於克任矣。試而後命。本先於末。立而後教。末先於本。先難而後以易。故堯連之七十載。而以不得舜為己憂。先末而後本。則初吉而終或亂。故桀紂幽厲。得登有四海。待湯武而後革。雖然。法豈有定邪。知人之哲。如堯舜。不易得也。教習有恆。而中主可守也。則試而後立。命而後教。義協於一。而效亦同。迨其弊也。秦失其本於後。而胡亥速亡。漢魏亂其末於先。而逆臣繼篡。則必盡者人也。不可恃者法也。固不得以堯之授舜。舜之授禹。為必治不亂之道。又惡足以為二帝之絕德哉。况堯之以因而創。即有德焉。亦歸之軒轅。而堯不任受乎。蘇氏曰。聖人之所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斯亦未遠於時之勤說已。至若莊周創立。王倪鑿缺。支父善卷。伯昏之名。而謂聖人。極枯神器。左顧右盼。索草野。時人以代己。而脫於樊若稚子之獲。雲金而無所推也。亦陋甚矣。聖人之大寶曰位。位者天之所秩。以崇德而廣業也。自謀其荒。耄之樂。遠求夫寒。震之去。幾天經。慢民紀。以亂天下。而有餘矣。予無樂乎為君。一言而喪邦。此之謂也。孟子蔽屣之論。又將罹執而即刑。天下故蔽屣矣。棄人倦勤而蔽屣乎天下。其與蔽屣君親者。又何殊焉。莊周曼行之辭。莫足以存哉。然則稷契管堯弟也。以親以賢。無異於堯。擊高辛顯頊之相承。散置之有位。而不以相連。堯及而迫。以命之四岳。何也。稷契之不可以相而授也。堯知之。四岳明揚而弗及。四岳且知之。而非立乎千世以下者。得知其德。稱一官。而有所限。與其年未及。而望且輕。與堯非故抑之。四岳亦無所惜焉。斯必有其故矣。德者望之基。望者德之助。舜德優於堯。四岳望優於堯。稷契望結於四岳。而德不逮堯。堯所不能強也。而况於王倪鑿缺之區區。

舜典一

舜之升聞也。師錫帝堯者曰。有鰥在下。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之德。自孝而外。未有聞也。非其無以聞也。亦非其鉛光歛米。而不欲聞也。虞幕之後。降為庶人。雖微章之末。繇章之則。固不得而聞矣。迺其僅章於孝者。父子兄弟之變也。舜且引以為戒。不顯居以為德矣。潛移密化之烝。又名有所必辭。事有所必隱。事隱而無可聞。名辭而不可見。史以謂之元職。此故也。藉令舜紹虞幕之業。處天倫之常。光被邦家。勳施下土。史不得以元言之矣。潛哲文明。非元以為知溫恭。允塞非元以為行也。元也者。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之謂也。夫君子以成德為行。且可見之行。豈欲其不見而不成也哉。不可見而不見。不可成而不成。君子以敦隨時之義。潛哲文明。德成於知溫恭。允塞。德成於仁。而可行矣。然而元焉者。其時也。舜之元。元以時而不以德。明矣。且夫元之為言。不可測之辭也。不可測者。非其正也。易曰。天元而地黃。地不通黃。而象以黃。天不固元。而象以元。非名之從實者也。莊周曰。天之蒼蒼者。其正色邪。



其遠而無所極邪其視下亦若此而已矣則元非天之正色從人之不可見者言之爾故象潛德者以其隱而未著者託於無所極以命之曰元亦非舜之固以元為德也元非正色而無實君子固不以為德也言元者老聃之說也是以其德之非正也人於其所不見以不元視元而元在己乃已固無有實也則以元視不元而元又在德非正者也視己視他而俱在者妄也邪不可以為德妄不足以有足故其言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我者是以知其非正也成若缺我者是以知其不成則以非老子視老子而老子元以老子視非老子而非老子者又胡不元也何也不俾見不俾人知互相選庭而不測無定質無固實無必正色蟲臂鼠肝而元支離元者而元必且詭言謔行挾詐藏無入無君而無不元矣嗚呼孰謂舜而以此為德哉清哲文明以光昭其知溫恭允塞以駁發其行處深山臨憂而光明赫弈之氣不可遏也從五典叙百揆賓四門格大麓殛大姦晉賢賢庸有必奮者必臨豈嘗韜光同塵嘗倉之無正色者為師而徜徉乎不測之域曰眾妙之門也哉妙也者所以為利也劫持天下而潛用之取與陰謀而密刺之己所獨喻人所不得而見之我知其所懷來矣陰持人所不覺而利存焉耳子曰小人喻於利密知而洩之謂也元之又元者不謂之小人奚得哉是故君子擇善以法天法天之正極高明也彊不息也不法天之元元非之正也元非天正人元天也人元天亦元人豈猶夫高明而健行者易知可親而已不可階升者乎易固曰龍於野其血元黃疑而戰戰而血血而元而龍傷矣其位潛其時疑其志傷舜德以元馬元者聖人之不幸也父非瞽弟非象居非木石遊非鹿豕何為其元哉

舜二

敬嚴乎己也寬以恕乎物也嚴乎己以立法恕乎物以達情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敬敷五教在寬之見諸行者也夫司徒之教五品而已人之異於禽華之異於夷此也禽偏而不全夷畧而不詳偏則亦有至焉矣畧則亦始備焉矣然則以五教求異於彼數其大全而致其精詳固不容於寬矣易知簡能而持以寬無亦幾微不審名屬獸而實有同焉者乎朱子曰反之於嚴矯之而後得其常職此謂也而實有不然者五教者禮之本也禮者刑和與為出入者也出乎禮斯入乎刑矣刑者指之使者抑之使受也不親者豈指之而親不遜者豈抑之而可使遜哉且夫人之敢於無禮於君親者非盡不與清議而肆為之也其始也往往於貨財妻子以生嫌隙其既也之孤有鬼象之疑而不蒙遇雨之釋操之已感勢重難反則處無將之地而見絕於賢人君子者已無可測洗之一日於是以致不忠不孝之巨愆君無所用其威師無所用其戒而帝王之教思亦窮是故夏楚之收以施於絃誦之不率而司徒之教未聞槌子以使孝弟以使順也夫人自有其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情待教於人然且不謹而又蒙刑罰豈復有拂拭自新以立於人世之理哉唐賜于公異以孝經而公異落拓以終其身况有加於此者乎若夫中人以上所遇不幸用意未至迷替以乖於親愛者無以利導而予之安則亦周章纏繞自困於名教之地教不逮而忠孝之心抑不足由然以生是則敬以教君子而阻其自然之愛敬敬以小人而激其滔天之巨惡通於古今達於四海教咸以寬而成其涵泳熏陶之化奈之何其欲矯之以嚴邪宋之立國寬柔已過馴至不親君子之所傷也然其所為弊者政也非教也教雖未絕乎先王之道法而不以東澤待學校俾得以寬行之歲月緝先王之隆緒胡安定孫明復倡之寔昌寔明庶於濂雒關閩之盛在寬之效亦可觀矣蕭梁之世戚近之臣除喪初見而無毀容者皆切責而廢棄之於是含有含辛以為淚及禱而節食者罔上欺天以避誹謗而天真泯絕馴至其極侯景一叛父子兄弟相戕相滅燕倫斬而國亦隨亡無他弛敬於立教之身而過嚴於物也故君子所甚嚴者法故能養孝而下行之大馬所必寬者情故闔門歲亂而僅曰惟薄不修惟其敬也則亦重愛其名而不忍以不親不遜之大愆加諸與同覆載之人羣藉其不然闔庭小有不謹枝娼者翹之以相告訐形迹可摘證佐罔微將之奇以陷歐陽修溫體仁以殺鄭善流於摺紳害傾夫人國自非漢高之明景帝之察陳平伏死於歐刀直不疑楮衣於司寇天錫蒸民之五品為酷吏姦臣之羅織經而有餘矣法立於畫一以別嫌而明微教養以從容或包荒而養正君子所甚懼者以申韓之酷正文飾儒術而重毒天下也朱子於此有遺議矣唐仲友之不肖夫人而知之也王淮之黨姦亦夫人而知之也蠹國殃民黨邪醜正暴之市朝彼何所辭而以醉飽房帷之事假嚴禁以致之罪則仲友之罰可於疑於風波而鍛鍊鉗錮之名反歸之君子矯之以嚴欲辭申韓之過而不得矣士師之職惟明克允司徒之命敷教在寬刑禮異施弛張順道百王不易之則以扶進人心昭明天彝者也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小快其疾



惡之心速效於一切之法作之若作之師以綏四方詭勝其任與

舜典三

詩所以言志也歌所以永言也聲所以依永也律所以和聲也以詩言志而志不滯以歌永言而言不鬱以聲依永而永不蕩以律和聲而聲不詖君子之貴於樂者貴以此也且夫人之有志志之必言天下之自淫而皆有之聖人從內而治之則詳於辨志外而治之則審於授律內治者慎獨之事禮之則也外治者樂發之事樂之用也故以律節聲以聲叶永以永暢言以言宣志律者哀樂之則也聲者清濁之韻也永者長短之數矣言則其欲言之志已律調而後聲得所和聲和而後永得所依永得所依而後言得以永言得永而後志者於言故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非志之所言之所發而即得謂之樂審矣稽其不然至近者人聲自然者天賴任其所發而已足見志胡為乎索多寡於羊頭之黍問修短於嶰谷之竹哉朱子顧曰依作詩之語言將律和之不似今人之預排腔調將言求合之不足以興起人則屈元聲自然之損益以拘桎於偶發之語言發即樂而非以樂樂其發也矣可哉先王之教以正天下之志者禮也禮之既設其小人恆佚於禮之外則輔禮以刑其君子或困於禮之中則違禮以樂禮建天下之未有因心取則而不遠故志為尚刑畫天下以不易緣理為準而不盪故法為備樂因天下之本有情合其節而後安故律為和舍律而任聲則淫舍永而任言則野既已任之又欲強使合之無修短而無抑揚抗墜無抗墜則無唱和未有以整截一致之聲能與律相協者故曰依詩之語言將律和之者必不得之數也記曰樂者音之所歸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此言律之即於人心而聲從之以生也又曰知聲而不知音為默是也知音而不知樂眾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此言聲永之必合於律以為修短抗墜之節而不可以禽獸眾庶之知為知也今使任心之所志言之所終率爾以成一定之節奏于嗚嗚啞啞而謂樂在是焉則蛙之鳴狐之嘯重樨之伊吾可以代聖人之制作然而責之以直溫寬栗剛無虛簡無傲者終不可得是欲即語言以求合於律呂其說之不足以立也明甚朱子之為此言也蓋徒見三百篇之存者類多四言平調未嘗有腔調也則以謂房中之歌笙奏之合直如今之吟誦不復有長短疾徐之節乃不知長短疾徐者閭閻之樞機損益之定數記所謂一動一靜天地之間者也古今

雅鄭莫之能違而鄉樂之歌以瑟琴之下管之歌以笙和之自有參差之餘韻特以言著於詩永存於樂樂經咸失言在永亡後世不及知焉豈得謂歌永聲律之盡於四言哉漢之鏡歌有有字而無義者收中吾鏡歌之永也今失其傳直以為聲耳實其始創則固全馮之以為音節以此知升歌下管合樂之必餘聲在文言之外以合聲律所謂永也則詩存言而去永樂官習永而墜其傳固不如鏡歌之僅存耳晉魏以上永在言外齊梁以降永在言中隋唐參用古今故楊廣江南好李白憶秦娥菩薩蠻之製樂以言聲永而陽關三疊甘州入破之類則言止二十八字而長短疾徐存乎無言之永言之長短同而歌之觀聲真固不可以甘州之歌歌陽關矣至宋而後永無不言也永無不言而古法亡豈得謂之古之無永哉以理論之永在言外其事實而取聲博以言實永其事文而取聲精又質隨風會以移而求當於聲律者一也是故以腔調填詞亦通聲律之變而未有病矣依之為言如其度數而無違也聲之抑揚依永之曼引也浸使言有美刺而無永舒促則以板蕩蕩柔之音節誦文王下武之詩聲無哀樂又何取於樂哉徒以言而已足也則求興起人好善惡惡之志氣者莫若家誦刑書而人讀禮彙又何以云興於詩成於樂邪今之公宴亦嘗歌鹿鳴矣故辟邪侈之心雖無感以動肅雖敬和之志亦不足以興蓋言在而永亡孰為黃鐘孰為大呂稽然其不相得也古之洋洋盈耳者其如是夫記曰歌詠其聲也歌永聲豈聲詠歌之謂邪歌詠聲歌乃不可廢聲詠歌聲以強入不親而可廢矣若夫俗樂則亦律不和而永不節九宮之律非律也沈約周伯非聲也律亡而聲亂聲亂而永溢永溢而言失物志失紀欲正樂者求元聲定律同俾聲從律俾永叶聲則南北九宮里巷之淫哇邊裔之猛厲見親自消而樂以正儒懲善吸壘並其長短疾徐闔閭陰陽而盡去之矣可哉故俗樂之淫以類相感猶足以生人靡蕩之心其近雅者亦足動志士幽人之歌泣志雖不正而聲律尚有節也故聞河滿子而腸斷唱大江東去而色飛下至九宮之曲梁州序畫眉序之必歡小桃紅下山虎之必悲移宮易用而哀樂無紀若夫閨巷之謠與不知音律者之妄作如扣腐木如擊溼土如含辛使淚而弄腋得笑釋子腐儒搖頭傾耳稍有識者已掩耳而不欲聞彼固眾庶之知而幾同於禽獸其可以擊帝舜后夔之格天神絃祖考賞元侯教習子移風易俗之大用哉聖人之制律也其用通之於麻絲有定數律有定聲麻不可以疏術則律不可以死法



求任其志之所限其言之必訕短音樸即不合於管絃不應於舞蹈強以聲律續其本無而使合也是猶布九  
之算以窮七政之紀而強盈虛進退胸臆遲疾之忽微以相就何望其上合於天運下應於民時也哉不以濁則清  
者不激不以抑則揚者不與不以舒則促者不順上生者必有所益下生者必有所損聲之洪細永之短長皆損益  
之自然者也古人審於度數倍嚴於後人故黃鐘之實分析之至於千四百三十四萬八千九百七而率此以上下  
之豈草四句四言樂哀樂於促節而遠足乎志有範圍待律以正律有變通待志無垠外合於律內合於志樂之  
用大矣何承沈約以天地五方之數為言之長短者証也宋濂詹同之以院本九宮填郊廟朝會樂歌者陋也朱  
子據刪後之詩永去言存而謂古詩無腔調者固也可馬公泥樂記動內之文責范蜀公之不能舍末以取原者疏  
也重志輕律謂聲無哀樂勿以人為滑天和相沿以迷者嵇康之陋倡之也古器之愁遺一毀於永嘉再毀於靖康  
竝京房阮逸之師傳而盡廢哀哉吾誰與歸

舜典四

五刑之用性命以殘支體以折痛楚以劇而僅為之名曰象豈聖人之忍於戕人而徒醜其象哉夫死之非患痛之  
弗恤重於其象以自治整棄者是聖人以君子之道待天下也惡死而恤病者人之所共亦鳥獸之所共也象者人  
之所恥非鳥獸之能恥也創鉅痛深而惟死之不令形之不全則惡而畏之斯君子之以別於鳥獸乃聖人以此待  
放辟邪侈之罷民則甚矣其不忍以鳥獸之畏惡為生人之畏惡而必欲致之於君子也雖然致之君子也者其名  
也殘性命所支體劇痛楚者其實也名獎而實傷帝王之民雖荼毒而不怨教之有畜而矜之以誠然後使即刑  
馬豈僅曰獎之以君子之道而可死之傷之無不可忍哉程子曰有關於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文具  
無實則政教且以滋擾况無昭明乎章之至化而遠復象刑之辟其教也不素其矜也不誠徒託於名以戕其實不  
仁哉鍾繇陳羣之欲以行於曹魏也五帝用之德先之也三王因之道末有以易之也蓋至於春秋而叔人介其且  
以為游昇之殼中矣率天下以游於昇之殼中非至不仁有不酸心刺骨於斯者乎朱子曰徒流之法不足以止高  
命淫放之姦然則三代之季季康子無可患之盜而詩無抱布買絲之刺矣且夫人之懷姦作虐者非必淫者不可

竊竊者不欲淫也淫者宮而足以竊者存竊者刑而足以淫者存必欲絕其為惡之本則惟殺之而後其本拔宮之  
刑之母亦僅絕其末耳此劉頌之說辭也君子奚取焉與人並齒於天地之間而已豈矣趾已兀矣身已毀矣人道  
絕而髡已周音已雌矣何恤乎其不冒死以求逞於一朝又姑息憐其無用引而置之宮府之間餘祭之禍發而不  
知其凡幾矣臣寺之惡稔於士人惟其無薦隅之惜子孫之慮耳故滅漢亡唐而慙不畏死原其始猶大人之子而  
非姦究之徒也然且以不恤而傾人之國又况其以竊以淫而在旁在側也乎無賴之民垂涎紹瑋之寵自宮而宮  
其子以徵幸國家嘗嚴為之禁而不能止害之所倚利之所伏彼姦民者又何惡於宮而不以觀幸於萬一哉且夫  
天之主人道以成形而人之有生形以藏性二氣內乖則支體外瘡支體外斷則性情內極故閭腐之子針管陰鷲  
浮者髡髮安忍無親連奴隸面竊盜益劇理之矚目頑讒無憚形蝕氣虧符朕必合則是止惡之法增其惡也名  
示天下以君子而實成天下之姦回悲夫為復肉刑之議者其無後乎今天珍人之宗而絕其世在國曰滅在家曰  
毀罪不逮此而絕其生理老無與養死無與殯無罪之鬼無與除暴章而輿林斃傷哉宮子均於大辟矣是故漢文  
之仁萬世之仁也藉其不然高洋劉子業武曌朱温以為之君義維成周興來俊臣以為之吏包拯海瑞震然而  
稱君子天下生民得全其支體者百不得一矣語曰有治人無治法宮杖徒流以為法而無其人則今日之天下是  
已囚刑以為法而無其人昔為昇之殼中今其與之竭澤故曰擇禍莫如輕賢賢者創而不肖足以守乃可垂之百世  
而禍不延舜以為君皋陶為士執宮杖徒流之法刺天下之姦而有餘曹叡有言在上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  
得其性何懼乎姦曹操之真藏血市廷而後允哉若夫宮杖徒流之用贖也則苟且之弊也墨吏之緣以濟貪不  
可不分別禁之也宮杖徒流而後允哉若夫宮杖徒流之用贖也則苟且之弊也墨吏之緣以濟貪不  
答杖之法莫如申的決之法而除無名之訊杖則惡可以懲而民生不殄矣上古樸魯之法存而不論焉可矣為君  
子者勿但務為空言以啟後世凶人之實禍尚慎之哉訊杖者始以訊也淫刑者非訊而用之以錐刀鋸之外有殺  
人之具焉令申不載而恣有司之墨怒以虐辟道失避輸將不敏祇候失當之疲民血肉狼藉於杖下而靡所控既  
已慘矣且益之以夾拶極樗之毒劉刑具日繁而民死益眾有不忍人之心者損之不及而復欲益之以刀鋸乎言



之所興事之所成心之所操天之所鑿故曰不可不慎也

大禹謨一

凡為言而思以易天下者皆以心為宗從其末而起用者治心也從其本而立體者見心也見非所見則治非所治矣舜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斯以示見心之則而非為言者之及也何也天下之言心者則人心而已矣人心者人固有之固有之而人以為心斯不得別之以非人斯不得別之以非心也就其精而察之乃知其別就其粗而言之則無別而禁目之曰心故天下之言心者皆以人心為之宗心統性情者也此人心者既非非心則非非性故天下之言性者亦人心為之宗告子湍水之喻其所謂性人心之謂也濼洄而不定者其靜之危與決而流其動之危與湍而待決決而流不可挽初非有東西之成形靜而待動動而濼洄之皆便惟其無善無惡之足給可竟可禁而近禁者恆多譬諸國然可存而亡而亡者恆多斯以謂之危也浮屠之言曰即心即佛又曰非心非佛又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又曰三界惟心亦人心之謂已何以明其然也彼所謂心則覺了能知之心彼所謂性則作用之性也以了以知以作以用昭昭靈靈於行住坐臥之間覺了未誣者作用以起自非然者亦不得謂之心惟其然而可謂之心惟其然故亦僅謂之人心矣以了以作以用善者恆於斯惡者恆於斯彼之所謂智也善於斯惡於斯能作不固作用非固用任了任知任作任用總持而無有自性終不任善而任惡者彼之所謂智也善於斯惡於斯瞥然一興而不可止用之危也不任善不任惡洞然寂然若有若無一切皆如而萬法非侶者體之危也其曰父母未生前者此也其曰無位其人者此也其曰離鉤三寸者此也而探其大宗則一言蔽言曰無儒之駁者亦曰無善無惡心之體要亦此而已矣有者不更有而無者可以有者適於無而無者適於有有者有其固有而無其固有無者方無若有而方有若無無善則可以善無惡則可以惡適於善而善不可保適於惡而惡非其難矣若無而俄頃之縛釋若有而充塞之妄興發及乎有不終朝之勢矣故曰危也若夫有不更有而適於無有固此而本無彼者彼情不知殆盲者之於日極意而得盤與籥耳所以然者人心無相續之因則固可使暫澄者也自好之士厭飲於惡而思返焉敬於己未分析人心之動機嗒然喪據因劇滅以觀其靜則人心之下將雙閉浮洄如隔日塵之有聞

也斯其時非無清朗虛涵之尤影如蒼空中如水映月迷留玩悅因以為妙道少彼歸終身處塵以嬉於人心之中而信濼危之可保是猶秦長南向而田建墮防拖雷北返而似道奏功其固本保邦之術近之國中者觀面而自失之以故恒性混彝倫紀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則其城松柏之歌皋亭湖水之恨終與桀紂均亡斯亦可哀也已嗚呼大舜咨嗟以相戒告子釋氏寶重以為宗象山姚江畔援以為儒王幾李贊竊附以為邪其聖也如登其狂也如崩大槩亦可觀矣夫舜之所謂道心者於一而不更有者也一即惟精惟一僅執其固然而非能道切於

有弗精弗一或蔽其本有而可適於無者也未發以有其中道已發以有其和道有其固有而未發而不中道已發無不和和心無其所無者也固有焉故非即人心而即道心也道心者僅有其有而或適於無故曰微也矣以明其然也心統性情者也但言心而皆統性情則人心亦統性道心亦統情矣人心統性氣質之性其都而天命之性其原矣原於天命故危而不亡都於氣質故危而不安道心統性天命之性其顯而氣質之性其藏矣顯於天命繼之者善惟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知之藏於氣質成之者性也舍則失之者弗思耳矣無思而失達天德而始知介然僅覺之小人結子去其幾幸之庶民所不得而見也故曰微也人心括於情而情未有非其性者故曰人心統性道心藏於性性亦必有其情也故曰道心統性情性不可聞而情可驗也夫情則迴有人心道心之別也喜怒哀樂非其人之心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兼攝道心也斯二者互藏其宅而交發其用雖然則不可不謂之有別已於惻隱而有其喜於惻隱而有其怒於惻隱而有其哀於惻隱而有其樂羞惡恭敬是非之交有四端也故曰五藏其宅以惻隱而行其喜以喜而行有其羞惡於喜而有其恭敬於喜而有其是非於喜而有其智斯有是非非則智之有也若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非惻隱則義之有也惟禮斯有恭敬恭敬則禮之有也惟智斯有是非非則智之有也若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非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有也故斯心也則惟有善而不更有不善有其善而非若無無其不善而非若求則得之而但因固有舍則失之而遂疑其無道心之下統情者且然而其上統天性者從可知矣豈夫喜怒哀樂之心仁而喜不仁而喜下而有避彈之笑仁而怒不仁而怒下而有諍母之忿仁而哀不仁而哀下而有分香之悲仁而樂不仁







抑且無人動靜狀而偶無人有此一日矣陰陽置而永無道無此一日也天下必無此一日其以此為心其以此為宗也哉嗚呼道不虛行存乎其人尚口乃窮於己取之而已告釋之所知予既已知之矣為陸王之學者亦其反求而勿徒以言與

大禹謨二

子曰為仁繇己志於為仁者必繇己也迨乎仁之熟而聖焉尤惻惻乎其惟恐不繇己也故舜之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弗詢者我未詢也聖功之統帝道之威惻惻乎惟此之恐嗚呼可不慎哉所謂己者則視聽言動是己是四者均已所以保固其仁之體發揮其仁之用者也雖然有辨言動者己之加人者也而緣視聽以為之則無有未嘗見之未嘗聞之而以言以動者己動也標之也約持之也有據則精焉一焉而天理無有不得者矣惟視與聽己之於此裕如矣言惟己言也動惟己動也標之也約持之也有據則精焉一焉而天理無有不得者矣惟視與聽己與物相緣者也則方繇己而人爭榮之欲繇己而人之先入者室之是為仁者所尤難者也故孟子於己之中慎所擇焉小耳目而大心物人物而抑物耳目耳目而亦物矣交而引而蔽且自具於身中而判然與心而相背則任耳目者皆繇人者也繇己者所以不為己也雖然尤有礙耳目均吾身積而外之謂之物而不任為己者惟其受物之交爾乃目之交也己欲交而後交則己固有權矣有物於此過乎吾前而或見焉或不見焉其不見者非物不來也己不往也還而望之得其象進而瞻之得其質疑而睇之然後得其真密而睇之然後得其情勞吾往者不一皆心先注於目而後目往交於彼不然則錦綺之炫煌施燭之治麗亦物自物而已自己未不待吾審而遽入吾中者也故視者繇己繇人之相半者也而惟聽為不然目之體實則可鑿而不可茹耳之體虛則無可鑿而無不茹也故盡人之身五官百骸皆與天下相感應亦各有自體以辨治乎天下惟耳則自體不立一任聲響之疾入以徹於官耳者天下之膺戶質雖在己而已而用全在物繇之者繇人而已矣奚繇己哉雖然未有覺也也然未有主也實然惟物之入而莫禁也愕然恃聲之入以為實也其聽命於心也似有重關而不易審其受命於人也好言善言雜沓駢聞以至而皆不能拒故君子不以己而斤以為兩聞之一物誠兢兢乎其懼之也擇之精執之一者心目

為政而耳無權欲與執欲與擇侯之既聽之餘而方聽無可茫然而其感物也速矣其容物也奢矣其應物也速矣於是浮屠氏為斷身見除我相之邪說亟推其圓通嗚呼天下之物殊其狀人之為言異其說美者自美惡者自惡貞者自貞邪者自邪誠者自誠妄者自妄安者自安危者自危有稽可稽有詢可詢目施其明了然然黑白不相互小大不相假有無不相襲無不灼然其易辨也而以為非為是者美從入以攪我心哉耳而已矣初受之也但無擇也無能擇矣己而遂以巧而婉者為精而自謂擇也其初受猶不執也然無可執矣己而遂以其辨而堅者為一而遂執之也故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喋喋日進於前將有不期聽而聽不期庸而庸者受其惑而為感德之玷雖舜禹亦惡不容不之如謹防之如寇讎也哉視察眩邪疑以所聞而元黃無定色矣言妄狂邪雜以所聞而可否無定論矣動妄邪搖於所聞而作輟無固心矣故舜之聰達矣取善無遺矣與善不吝矣而歷乎昌言靜言之變迨耄期而猶懲之曰吾甚異乎言與謀之迭進而亟聽以庸也將有繇人而不繇己者矣子語顏淵以為邦治已定禮已明樂已備屢屢乎鄭聲佞人之必戒亦此意也故為仁者克治之功莫先聽聽懼其圓之可方通之無能別之規圓者必帶求通者必鑿有甚信者必有其疑有甚察者必有其忽感德之終戒猶在是志於仁者可不慎其始哉不慎則亡國敗家陷於大惡而不知非但築室之無成己也

臯陶謨

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是故正九黎之罪以絕地天之通慎所聽也後儒之駁者援天以治人而絕天之明威以亂民之聰明亦異乎帝王之大法矣夫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率其自然合於陰陽之軌撫於五辰之治則固天也雖然天已援之人矣則陰陽不任為法而五行不任為師也何以明其然也天之化裁人終古而不測其妙人之裁成天終古而不代其工天降之衷人修之道在天有陰陽在人有仁義在天有五辰在人有五官形異質離不可強而合焉所謂肖子者安能父步亦步父趨亦趨哉父與子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志天與人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道也天之聰明則無極矣天之明威則無常矣從其無極而步趨之是考父之逐日徒勞而速敬也從其無常而步趨之是刻鵠求劍不知其已移也今夫日沒月晦天之行度不情人則必以日晷為明矣詎善願天天之



彰輝不妄人則必以刑賞為威矣。犬馬夜視，鵲鳴書閣，龍聽以角，蟾語以須，聰明無方，感者異而愛者殊矣。人死於水魚，死於陸巴，菽凋下而肥，金眉割腸而飽，鏡西極之鳥，樂於割肝嘗肉之禽，悲於秦雅，敬者異而利者殊矣。故人之所知，人之天也。物之所知，物之天也。若天之為天者，肆應無極，隨時無常，人以為人之天，物以為物之天，統人物之合以敦化，各正性命而不可齊也。繇此言之，賢智有賢智之天，愚不肖有愚不肖之天，愚得以賢智之天強，愚不肖而天之也哉。均乎人之天者，通愚智賢不肖而一，聖人重用夫愚不肖，不獨為賢智之天者，愚不肖限於不可使知，聖人固不自於其賢智矣。是故春溫夏暑，秋涼冬寒，書作夜息，賞禁刑辱，父親君尊，眾著而其繇者，均乎人之天也。賢智之不易，愚不肖之必欲喻者也。教之以興政，以之立矣。八卦四象之秩叙，太極兩儀之渾合，分至氣朔之推移，盈虛朏朧之消長，二氣之窮變而通久，五辰之順逆而衰王，智者測之，愚所不察，賢者謹之，不肖所弗憂，故作麻以授時，占星以興事，藏冰以調陰，陰肉火以消亢，陽引伸其聰明，以麗民事，奉若其明威，以正民志，而興教立政，自盡人之顯道，終不規規以求肖焉。非然且假於天以炫其聰明，而尸其明威，智測力持，取必不可知之象數，以穿鑿易其方圖，使詔與曾其素葛也。奚可哉。故聖人所用之天，天之天也，不專於己之天，以統同也。不濫於物之天，以別嫌也。不借於天之天，以安土也。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民之與也。若夫天則昆弟亦異形，秦越亦同類矣。擊拳為敬，箕踞為傲，民之禮也。若於天則寒慄非教，以恭暑析非專，以擾矣。五服昭采，民之所欲，而以命也。若於天則采雲不偏，覆堯都黃霧不獨，冒跖里矣。五刑傷肌，民之所思，而以討也。若於天則踴跚者非以其盜，不男者非以其淫矣。是故春溫夏暑，秋涼冬寒，民以為發歛，非歛凍靡草之發歛，冬至昏壁，夏至昏亢，民以為為晨矣。非極東極西之晨矣。乃欲舍赫赫明明昭垂於民者，而用其測度比擬之術，智不亦陋乎。陋以事天，天之所不佑矣。是故呂不律之月令，劉子敬父子之五行傳，其始於九黎之通地，天者與不若於民舉天以彈壓之，臆測乎天，誣民以模倣之，月令五行傳之天，非民之天也。非民之天，則固非皋陶代工，武王勿戴之天矣。春秋之記災異，示人以畏天也。呂劉之言象數，矯天以制人也。父喜而喜，父怒而怒，孝子之事也。父步亦步，父趨亦趨，趙括之以敗國亡家也。况乎呂劉之步，一邪邪之驅，履非米齊，肆夏之節度也乎。春秋謹天人之際，洪範叙協居之倫，皆聰明自民，明威自民之謂也。深

春乎以窮其所極，斤斤乎以執之為常。天固未嘗欲人之如此也。人且不知天之又何似也。而以己之意見號之曰天，以期人之尊信，求天之佑也，難矣哉。

益稷

性命之貞，未易合也。天下之蹟，未易治也。抑惟其所以用心者而已矣。性命之理，顯於事理外，無事也。天下之務，因乎物，物有其理矣。循理而因應，乎事物則內聖外王之道盡。苟循乎理以無心應之而已足。天下之言道者，出乎此者而實非然也。理則事與物矣。循其序，定其基，心道其危，疑非見聞，安趨之可順乎。天則也。循夫理者，心也。故曰：惟其所以用心者而已。古之聖人，治心之法，不倚於一事而為萬事之極，不逐於一物而為萬物之宰。虛擬一大共之樞機，而詳其委曲之妙用。曰：安汝止，惟幾惟康，何安乎。何幾乎。何康乎。事無定名，物無定象，理無定在，而其張弛開合於一心者如是也。則百王之指歸，千聖之權衡也。心之用，患其不一也。一之用，又患其執也。執以一，不如其弗一矣。用一而執之，不如其弗用矣。流俗之迷而忘返，異端之說而賊道，無他，順心之所使，專之而據為一也。弱而固者曰：吾以圖安也。慧而僂者曰：吾以審幾也。傲而妄者曰：吾以從康也。夫心之靈，足以盡性而應天下者，豈其然哉。博取之天地之數，萬物之情，逆順之勢，是非之準，治亂吉凶之繇，求其協於天中者，抑豈其然哉。且夫於止而安，亦必有當所止者也。往而審幾，亦必有見於幾也。據所當以為止，豈其幾之或息乎。弱而固者曰：吾安吾止，而違恤焉。惟其然而固不安也。天下未有滯於一隅之當，而可使心之無震動者。也有見於幾而數迎其幾，豈遂不可康也乎。往而僂者曰：利用吾幾，以應天下之幾，固無取於康也。惟其然而固不能康也。天下未有以變宅心而可應天下之變者。也。夫心之所以不知所止而危殆者，無他，意欲亂之耳。安止者，奉道以為棲泊，而意不流於僻，欲不得而開焉。而猶懼其堅以自信者，失此心，察微盡變之大用也。夫心者，得天圓通不息之靈，以為流行之體，而困於自信之區，守其可以安乎。惟夫至靜之中，意不妄欲不焚，而於理則經之緯之，曲折以迎其方生之緒，故端凝以處，而聰明內照，固無須臾之滯矣。故聖人告安止者，以惟幾，所以盡心之生理也。乃既研心以盡慮，而無或怙所安，以自困，又懼其心之疲役而數遷也。乃其所以不康者，心之為靈也。善動如止水之激，激而波不息也。則惟見智之足恃，巧之足樂，任其



所往愈入而愈曲則機智興焉而理不足以為之吟噫若夫善審幾者以心察幾而不以幾生其心故極心之用可  
以太至無垠小至無間式於不聞入於不諫而其為幾也盡心之用不盡物以役心也故胎變如聞寂光如燭而不  
為智引不為巧遷夫然而大明終始者六位各尊其居矣至此而後心之為用也無不盡矣無不盡者不盡於所  
盡而方靜方動方動方靜以一念箇三變以不相悖害也無不盡而性命之貞靜矣於是而天下之隨於此焉應之  
無不順以正矣何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陰陽之有成象萬物之有成形是非之有成理吉凶之有成數皆止  
而不速者也動之必靜者也雖欲不安而不能而紛擾膠葛以利害動其心者恆固於其一定之軌則而懂懂於往  
來乘大正者以御陰陽以裁萬物以斷是非以自吉凶非自安而妄物也本無不安靜以應靜而安如其安也然而  
天下則已殘矣一靜之必一動者然也陰陽之變無時也洩於極盛之中而後著於已衰之後萬物之用無常也成  
其各正之性而自有其相感之情是非之際甚微也君子有不可恃之仁而小人亦有未亡之彘吉凶之至不測也  
成乎吉者置其已得而迎其未來貞於凶者小信且窮而微權當審故方其靜見為靜而動者固然矣乃即其動而  
靜者初未離也無不可安者惟其幾也故曰知幾其神乎介於石也然而陰陽之變皆可承也萬物之用皆可任也  
是非之數移無往而不有是也吉凶之遞進無處而不可吉也一動一靜而天下之理畢也則知幾者知之而已矣  
善之而已矣窮神知化通志達情而心恆持其衡又豈有不康者乎嗚呼至於康而且且順矣從欲而不可不踰矩矣  
帝之道聖之功至此而極矣子曰為之難難此者也一念以安止即一念以惟幾而又必其康也心有兩端之用而  
必合於一致天下有三系之情形而各適如其分以應之聖人之心至於義精仁熟而密用其張弛開合之權以  
應天地動靜之幾無須臾而不操之以盡其用益用心者聖人以此終身以之終身而不日理已現前吾循之而無  
不得也此大禹之心傳為子聖之宗至矣哉

立人之道曰義生人之用曰利出義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智者知此者也智如禹而亦知此者也嗚  
呼利義之際其為別也大利害之際其相因也微夫孰知義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夫孰知利之必害而害  
之不足以害者乎誠知之也而可不謂大智乎蓋義之潤下有水之用義之潤上有火之用義之潤直有木之  
用義之從革有金之用義之稼穡有土之用潤下而溢有水之害炎上而烈有火之害曲直而無有木之害從  
革而傷有金之害稼而秀有土之害稼此言之出乎義入乎害而兩者之外無有利也易曰利物和義義足以用則  
利足以和也者合也言離義而不得有利也天之所以厚人之生正人之德者統於五行而顯焉逆天之常乘  
天之過偷天之利違天之害小人之數數於利也則未有不為凶危之都矣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義倫攸叙  
義之所自者害之所必遠始於五行昭其義終於六極示其害禹以是而治九年之水故曰智莫有大焉也務義以  
遠害而已矣天之生水也非以為利也其義之潤下者不容已也義之潤可以澤物義之下可以運物於是乎細人  
見以為利而濫之見為利則不見為害而惡知其潤下之過適以為害也哉制害者莫大乎義而罹害者莫凶於利  
於義不精而乘之於害不審而禦之於是乎愛尺寸之土以與水爭命於行下狎滔天之勢以與水朋虐於中原伯  
鯨之數義倫也大抵以利馬階之也乃若禹之治水也正性定命循義所安而不貪其利損利與水而不受其餌分  
而灑之灑而居之河播為九江分為三地有所不惜燧有所不憂草木之材投之炎火兗州之作遷之十有三年直  
方正大之志氣伏洪水於方剛而孑然一人之身率浩浩蕩蕩之狂流以邊壑而莫能抗義之所自正害之所自除  
無他遠於利而已矣夫水五穀百卉之所滋也蒲芡鱗介之所處舟楫貨粟之所通也當其順而理存當其逆而  
利亦未嘗亡也蓋義之本適於用者雖乖忒惑行而性不易則利固存焉害之尤者利亦或從而大於是乎以害為  
利以害之尤為利之大細人乃顛倒憎賢自困於利之中以亟逢其害斯智者之所大哀也矣位為司空命受於天  
亟居尊席威臨生民以試其徵幸之智幸族闔邑駢首漂骸以填谿壑而無遺斯可不謂大哀者乎是故有義勝之



水賦澮是已有害勝之水瀑湍是已有善害相半之水江漢淮沅之類是已有義一而善十之水黃河是已其一義者以蕃部之水而朝宗於中夏自此以往則皆其害焉者矣天之勞我中夏之民而警之以貽義而遠害也據夷狄之橫流以衝突乎充豫青冀用文之國安土者不能逃焉而寔受其禍故治水者明乎害之不易遠而裁之以義則庶乎其禍可畏此外者無策矣及歷代治河之得失禹制以義遠違其害宋貪其利蒙古貪焉而昭代沿之善敗之準昭然易見也制以義害不期遠而遠矣違其害害有所不能違矣貪其利則樂生人之禍而幸五行之災也害之府也夫中國之有河猶其有夷也三代無□□之策而有□□之義漢急□□之功而不貪□□之利唐始用□石管遂用□宋兩□□而其禍乃大槩可觀矣遠害而害不勝遠則莫若捐利而不貪雖有突騎效其死命知藩籬之不可撤也而後花門海上之禍絕雖有長流夾乎腴土知浸淫之不可啟也而後甌堤清野之害消愚矣哉宋之以吝截古以處焚身而不恤也兵不足以制契丹而逆河回流猶以為塘水財不足以阜用而乘河之變哇以為淤田天貽之憂宋耽之利曜寇以為依幸禍以為福彼惜不知又何怪其借金滅遼以失中原借元滅金以失江左哉夫差之橫也江淮以通揚廣之恃也汴泗以合女直蒙古之亂也衛濟以一南旺以引仰命於河以為漕運支流旁午交絡四出徐兗豫冀維揚五州之域惟河之意南意北而憑陵焉然且惟恐安流而失其利宋禮承之以從欲而邀賞嗚呼數百年之間天夷禍中國而紆之於水也浸使有陶唐九年之水周定王海溢之災則齊魯宋衛徐吳之民雖有不魚者鮮矣禹棄可食之壤割以與河今貪難制之流遂以為利智愚之分義利之別義利之分利害之別民之生死國之禍福豈有與哉豈有與哉當禹之世賀蘭鹽池之境未嘗入中國也故禹功說此使唐虞攝封得如漢之兼朔漢唐之斥河湟也我知禹且建萬世無疆之休絕漠而東放河流於奉聖川鴛鴦泊繞遼山以入鴨綠則中國遠害而夷受之四州之上不待治而適有居也使其然也塘水誰與塞於田誰與望漕運誰與通小人之言利者抑將無術以逞而哀此群黎乎居無塌塌之勞淫雨無昏墊之憂矣夫未晦禍禹功未展牟利之鄙夫乃以關提招寇而地其族孟子曰率獸食人此率水而溺人矣人之食于獸者百不得一也死於水者空城彈野而不厭然則為塘水淤田漕渠之策者其害天下與來世亦惜矣哉又其甚者假水之虐以肆其毒於是而有灌城之事水抑自有義焉不助凶人之惡也故智伯之於晉陽蕭梁之於淮堰宋人之於北漢雖滔天之流祇益孤壘之堅雖韓魏之肘足無諱而無郟之城固與北漢而俱安智氏之軍且與淮堰而俱漂也後之人雖其安忍其高鑿於此勿過無能害人之水使害人而適以自害也乎

甘誓

功罪者風化之源也功非但賞之足勸罪非但刑之足威也雖其為不令之人與然而必避罪之名以附於功之途夫人自伸之情相與以興莫知其然而自動無賢不肖一也故正名之曰功而天下趨之正名之曰罪而天下避之帝王尤慎之矣世之降也風日靡化日靡民日偷國日亂非徒政不細教不飭也功非其功罪非其罪也功非其功未嘗非功罪非其罪未嘗非罪而古帝王之功罪不尚焉後世且以為迂遠而不切于治亂故功罪之名三移而風化之衰也三變而益趨於下最下以臣與民之不順於君者為大罪而忘其民其次以君與吏之不恤其民者為大罪而忘其天君依民以立國民依天以有生忘天則於民不忘而民暗受其戕賊矣忘民則於君不忘而君必受其戕害矣古帝王之亟賞以為功亟誅以為罪者惟天為重故堯知鯀之方命無君也其地族無民也而姑試以五行之政夏后之征有扈也不斥其叛天子虐下民而鳴鐘擊鼓以聲其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得罪於天者雖無虐於民無犯於上而天討勿赦如此其嚴也後世之法目為大罪而不赦者曰罔上曰誤國苟有欺隱營私之迹則雖响燠其民民爭懷之費可貸也其次曰傷民命曰侵民財曰無淫刑科歛之愆則雖獲罪於天天所弗祐所弗問也嗚呼夫孰知不畏於天名為恤民而民實貽以感不恤於民名為憂國而國實受其敗也惟古帝王知國之所自立民之所繇厚德所繇正也克謹以事天而奉天以養民方命地族之辜視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而可從未減豈世主具臣之所能知哉曷言乎威侮五行也五行者天以其化養民民以其神為性者也是故濬川以流惡改火以養正拔木以昌民氣藏金以戢民心平上以安民志不使不足也枵墮以吝於用尤不使有餘也淫佚以蕩其情弗慎其節宣而俾愚氓之自登自耗也則其威侮也甚矣尚威侮之而五行之害氣以虧人之養而鑠人之性也不可勝道矣曷言乎怠棄三正也三正者天所示人以氣至而至其感者也是故以天統事天而迎其陽以地統事地而敦



其實以人統治人而與其用占星以修祀知神之格以精之至也候氣以吹律知和之至以風之應也序辰以課耕  
斂知生成以時而協也順節以詰兵刑知明威以度而行也弗謹其候而任情之動以作以輟也則其怠棄者多矣  
苟怠棄之而三正之和氣已先人而逝後人而弗逮也人罹其災矣夫和氣者氣之伸也害氣者氣之屈也五行之  
英在形之未成而有其撰造形之已成而含其理三正之常往過者退而息機未續者進而興事是風神之化理所  
謂鬼神也鬼神則體物不遺矣威侮而怠棄之是遺之矣遺之而孤行其意欲或地事而不修或疲民而妄作曰自  
我尸之以使民奉我而我以臨人復奚息哉是則顯與天爭勝而不恤一言一動莫非鬼神所應違也君與吏尚何  
有於民臣與民復何有於君乎故帝王之奉詞以討必誅不赦之罪者在此而不在于彼世王具臣何足以知此哉且  
夫後世之功罪以民事為殿最以國計為忠邪者救末之術彼亦有所不容已焉天之弗畏五行亂矣三正忽矣於  
是而民麻而吏憍水火金木且為救攘刑殺之用初寒烈暑且為殘暴怨恚之尤民乃孔棘而俗乃益偷為君子者  
重念其顛隳憔悴之荼毒則錄救民之功而嚴殃民之罪弗暇問天矣天之弗恤而胥怨齊議以與上抗吏因其亂  
威脅其下以誣上而營私苟私於己國危而不恤民之既離君孫而莫援世主之所懟而亦忠臣之所憤則衛國者  
為功而負國者為罪且弗問民矣乃從其本而言之秉五行三正之紀者天也妙五行三正之化者鬼神也忘乎天  
而天絕之忽鬼神而鬼神怨恫之則五行之害氣昌三正之和氣斂人理微而人心迷以不復天下師師相撻於功  
利千百姓之與者賢矣達人主之欲者忠矣智偷而不警智惰而弗擇浸淫及于後世不復知有五行三正屈伸之  
化理司生成禍福於體物不遺之中知其名者又徒九黎之邪妄通地天以亂人紀則子可不知有父人可不與  
於禽於以敗國亡家驅民於死地始以殃民病國之刑書督於其後不巳晚與嗚呼莫威匪天也莫顯匪鬼神也天  
之化隱而鬼神之妖興愚者以孤虛生尅竄三正之顯道妄者以狐祥物魅擅五氣之精英慧者厭棄之則又謂天  
壤無鬼神五行皆形器之粗三正抑算術之技恃氣而凌轍焉古帝王為萬世憂正其刑以代天而伐罪商周以  
降此法不行無怪乎風化之日積矣漢人彷彿其意以災異免三公以五德辨禮祀而拘牽名迹固非五行三正之  
負也是以不可以訓自是而後風化益以陵夷逃遠之子沈沒於名利不知何者之為天而義倫因以泯喪非九黎

則有危也安得修帝王之刑賞者正名定罪以矯之正也  
允征

陸贄有云動人有言其感已淺然而有所感者則以感人於俄頃之間者也生而驅之死逆而驅之勞公義足以動  
之乎畏死憚勞之情粹然內發者曾不及度勇不及恃自非英豪之慷慨捐生與賢哲之從容赴義固倒行於窮  
途而親上死長之情不知其何以忠良於是而數心腎肝腸以為言振蕩其俄頃之耳目以生其勃發之知勇言之  
所應雖淺而固可有功是故虞夏以來無居平之誥誠而有臨事之約誓焉古之帝王誠知其感之也淺用之也惟  
俄頃故其為辭也不過激其氣以使之盈不啻重其權以使之疑其感之也若不足而以感也已足矣不激而使之盈  
者何也氣盈而怒怒盈於外者必枵於中嘗觀於鬪者矣詭詐勝而卷勇哀矣不啻重而使之疑者何也有所重必  
有所輕雖在倉卒聽以耳發以氣而未嘗及以忽也雖乘其俄頃之情而無長久之義以使熟思而不數則一疑而  
辭疑交起疑之疑之遲回卻顧而必潰鉢鉢不足以感之矣嘗觀於嚴父之訓孝子矣詞已費而反唇于夫子之不  
正矣以今觀於甘誓克征之文簡而不盈規其長久而不啻重乎已斯之謂體要之辭辭之善者君子以之動天地  
而況於人乎禹之明德夏道之忠敬天下將百世戴之不再傳而有危犯順以抗王師不五世而義和叛官以黨后  
羿惡之不勝誅者也然而后啟克侯之執言也則使罪浮於言而不窮言以浮於罪夫亦曰彼之滔天以貫盈者夫  
人知之而不俟於言也舉其大端以正有事之名舍其一切以當人心之怒則氣不洩於言而勇可給於氣蓋齊其  
行陳要戒其淫戮矜持其有餘而急繕其不足若此者所謂不過激其氣而使之盈也分義者民之均重也權者  
己之畸重也為臣而犯其君為臣而肯公死黨以弱王至分義之不赦者也分義不赦而何有於五行三正之精微  
分義不赦而何有於沈酒昏迷之瑣屑八分義均重而民喻其不赦權藉畸重則民且疑君之死已以安也俄頃之  
際所喻者不敵其喻死喻勞之心則將曰畏君有君而喪身無身矣惟是三正五行天戒臣憲者王為民修之候為  
民守之民用所前而民居之自協者也今畏畸重之權並其均重之義而獨重其權於民民乃曉然於威憤之不  
容已而牽率君相以屈民之罰於是而人之視公戰猶其私鬪非使我以一旦之肝腦易天子玉食之靈長而不惜



致死以爭搗奪之胸矣此所謂不畸重其權以使之疑也是故臣子君則畏其無將之義而執辭以民以謂天為  
民而立君不勳民以質君也甘誓允征是已君缺民則更其殄師之虐而聲罪以天以謂天篤后以匡民不殘君以  
逞民也湯誓是已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曰予恤民毒不忍不正也曰率割夏邑有敢率怠不曰率割下國  
眾致其怨也夫乃以堅長久之義而其權不畸重於上民以為厲己畸重於下民以為餌己民猶若也眾疑之府  
也君子蓋慎之已故於殷周之際而知道之降也武王之誓言之畸也列紂之罪擢髮以數而氣亦均矣眾疑之府  
端端以忍於是而幾殆矣列紂之罪擢髮以數而斷脛剖心之無遺也八百濟師血流漂杵能保匹夫匹婦之無橫死  
於會朝而可反唇相詰者乎義士所以有易暴之歌商確之頑民亦且生簡迪之怨千里之應援於梓鼓君子之言  
之動天地而可不慎乎周之誓不及殷之詰春秋之詞命不及豐雉之誓命盈虛生乎志氣輕重定乎權衡義於此  
精道於此立不可誣也戰國說士之辭悖道而相搖以勢此意斬矣又降而為陳琳阮瑀之流如健訟之魁怒隣之  
婦勃氣憤盈羞先自口尤君子之所羞稱也下此而齊梁之季馳檄相誇取青妃白競巧於流血塗肝之地苟有心  
者能勿觸目而酸心乎夫古之帝王以善其言者豈於其言而善之與思厚矣心則氣不盈而不忍盡物之短王已  
無求則權不畸而不苟幸事之成養天下之和平存千秋之大義立誠以修辭辭皆誠也則惡之者雖在俄頃固可  
昭告萬世而無慙矣孔子曰我於辭命則未能也言不於辭命而求善也

尚書引義卷三

仲虺之誥

船山遺書

易之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誥之言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夫事與人之相接也不  
接於吾之耳目口體者不可謂事也何也不接於吾之耳目口體天下非無事也而非吾之所得制非吾之所得制則  
六合內外固有不議不議者矣則固非吾事矣不發而之於視聽言動者不可謂心也何也不發而之於視聽言動  
吾亦非無心也而無所施其制無所制則人生以上固有不思不慮者矣是尚未得為心也是故於事重用其所以  
來於心重用其所以往於事重用其心之往於心重用其事之來往來之界真忘之幾生死之樞斡距之分古之君  
子辨此而已矣心之往則必往矣事之來則必來矣因其往而放之者縱也因其來而交者欲之也於其往而固遏  
之於其來而固拒之內與外構力爭其流者克伐怨欲不行者也於其往而遊於虛於其來而制以機往而曲以避  
物之來來而巧以試心之往以反為動以弱為用之術也古之君子則皆灼然見其非道而不此之務矣是故酌自  
然之衡持固有之真以範圍往來於過其往也極其用而不惑其來也順以受而不逆夫是之謂建中也嗚呼非察  
於幾達於誠而知心與事之浹洽以利用者孰能與於此哉天地之德日新富有流動充盈隨在而明其義於有形  
有色無方無體之中者至足也其流動也洋洋日發而無不及使不及焉則此且虧胸而不給乎彼洋洋日發者本  
無不直也其充盈也森然各立而不可過使可過焉則此且溢犯乎彼而彼不足以容森然各立者本自有方也道  
之在吾身以內與其在天地之間者既如此矣流動者與物酬酢以順情理而莫有適居充盈者隨事有宜以應時  
變而其能協一必待行之而後可以適焉必待凝之而後可以協焉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耳目口體形著於  
稟受來以虛視聽言動幾發於虛往履於稟其互相入者有居中以宰之者也以凝之者行之斯以事無不宜而心  
無有僭卓然而有其直卓然而為其方居乎此以治乎彼故曰制也夫然受中以生則無不直而無不方內之則既  
然乃中建於天下有定理焉直之方之所自著也外之亦既然矣故告子之言曰義外而言禮之駁者亦曰禮自外  
作夫內之既卓然有可疑之直方矣則義理之俱非外也亦明矣我無以辨外義禮者之非也則以外非無禮義而

王船山經史論

尚書引義卷三



不制於我則非我之義與禮也。蓋禮之君臣虎狼之父子相鼠之皮體燕鴈之配耦何有於我義外之非夫人而言之孟子之辨已析也。禮外之云樂記之枝詞也。而賢者狗馬乃以云事在外義內制心在內禮外作誅子則是於其來而授物以所未有於其往而增益以心所本無日以其心與天下構而日以天下與心構。舍自然之則固自有之真斯何異於老氏所云反者道之動哉。且夫義之必內如冬知湯而夏知水也。理之必外其且判渙於天地之間自為一類如風之不可以目見空之不可以手握乎。將禮之用孰從而舉之禮之名亦不足以及著於人矣。義之內也以智而禮之內也以仁而顯喪之哀祭之敬食之不給凡臂色之不樓處子亦惟以求歡乎心也。必求如此而後備於心則心固有之故曰復禮則亦如秦交吾交之骨吾舌矣。若禮之立于吾前以待用者既似授之規矩而非犬之能自為方圓授之羈勒而非馬之能任駝服可云外也。則義亦顯立吾前賢在而授以尊長在而授以敬充外禮之說亦未有不可以義為外者也。古之君子智足以喻此萬物之充盈以來以形之虛者應之便得所適而宜以協仁足以顯此吾性之流動以色之實者奠之便安所止而曲以敦事與心胥制於所建之中反身而誠不遠矣。蓋天理之流行身以內身以外初無畛域天下所有即吾心之得吾心所藏即天下之誠合智仁通內外豈有殊哉。彼智不足以及此者其昏也因其往而往之固其來而來之其繫也於往而禁其往於來而忘其來仁不足以守此者其妄也任其往而之於敝任其來而汎為交其結也苦持其往而不得所麗過杜其交而不綏以宜亦惡知往來之幾形形色色之誠自有其中焉而建之也哉。執之無權存之無本而內不放出以制心外不放入以制事斯釋氏鼠入牛角之謂與於不仁之甚者可弗辨乎。

顯性之有而目言之易謂之縕書謂之衷詩謂之則孟子謂之塞求其寔則中庸所謂誠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終與終之始與始之終以密合乎始始以綿互乎終相依而不貳不著其文而已。盈靜與存而皆安動與行而不滯官不過而如其量神周流而恒不失故曰衷也。夫人之有形則氣為之衷矣。人之有氣則性為之衷矣。是故痿躄者形具而無以用其形則惟氣之不充乃形未有毀是表具而衷亡也。然則狂易者氣具而無以善其氣則惟性之不

存乃氣未有毀是亦表具而衷亡矣。氣衷形循形而知其有也。氣衷氣循氣而不易知其有也。故君子之道鮮矣。今夫氣則足以善足以惡足以塞足以餒矣。是云者有處於形之中而堪任其用者也。若夫恒而不遷善而無惡塞而不餒者則氣固有待而足焉而非氣之堪任也。故曰性衷氣也。氣非有形者也。非有形則不可破而入其中。然而莫能破矣。而網緼博散者足以相容而相為載則不待破以入而性之有實者固與之為無間。夫性之為衷於人也不待破而入非徒於氣然也。形亦莫不然也。破目之黑白而求明之藏也不可得破耳之竅。縮曲而求聰之藏也不可得因實而入實則亦因虛而入。虛凡有形而皆入焉。亦凡有形而皆衷焉耳。亦衷此也。耳亦衷此也。四體百骸而皆衷此也。凡有氣而皆入焉。亦凡有氣而皆衷焉。衷乎氣者乃天之所降之衷則亦微乎人之形氣皆為之衷也。哉曰睥然見於面蓋於背施於四體而皆四體形也。氣之衷也以見以蓋以施氣也。形之衷也乃其根心而生色者更有衷氣者存也。君子所性也是故人之生也氣以成形形以載氣所交微乎形氣之中綿密而充實所以成所以載者有理焉。謂之存存人之死也魂升於天魄降於地性之隱也未嘗亡而不得存者與魂升與魄降因其屈而以為鬼神故鬼神之與人一也。鬼神之神誠流動充滿而人之美在乎中也。其屈也鬼神不殊於人而其德惟感其存也人亦不殊於天而其性以恒然則此衷也固非但人之衷而亦天之衷矣。形而下者人之性形而上者天之理故衷曰降非其麗乎人而遂離乎天也。天下連於人之衷即天之衷也。且夫天之有衷矣以明其然也。今天蒼蒼而已矣。曠曠而已矣。蒼蒼者不詘曠曠者無極氣也。而寒暑負焉而昭明發焉而運行建焉而七政紀焉而動植生焉而仁義禮智不知所自來而生乎人之心顯乎天下之物則焉斯固有以入乎氣之中而為氣之衷者附氣以行而與之親。襲氣於外而鼓之榮居氣於中而奠之實者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一陰一陽剛柔統天之行元亨利貞而四德敘焉是則天之衷也。形而上衷乎天形而下衷乎人。錄天以之人因其可成可載而降之人乃受於天亦既主形主氣而莫不以為性之藏也。故曰恒是故形則有恒也。氣則有恒也。然而有不恒者形之有痿躄性之有狂易或傷之或陷之一人之身而前後殊斯不恒也。形之有利鈍氣之有良王利易而鈍難王壯而良饒均人之身而彼此殊斯不恒也。且不恒者何也。文著於外曾凝於內著於外者枵其內故與衷而相離。滯於內者困於



外故喪不效於用也喪也者其外不著其內不滯柔與為柔剛與為剛動而不喪靜而不遺無所忤而柔順與親無所撓而剛健與幹化不流而居不失則亦奚有不恒之咎哉恒者何也曰誠也誠神誠幾於物胥動誠通誠復於己皆真斯以屈伸變化終始弗離而莫有不恒矣嗚呼古之知性者其惟自見其衷乎仁義禮智以為實也大中正以為則也闡然而日章以內美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以充美也故曰乾坤易之緼邪變易者其表之文健順者其裏之著也與惟此不容則且以元牝為根而其中枵然則且以督為經而其動孔然則且以運動為性而其守蕩然則且以真空為體而其主冥然忘其衷之緼穢其緼之塞生民之性淪胥以鋪非直日用不知者之咎也

太甲一

權重於經者也經有未審驟重以酌其平之謂權也而或以謂輕於經而行其妙則詩矣重於經者持而乃得其平輕於經者反而外移於衡之杪則權重而物輕物輕權重物且昂起而權墜矣何有於權之用哉為魯莊公責者曰母不能制當制從母之人審然則太甲之狎於勿順不必放桐而但施刑於弗順之宵人也其可哉此有道焉亦有權焉制勿順者則時而之輕制太甲則持而之重也嘗試驗之以本末言太甲之欲敗度縱敗禮本也弗順者之給其欲導其縱末也不持其本而急其末猶攻毒者之急四支而遺腹心也一弗順退而一弗順進一弗順而一弗順與故曰人不足與適也不足者力之不足我處外庭而輕權之不足彼在君心而重也以情勢言太甲之情弗順者之勢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四體之於安佚夫人之不能廢而獨謂君上之不宜有此乎弗順者見制而不逞則重為減替以相激將使安飽之不給乃宣言曰是使王監門與阜之不若也冲人何知始相憐中相憐相憐而睨於元老者益孤矣良娣刻木以行暴而郭侯疏劉瑾伏地以請死而韓文絀其明驗已如其欲顯戮之與則害尤有重焉者凡權臣之偏主恒先削其君之肘腋故后羿篡而維表無反關之臣州蒲弑而匠麗先胥董之死今以靖獻之心弗擇而蹈其轍左右相依之媚子且放一人焉夕誅一人焉取之君側而肆之市朝辱爾冲人始則姑聽之繼則涕泣以講之又繼則甘心群小以報之矣彼群小者既決尊主之號以為彈壓之名其主亦懷孤立之恐

而巳抑終以投鼠忌器之故不得大快其所欲為卿尹百辟其不中立以祈免者鮮也則身危而國亦隨之矣均一非常之舉則何以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以散宵人之聚也是故魯庸人之好惡審天理之權衡伊尹所以任堯舜之道於躬而直行不揣也夫佞倖持權權移而毒下連天下且血膏溢腕以爭致其怨惡而君之失德豈姦姑寬假而不忍深求此亦君臣之彝倫所不可泯而要以為庸人之好惡何也時其重於佞倖而不諒其不足以有為也若夫天理之權衡善有所自植惡有所自致君實處隆墜遠蹙之勢而給欲導縱之夫固卑且賤以順君子之命或趨善或趨惡猶驟雨之乘回風可使南而可使北君子約變則小人革固固大人君子所矜者而移易者也積不欺之忱膺母貳之槩拔本塞源以正告天下萬世而無疑則弗順之子淵藪已失而不敢以營屋爭日月之光亦震驚滿洗謹執其唾壺虎子之司矣故干桐初放未嘗有流竄匪人之刑奉冕既迎終不有易置近臣之事然而太甲思庸則已提於枹鼓其效為不爽也格君心之非者經也放之者循經而尤重之也人不足適而急於適人者末也適不可適之人而以自誣者益爭於末而倒授以重之味者不知嘗試輕涉而利其易制覆取墜焉其不可與權也久矣乃伊尹之克任大權以正大經者一介取與之義咸有一德之貞志大明而誠豫立彼魯莊者固不足以語此也無哀毀痛父之忱無枕戈報齊之志經已拂矣權不足以持矣然使取文姜之左右鉗束而誅戮之將文姜挾君母以內訌群小持外援以一逞元父之於胡媪五王之於二張斯不亦後事之左驗哉魯莊公而果可為人之子也飲血誓死與諸兒爭命於原野上告天王正文姜在宮之辟棄位逃祿幽憂以死於草土而後車中之怨可雪是尹處其易而莊處其難然使莊之篤孝如尹之忠也則姜淫不敢宣桓執不承立雖以諸兒之禽心抑不敢談矣而賊人君父且如雲如水肆醜行於康莊矣子母親而感終焉君臣睽而感愈難尹處新造之邦莊王適儲之位則尹固處其難而莊處其易也童昏不知導淫縱賊在位具臣申縞御孫皆不足為有無乃欲制從母之人以釀肘腋之禍不亦愚乎彼魯莊者固不足道而說春秋者以制母從人為權豈知權者哉惟尹而後可與權惟尹而後可與經也太甲二

王昭山經史論

尚書引義卷三

習與性成者習成而性與成也使性而無弗義則不受不義不受不義則習成而性終不成也使性而有不義則善



與不善性皆實有之有善與不善而皆性氣稟之有不可謂天命之無氣者天氣稟者稟於天也故言性者戶異其說今言習與性成可以得所折中矣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則日成也則夫天命者豈但初生之頃命之哉但初生之頃命之是特一物而予之於一日俾其持終身以不失天且有以勞勞於給與而人之受之一受其成形而無可損益矣夫天之生物其化不息初生之頃非無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無所命則仁義禮智無其根也幼而少而壯壯而老亦非無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則年逝而性亦日忘也形化者化醞也氣化者化生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始以為胎孕後以為長養取精用物一受於天產地產之精英無以異也形日以養氣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受之者有所自授豈非天哉故天日命於人而人日受命於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夫所取之精所用之物者何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是足以為長養猶其足以為胎孕者何也皆理之所成也陰陽之化運之也微成之也著小而滴水粒粟乍聞忽見之物不能破而析之以畫陰陽之吟斯皆有所自合焉陰為體而不害其有陽陽為用而不悖其有陰斯皆有所分則馬川流而不息均平專一而散合二殊五寶之妙翕合分劑於一陰一陽者舉凡口得之成味自得之成色耳得之成聲心得之成理者皆是也是人之自幼迄老無一日而非此以生者也而不可謂之性哉生之初人未有權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惟天所授則皆其純粹以精者矣天用其化以與人則固謂之命矣已生以後人既有權也能自取而自用也自取自用則因乎習之所貫為其情之所散於是而純疵莫擇矣乃其所取者與所用者非他取別用而於二殊五實之外亦無所取用一稟受於天地之施生則又可謂之命哉天命之謂性命日受則性日生矣日日生視耳日生聽心日生思形受以為器氣受以為理受以為德取之多用之宏而壯取之純用之粹而善取之駁用之雜而惡不知其所自生而生是以君子自強不息日乾夕惕而擇之守之以養性也于是有生以後日生之性益善而無有惡焉若夫二氣之施不齊五行之滯於器不善用之則成乎疵者人日與輪囷合際之以為不釋之欲則與之浸淫披靡以與性相成而性亦成乎不義矣然則狎于弗順之日太甲之性非其降衷之舊克念允德之時太甲之性又失其不義之成惟命之不窮也而靡常故性屢移而異抑惟理之本正也而無固有之疵故善來復而無難不

成可成已成可善性也者豈一受成例不受損益也哉故君子之養性行所無事而非聽其自然斯以擇善必精執中必固無敢馳驅而戲諭已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出王游衍之頃天日臨之天日命之人日受之命之自天受之為性終身之永終日之頃何非受命之時皆命也則皆性也天命之謂性豈但初生之獨受乎形之惡也條而贅疣生焉形之善也俄而飢膚瘠焉非必無生之有成形也氣之惡也條而疾疾生焉氣之善也俄而榮衛暢焉非必初生之有成氣也食給水者應數飲酒者聽風犯藏者喝瘴入裏者屬治瘍者肉已潰之創理瘳者豈已贏之肌形氣者亦受于天者也非人之能自有也而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如斯矣然則飲食起居見聞言動所以斟酌飽滿於健順五常之正者莫不日以成性之善而其困莽滅裂以得二殊五寶之駁者莫不日以成性之惡哉周子曰誠無為無為者誠也誠者無不善也故孟子以謂性善也誠者無為也無為而足以成於幾也幾善惡也故孔子以謂可移也有在人之幾有在天之幾成之者性天之幾也初生之造生後之積俱有之也取精用物而性與成焉人之幾也初生所無少壯日增也苟明乎此則父母未生以前今日是已太極未分以前目前是已縣一性於初生之頃為一成不易之例揣之曰無善無不善也有善有不善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也嗚呼豈不妄與

咸有一德

言道者皆言一矣乃從乎形氣而數之則一者數之始也夫俟天增加者也依於道以言之則一者數之終也無不統會者也且以數而言之而小成十也其大成萬也乃至參差不可紀之至頤而會遠於一則莫有踰于一者也若其可倍而生二析一而破之也參而生三伸一而收之也取其破析分岐之餘而派持其一則必至於賊道悖理曰咸有一德據純德之大全而言也故曰德二三動罔不凶不可生二以與一相抗衡生三以與一相鼎峙也明矣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非散殊而有不一也又曰無自廣以狹人非傳取而有不一也是故道非可汎兮其可左右也非一與一為二三與一為三三居二之冲冲而用之不盈也誠汎兮其可左右與師左則不協于右師右則不協於左矣誠冲而用之不盈與將虛中以游于兩端之間自廣而狹人天下之德非其德矣



老氏以此壞其一而與天下相持故其流為刑名為陰謀為兵法凶德之所自生故曰賊道也夫以左右無定者遇道則此亦一道彼亦一道以用而不盈者則道則方此一道彼彼一道於是而有陽關陰關之術於是而有逆取順守之說故自婦人嬖宦寺而以霸禁詩書師法吏而以王心與言違終與始叛道有二本治有二致仁義亦一端殘殺亦一端倘得因時立二以仇一乘虛擇利游三以亂一乃真然曰凡吾之二三皆一之所生也而賊道者無所不至也老聃之幸不即為天下禍也惟其少欲知止不以天下為事耳不然又豈在商鞅李斯下哉古之君子雖遇中主進危言而不始導以死難之術全而學之全而用之聖足以創賢以足守中材猶足以不亡其惟一以統萬而不二三以仇一乎一以統萬者達天者也今天夫天則渾然一而已矣天居一以統萬聖合萬而皆一尹自耕莘以至於割夏一也道義以嚴取與也湯自有國以有天下也義禮以制事心也夫是之謂達天有其始即以之終有其微即以之著立一資始之謂統天成一允終之謂成物含一於中之謂盡心傳一于言之謂窮理合天下之臣民舉萬事之經紀胥一于善而無不美也無不純也故冒天下之道而不可過貞天下之觀而無所疑一之用大矣哉彼之析一以二游一於三者侈數廣而執一狹狹于執一侈于生三而放以之於萬以自廣而狹天下則始之局量以小規模以隘而不足以資始終之設而蔽蔽而窮而不足以成終不知大備之謂一者其賊道固必至於斯也夫惟備斯純惟純乃大是故周子伸一而圍之以為太極二殊五實仁義中正之理不一也莫不備也而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恃之凶夫太極既已範圍天下而不過則且何所容小人之恃乎恃一者舉一所謂之二以仇一舉一所謂之三以游一勢逆而背其宗也道一而已矣一以盡道矣道非大而一非小不得曰道生一一該萬矣萬為一矣二亦萬之二三亦萬之三萬乃一之萬不得曰一生二二生三三三萬萬以此積彼堅彼以敵此因以有常師因以有常主專師多敵而專主不達測之妄而執之吝不能出于一之中而固已恃矣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嗚呼可不慎與說命上

君子之道无妄而已矣天積陽于上而雷動于下積者誠也動者幾也誠而幾神矣積之富有而動之以時則大亨以正大亨故通于幽明正故絕其疑似通于幽明其言也順絕其疑似其言也信順以信乃以无書無疑則无妄矣

无妄則誠矣誠則物之終始賅而存矣若夫疑者則必其妄也疑也者非有也則不疑也疑也者非無也無亦何疑也非有而有非無而無非有非無而亦有亦無則夢是已今夫夢其積非富有知其不原于誠其動不以時知其不足與于幾不誠不幾而若有神焉豈神也哉故孔子之自言也曰五十而知天命誠也六十而耳順幾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距神也神無方矩有方神而不踰其方則神不離乎誠也无妄之德積之富有而動之以時故老不哀而益盛若其言夢也則曰其矣吾哀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盛而夢良而不復夢或夢或不夢而動不以時血氣衰與之俱衰而積之也非其富有然則夢者生于血氣之有餘而非原於性情之大足者矣故高宗之夢見傅說之形其不足與於誠也審矣論者乃致疑於說之來高宗之往而曰豫知容貌者神朕兆先見者誠豈其然乎夫誠者實有者也前有所始後有所終也豈有者天下之公有也自有目所共見有耳所共聞也神者無為也形之未形體之未體者也則五常百行賅乎誠者豈四體通乎神誠仁顯而神用藏也夢說而有成形用不藏而非神矣獨見獨聞而非有所終始仁不顯而非誠矣非誠而言神疑之府也妄之徒也君子之所闕而不言者也然則夢說之形而考求惟首者抑又何也形者血氣之所成也夢者血氣之餘靈也血氣者一陰一陽之形而下者也同聲則相應同氣則相求形與夢同受成於已形之器于是乎夢可有形則居然若一傳說之立乎前矣然而無與於形而上者故能得傳巖惟肖之形而說所啟沃之忱辭不能有其言而識諸語也蓋器可詭遇而道不可疑聞也藉其誠而神焉則奉若之訓胡不徑相授受於夢中以成不疾而速之化乃必待說之拜手以進獻哉血氣之靈有時而清焉有時而濁焉恭默不言高宗能澄其血氣之濁以嚮于清故其於傳說固有之形相遇於若有若無之際然而誠未至焉幾未通焉神未顯焉則得其粗而不得其精夫人意欲乍澄之頃乍離乎粗濁而與雨間固有之或形相為邂逅洵有然者程子所云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非物來蓋此時矣鏡器也物亦器也兩氣之體異而均之為器則其用合鏡不合物物非鏡生清則物現濁則物隱亦其固然矣然而鏡器也道不生也故物影現而物理終芒也董五經豫知伊川之來者此也李咸知人之吉凶者此也釋氏之他心通者此也息紛紛膠膠之妄動而有其孤靜絲孤靜而生孤明孤明之主一資于血氣之清故無形而可有形影者而與形不爽然于形上之道終茫未與也



蓋以血氣之靈為見聞之區乎雖極其清明而終如鏡之于物物自物而鏡自鏡也鏡平則面正鏡有凹凸則邪得其正則為高宗之夢傳說得其邪則如叔孫豹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矣邪者妄而正者亦非誠矣故曰其匪正有者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志氣者與理為用誠之所自立也如神而道錄以生誠不可揜幾不可御神乃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堯之得舜顛之事孔相孚以心相隣以德奚夢之足云哉余之何彼登乍發之隙光謂之曰誠謂之曰神也君子以无妄戒對天下在文王之詩矣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天誠也昭明也誠有其明非鏡之寶日光以為明也於昭于天而天下仰明焉則神矣故其詩又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作人而人興德其成人造其小子誠以求之則濟濟多士而文王以寧矣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天之降雨惟其時也雨降而雲滋出惟其富也教育人才開之先也其不然者晴雲振起於路谷雖雨而無終朝之勢氣蒸妄動而應不以誠奚足恃乎由此言之向令高宗納群臣之戒釋甘盤之教敬誠研幾貞動而大亨雲行雨施移風易俗以德成人以造小子將奏言試功揚于王庭者非但一傳說而止何至祀豐于昵戒儉于克僅救過而不逞也哉治天下有道正其本以修政教而已矣治心有道盡其性以主血氣而已矣又偶現之浮明畫獨見之區字資形器之乍清而不求諸道乘變化以疑為神而不存以誠以治則鬼以氣則易覆君子之所不尚如之何以誠神輕許之也

說命一

嘗觀之天矣生者其資始之至仁大義也然物受命以生而或害其生而天無所憂也不憂惡草之害良苗而子良苗以棘距不憂鷄獸之搏馴類而護馴類以爪甲然而惡草鷄獸不以天弗與防而殄絕生化故曰天地不與聖人同憂無所用憂也聖人則不能與天同其無憂矣然而聖人之所憂者非猶夫人之憂也人之所憂憂人也聖人之所憂自憂之有家而不欲其家之毀有國而不欲其國之亡有天下而不欲其天下之失黎民其黎民而思或亂之子孫其子孫而思其保之也情之貞者聖人亦豈有以異于人哉然而聖人所憂者仁不足以懷天下義不足以綏天下慮所以失之求所以保之終日朝乾夕惕若幾以无咎哉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過此以往世之平陂祚之修短未之或知也則亦安用知之哉知且無容知而奚足憂邪夫欲知過此以往而用其聰明是謂知其

不知而憂其所不憂夫苟憂其所不憂則惟恐天下之不俞其意而尚口以求伸惟恐天下之不感其惠而賜之衣裳以聯其情惟恐天下之不畏其威而耀其干戈以爭其勝且猶恐言之不聽賞之不勸誅之不服而或反戈相擊則厚其防於甲冑以使無能傷也嗚呼後世之治術以制天下者舍是而亡術矣口之屬則有符命圖讖以侈天命衣裳之屬則有豐醴饗賞以繫人心干戈之屬則有重法淫刑以刈豪傑惴惴然尚不自保也曰吾之所以自護而不患伏莽之戎猝發於意外者惟甲冑乎嗚呼孰知啟天下之戒心近以害於其遠以禍及後世者莫甲冑之為甚哉有七屬之甲冑則有截犀之刃示天下以不可攻者正其示天下以有可攻者在也秦畏分爭之戎罷侯置守以為甲冑而以啟戎於隴首漢畏閭左之戎厚樹貴戚以為甲冑而文景以啟戎於七國長平以啟戎於五侯曹魏畏彊宗之戎削親樹疏以為甲冑而以啟戎於牽輔畏晉外侮之戎龍任子弟以為甲冑而以啟戎於八王宋畏強藩之戎削弱將帥以為甲冑而以啟戎於夷狄右文臣以為甲冑防武人之戎而戎生於外侮分六卿以為甲冑防宰相之戎而戎生於中涓甲冑抵是以捍戎戎投虛以攻其甲冑蔽左而露右掩項而忘胸恃有甲冑之足禦戎也則暮夜有號而勿恤曰晝殺越而不知嗚呼自衛以自賊生人以殺人而甲冑之禍烈矣憂之也無端防之也己察戎不自起起之自我而尚誰咎乎然則空奉裸體以冒白刃而信虎之不噬人也其可與夫固有無形之甲冑陰陽不能賊而人事不能禦者人未之曙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之甲冑也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地之甲冑也自反而縮匹夫之甲冑也履信思乎順王者之甲冑也故曰以忠信為甲冑以禮義為干櫓非以為甲冑而甲冑之用存焉聖人雖不與天同其無憂而憲天以泣物凝命者此而已矣雖然聖人之憲天者無憂於物也非無憂於己也彼異端者躐等師天乃欲並此而捐之曰將為之仁義以正之則並仁義而竊之惟絕聖棄智而後大盜可止則妄甚也聖人之銷甲冑也銷其私與妄者也彼亦欲銷甲冑也竝其公與誠者而銷之也我不敢知公與誠之下游無弊也而欲並銷之者則亦知其不可知憂其本無所憂者也夫苟知其不可知憂其本無可憂則固藏身自私而以其銷甲冑者為甲冑斯亦贏政銷兵器趙普解兵權之陋術而已矣過此以往之知也無可奈何而妄之若命也謂天不仁而不樂之以天也夫憲天者不廢天之常而恐其所必憂不窺天之變而防其所不可知簡官慎爵慮動事



事閉寵華非釐祀飾禮進德賢正經紀非僻遠地天絕互古今訖四維通幽隱一彊弱聖人是憲天臣是以奉聖民以是從臣久安長治之道盡其所可為禦戎之道亦即此而在焉又何甲冑之足庸抑何甲冑之必銷也哉

說命二

說於君子之道以浮於異端之教者其為言也恆與其所挾之知見相左而終為浮游之說以疑天下其所挾之知見則已陷於詖邪而賊道乃其所言者雖不深切著明顯道之藏立學之準而固未嘗盡非也君子之辨之不誅其心而亟矯其言則抑正墮其機而導學者以失據故知言難也宋諸先儒欲折陸揚知行合一知不先行不後之說而曰知先行後立一劃然之次序以困學者於知見之中且將湯然以失據則已異於聖人之道矣說命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于聖復起不易之言也夫人近取之而自喻其甘苦者也子曰仁者先難明艱者必先也先其難而易者從之易矣先其易而難者在後力弱於中良情疑於未艾氣驕於已得於覺悟以道下學其不倒行逆施於修塗者鮮矣知非先行非後行有餘力而求知聖言決矣而孰與易之乎若夫陸子靜楊慈湖王伯安之為言也吾知之矣彼非謂知之可後也其所謂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知者非知然而猶有其知也亦倘然若有所見也行者非行則確乎其非行而以其所知為行也以知為行則以不行為行而人之倫物之理若或見之不以身心嘗試焉浮屠之言曰知有是事便休彼直以倘然之知為息肩之地而顧詭其辭以疑天下曰吾行也運水搬柴也行任坐卧也夫用賅乎此矣是其銷行以通知終始於知而杜足於履中蹈和之節文本汲汲於先知以廢行也而顧詭先知之說以塞君子之口而疑天下其詭秘也如是如之何為其所罔而曰知先行後以隨其術中乎夫知之中有二一者相濟也而抑各有所從博取之象數遠證之古今以求盡乎理所謂格物也虛以生其明思以窮其隱所謂致知也非致知則物無所裁而玩物以喪志非格物則知非所用而蕩智以入邪二者相濟則不容不各致焉今闢異學之非但奉格物以為宗則中材以下必溺焉以喪志為異學所非而不能不為之誑若奉致知以為入德之門乃所以致其知者非力行而自喻其惟艱以求研幾而精義則虛以索倘恍之覺悟雖求異於異學而連乎行之齟齬不相應以適用則亦與異學均矣夫異學者無患乎齟齬也齟齬則置之且君子之學仰事天俯治物臣以事君子

以事父內以定好惡之自淫外以感民物之應違而敢恃倘恍之問光若有觀焉奉以周旋而無疾惡乎此思之先所知者與後所行者求無齟齬而行焉皆順者十不得五也若夫無孝弟謹信之大節或粗有其質而行之不力乃舍稱以窮年矻矻於章句之雌黃器服之象法若朱門後學尋行數墨以貽異學之口實夷攷其內行之齟齬出處之得失義利之從違無可表見者行後之誤人豈淺鮮哉憚行之艱利知之易以託足焉朱門後學之失與陸揚之徒異尚而同違志於君子之道者非所敢安也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艱者先難也非艱者後獲也此非傳說之秘言也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行之謂也泉陶曰慎厥修思永行身之謂也伊尹曰善無常師王善為師行之謂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行之謂也顏子未幾之數數其行也竭才以行不但求知其高堅也孟子中道之教教以行也能者能從不但知繩墨毅率而即能從也子聖合符終日乾乾夕惕若乾坤之德業在焉若抑其遺往之志氣從事於耳目之浮明心思之淺慧以冀一日者御王良駕驥馳騁於康莊正王畿已顯道之以覆輳折軸也奈之何助其錢以使交乎且夫知也者固以行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將為格物窮理之學抑必勉勉孜孜而後擇之精語之詳是知必以行為功也行於君民親友喜怒哀樂之間得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可有知之效也其力行也得而不以為敬失不以為恤志益動氣惟無審慮卻顧而後德可據是行不以知為功也真心而思觀物而辨時未至理未協情未感力未贍俟之他日而行乃為功是知不得有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學而上達豈遠焉而始學乎君子之學未嘗離行為知也必矣離行為知其卑者則訓詁之末流無異於詞章之玩物而加陋焉其高者瞋目據梧消心而絕物得者或得而失者遂叛道以流於恍惚之中異學之賊道也正在於此而不但異學為然也浮屠之恭悟者此耳抑不但浮屠為然也黃冠之煉已沐浴求透簾幙之光者亦此耳皆先知後行割然離行為知者也而為之辭曰知行合一吾滋懼矣懼夫沈溺於行墨者之徒為異學也尤懼夫浮游于倘恍者之借異學以迷也行之惟艱先難者尚知所先哉

高宗彤日



禮何故乎放于義矣義何故乎放於仁矣禮何故於義從其等而宜之為禮也義何故於仁準其心而安之為義也故禮依於仁以為本惟仁至矣雖然仁必以義為心之則而後仁果其仁也仁義必以禮為德之符而後仁義果其仁義也故禮復而後仁可為也仁之見端曰愛愛莫大於愛親愛親至矣宜無有害于仁者矣雖然以愛言仁而有所宜者且有所傷推而酌之愛無傷非義弗宜也於親盡愛無不宜矣而愛其親者或傷其親順而事之於親無傷非禮弗得也愛親至矣何言乎愛親者之傷親也夫愛親者為吾親而愛之弗能已於心不知其何以必愛而愛焉過此以往非所知也故孝子之詩曰昊天罔極天體無方其化無迹孰有知其極者故罔極也親之於子慈也其道也慈而有所止者其義也慈而踰其節者其私也慈而踰其節君子不敢承之以為恩小人於焉懷之以為惠懷之以為惠而適以成乎親之惡則愛親而祇以傷親義之所絀禮之所禁仁之賊也且夫慈而不踰亦親之自盡其道而子之愛親者不緣是以加益既為吾親而無不用其愛無可益者故不可以慈而益也慈而益則或不慈而可損踣踣於慈與否之間而志已慚矣不孝莫大焉况慈踰其節而敢懷以為惠虧禮廢義以殉其貪侈之情也乎故高宗之豐祀於禘與禘通祫與禘通祫仁之大者也古之有天下而尊其父者惟受命之君為舍其大宗而崇其所生則周之舍泰伯而追王王季以承太王是已德自己立功自己定沂已所自成以親之身承天之命非王季之有私於文武踰分而以天下與之也斯以為禮之節義之宜而仁亦至矣若夫繼世以有天下功不自己定德不自己立修七世之祀而尤加隆於其禘親猶近者愛彌篤禮之所許也何也已非天子親固其親非己之親君固其君也君親道合以近而為則豐而無嫌其遠者或高嘗以止或有禱乃祀仁有殺而義有等固因心以為之準矣乃若殷之傳世也則異於是立弟以次傳嫡長者之子成湯之家法案世承之秩然之序森然之防莫之能踰矣盤庚循其道而傳弟小辛小辛循其道而傳弟小乙小乙廢其道不以傳盤庚之子而傳其子武丁小乙之私也小乙私而盤庚正是高宗之天下非小乙授之而盤庚授之矣受盤庚之祚豐小乙之祀廢大宗以厚其昵高宗其曰我奄有之則禮自戕作而已背成湯之家法矣又何恤盤庚之失所哉則其妄高宗之誣也誣禮以誣仁誣仁以誣孝誣以為孝而以愛親之仁文其惡以號於天下則格正之蓋臣亦莫得言言以致詰而高宗之背道乃以得罪於天誣禮則廢

義廢則賊仁賊成湯背盤庚而已動小乙之惡小乙傷矣已之有天下非功足以定亂德足以順人親失道而已微其幸有人心者方且瞿然不安思反正以蓋前人之愆今則不然貪於自大私其禍以從己之欲則以道其親者自尊也夫以其尊者而尊親則親尊以其尊親者自尊則親辱夫固謂非親之誣道以授我則我不得以有天下而以簞食豆羹施報之情上事其親夫以親授我而我得有天下為恩則使親不授我而我不得有天下將以為怨而薄其報乎是泰伯可讐太王大禹不郊伯鯨也貪簞豆之賜加愛於其親惟子且羞為之則欲辭傷親之罪亦豈遠哉祖甲之所不義而高宗安之祖丁之以兆亂而高宗夸大之以孝誣天下諒闇也豐祀也皆其不惠於義者也義之弗惠天之所絕災以之輿而維維焉宗廟之中有禽心矣皇皇然以祈永命於上帝其可得乎嗚呼邪說興曲禮亂私欲逞大義廢歐陽修張璠桂萼輩以逢君而持祖己之謹言者且覆罪以貶亂君臣師師侈為威儀而祇以辱親則不仁莫甚焉為人後者為之子宋英宗之不得禘漢王明矣興邸之名非有遺命親不可移也如光武之立別廟而稱府君子之道盡而尊不踰允矣列之九廟躋於武廟之上則臣踰其君親非有德而貽之巨愆以是為愛也不知其祇以傷也聞祖己之微詞亦尚知媿矣夫夫子之刪書而存此者何也書之存有存君者有存臣者雖康無臣以存君也說命彤日無君以存臣也二典三謨君臣一德之風替矣高宗而妄得為有道之君邪故夫子曰何必高宗畧之之詞也

微子

微子之去孔子仁之或曰以存祀也國未亡廟社未夷邊附君所讎忌者以求封而曰存祀此以為仁則劉昶趙寶寅之竄身異域而受王封皆仁劉歆李振趙孟頫雖無國土而有祿食以祀其先人皆仁也以不仁為仁道之所以喪喪於佞人之辨率此類是已故紀季以鄭入于齊春秋書曰以者不以者也曰入入逆辭者也春秋之所惡胡氏善之幾何不將秦檜使其君稱臣構於女直邪且夫古之有天下者自諸侯而陟未有天下之先五廟以饗固已食于其國矣迨後嗣之絕於天也失天下而不失其國則先世之祀一如其初而又隆三恪之曲禮修天子之事守則喪天下於子孫而不喪天下於祖考夫既有澤威以報勝國之祖宗亦有餘榮以處勝國之子孫則天位之得失僅

王船山經史論

尚書引義卷三



擊其人而上下交無所累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也滅國而斬其祀者五伯之事也奪天下而絕其後者暴秦之事也於是乎天位之存亡累及於宗廟而三代以上固無不祀之憂是則成湯之郊禘紂雖亡終可不斬而何待微子之存邪蓋微子之去去紂也非去商也苟非存祀商不可去借曰存祀則無微子而紂之裔子固存祿父之封必然之事也東征之舉不必然之事也微子而死商之事守固不泯焉豈逆料三監挾祿父以速其亡而期三恪之封在己哉即令知祿父之必亡而履德之子孫皆湯孫也商祀固不亡也故微子之去去紂也非去商也慶紂虐之及已而重累以骨肉戕忍之惡也故曰仁也夫仁不辟禍以害心義不幸禍以成名名順而心不安不徇乎名心安而名不順不徇乎心紂之發出狂而家老之不保則亦何有於其兄何有於其兄而箕子之舊云刻子者於微子而尤有建成廷美之嫌故微子之於此難矣沈酗敗德商其淪喪矣隱痛在心而涕泣勿釋固重也而更有重於此者藉微子而如箕子以危言投毒忌之耳紂之虐用囚殺者視諸箕比其發尤酷而又可加以爭奪之名以宋襄公之友愛目夷之三諫且如水之沃石而和樂之義夫焉蓋亦嫌疑之未泯也如欲詭隨以偷全兄弟之歡與則必如甯王成器之於元宗斯可免矣玉節之朋洋花奴之詭對豈微子之忍用其心與又况紂之安忍無親曾不足望宋襄唐元之項背哉箕子之不死偶也比干之死必也微子之諫而必死也其於比干而必不得者箕子之偶以生也夫惟使紂而無以加其惡於微子則四海內胥怨獨夫家老猶安避野藉令微子秉清劔以立凶人之側激紂毒積之素陰惡其匡正之予違陽被以爭立之宿怨則紂賊殺天倫之巨惡家老可以聲討西伯可以執言商之淪喪因微子之死而已速則微子雖死而疚憾深矣又令幽囚待戮鉤連善類以激臣民之情怨離心之多士播棄之黎老挾長幼之大義矯庶之虛名擁戴元良明加易置而文王服事之忱亦欣於得主以終忠貞之世駕則微子以之死而生商作以之亡而之存而幽獨之不寔則不但如成湯之有勳德且使蕭牆陳項之懷逆以真者假為口寔尤仁人所不忍自我而開也欲救亡而祇以速紂之亡欲忠紂而或以代紂之位心不安則不忍徇鎮撫社稷之名名不順則不敢徇捐軀效節之心抑必不可同昏以析免也然則父師之刻微子不但刻以身之危抑刻以心之苦矣故展轉思之窮而出迪惟一去之差為自靖也為亡國之公子易為去國之元子難固為臣僕於周易固為兵端於商

難仁者之用心固有然了道其後殷命已革祿父猶存行遷荒郊而三恪之祀終非微子任也及乎紂死已於元王幾餘而後亦自其馬以來膚則行遷之初何嘗有存祀之心稍分其隱恤也乎史氏抱器牽羊之說其誣也久矣假令祿父長保東郊三恪永存紂裔微子固將浮沈寄食通骨於祿父之邦而商隨奄滅成王正元子之名以就封於宋周人以此厭服頑民之心乃微子之莫可如何盡然傷心特以廟食之責無可復諉不得已而受命焉悠悠蒼天痛愈深而志愈隱矣痛之深志之隱者仁也故曰殷有三仁也若夫以天倫之至愛處無嫌之地而緘舌以同昏是愈疏也當家邦之喪而外附以免禍是助逆也况乎降郡縣之天下國亡而祀斬無尺土之可依受仇讐之新命行同犬豕而恩斬萬萬亦安足列于人類哉存祀云者不仁之人降以求榮藉口之詞也非孔子之以稱微子者也邪說興天理滅可弗辨與請微子之篇察其勢之所值心之所存可以折其妄矣



尚書引義卷四

船山遺書

泰誓上

道之大原惟天萬物之大原惟地天下之大原惟君人之大原惟父母絲一而向萬本大而末小本大而一者理之一也末小而萬者分之殊也理惟其一道之所以統於同分惟其殊人之所以必珍其獨故父母者人道之大也以大統小而同者疏故天地父母萬物而人不得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道無為天地有為物生於有不生於無故道不任父母萬物而天地父母萬物子法父母故人法天地而道不可法有行於無無不行於有故人宏道而天地不資道以宏天地無心元后有心無心無擇有心有擇故天地父母萬物而元后不任為萬物父母而惟作民父母天地無作而父母之道固在元后不作而父母之道曠矣元后非施生而父施母生故父母配天地之施生而元后必待作而後均於父母與物同者疏獨民有者親則天地疏而元后親有施者親無施者疏則天地親而元后疏親疏之殺效法率行之別大小之異本末之差分之殊也天地元后父母其道均也理之一也理一而分殊此之謂也道不任父母萬物而天地任之故周易並建乾坤以統六十有二之變不推於自然之理而本於有為之健順元后能以不施生者作而贊天地父母之施生而後可以繼天地以均於父母故人無易天地易父母而有可易之君天地率歸於一陰一陽之道以生萬物父母率行於一陰一陽之道以生子故孝子事父母如天地而帝王以其親配上帝元后效法天地以父母民故忠臣稱天以誅君而戴之以死生比小承大而德無不充故大極之成男成女者其所以自生而親始之謂仁秩其所以生而類別之謂義仁之至義之盡以極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昧於其漸降漸分源流親疏之序而凌躐以迫求其本乃為之說曰萬物之生生於一也萬物之生生於道也一也者未有殊而未有實也道也者非有心而非有為也無實之謂幻生無殊之為逼一無心之謂不可思議無為之謂聽其自已則將於其率行者而效法之則將於效法者而率之之顛倒揉亂枵然自大而後元后不足以紀之父母不足以有之室其必惻必隱之心則不仁亂其類聚群分之理則不義仁義充塞而人禽之別破矣夫道也者路也人率路以行路不



足以有行也天地者實也虛不可分而實可分也雖有甚辯之日其能易言哉天地之生物求擬其似惟父母而已子未生而父母不贏子生而父母不損然則先儒之以承傾地而皆圓為擬者誤矣折大承之圓為小承之圓而大承損也子非損父母者也子生於父母而實有其子物生於天地而實有其物然則先儒之以月落萬川為擬者誤矣川月非直離月之影而川固無月也以川月為子以月為父母則子者父母之幻影也子固非約有者也是天地不仁獨狗萬物之議也以小承為子大承為父母則天地父母無自立之體而分合一因於偶然將思成無父母對越無上帝是海瀕起滅之說也何居乎為君子儒而蒙釋老子之說邪是其為言也將使為君父者土其其臣子為臣子者叛棄其君矣而背棄之惡不恤矣道無為而生民物則惟無也而後可以為父母而有者不足以為父母不足以為父母強欲有功誠費疣矣而去其直之惡不恤矣及其下流則將視臣視君視父子者亦與哉囚隸殺留秦均也何也道固無擇生均則殺均也則將視逐殺無過之子炮烙無辜之民亦與雜草伐木均也何也道本無功恩不任恩怨不任怨也是孔子之釣弋罪等於商臣宋萬而帝王之彰善癉惡曾不如立視其死之救人矣嗚呼吾知其有大欲存焉天地所健行無彊以成之者彼直欲敗之也父母所恩斯勤斯以當之者彼直欲死之也欲敗之故成不以為德欲死之故生不以為恩夫欲其速敗而疾死則亦何難哉紂衣寶玉以自焚而萬緣畢矣若此者惻隱之心蕩而羞惡之心亦亡也羞惡之心亡故桀然自大以為父母不足以子我天地不足以人我我之有生自無始以來而有之矣無始者無為而心而我生矣無為無心而人生矣無為無心而物生矣故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共命眾生之生於道一真之法界也區生而失其大乃有分段之生死萬未通一而桀然自侈曰萬法歸一一更無通而西影而非即月也於是立一無實之法欲以合月影於天聚已散之求於一而桀然自侈曰萬法歸一一更無通而西江吸盡矣其愚也夫道也者路也路一成而萬里千岐合并具現於一日極天下之敏捷未有能效法之者不揣其必不能效法而棄其所可率行安忍自放貪大無厭舍所能而規所不能已終於不能而徒於速敗而速死以戕物而自戕均於紂之迷以速亡猶且桀然自大曰吾業已與道為一矣是猶雲逐月影而曰水月之上合於天也羞惡之心猶有存焉者乎夫君子擬之而動情羞惡之實備惻隱之發知知之不任乎生聖之率行乎

道知天地以有為生萬物知父母以有施生子知元后以有所作而皆施生者配天地而為父母故以有為之德業配天地而以有心之忠孝報君親斷其相統者為尊則君尊於父斷其承天以施生者為親則父母親於君斷自天地始而無先於天地生天地之道則在天者即為道以謹於法天順其理循其分終身繇之為不遠之則聰明會而繼天立極冒天下之道而皆實泰誓之言盡之矣

泰誓中

尊無與尚道弗能喻人不得違者惟天而已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舉天而屬之民其重民也至矣雖然言民而繫之天其用民也尤慎矣善書讀其言而展轉反側以繹之道乃盡古人之辭乃以無疵言之無疵者用之一時而業以崇進之百世而道以建大公於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皆一矩矱之而得其乎微天於民用民以夫夫然後大公以協於均平而持衡者慎也故可推廣而言之曰天視聽自民視聽以極乎道之所察固可推本而言之曰民視聽自天視聽以定乎理之所存之二說者其歸一也而用之者不一展轉以繹之道存乎其間矣繇乎人之不知重民者則即民以見天而莫畏匪民矣繇乎人之不能審於民者則援天以觀民而民之情偽不可不深知而慎用之矣蓋天顯於民而民必依天以立命合天人於一理天者理而已矣有目而能視有耳而能聽孰使之能然天之理也有視聽而有聰明有聰明而有好惡有好惡而有德怨情所必逮事所必興矣莫不有理存焉故民之德怨理所察也謹所惡以冒聰明者所必察也舍民而言天於是而合於符瑞圖讖以徼幸假於時日卜筮以誣民於是而抑有傲以從康者矯之曰天命不足畏也兩者爭辯而要以拂民之情乃舍天而言民於是而有築室之道謀於是而有違道之干譽於是而抑有偏聽以釀亂者矯之曰人言不足恤也兩者爭辯而要以逆天之則夫重民以天而昭其視聽為天之所察曰匹夫匹婦之德怨天之賞罰也俾為人上者之知所畏也古之人已兢兢乎其言之矣若夫用民而必慎之者何也民之重重於天也匹夫匹婦之德怨為奉天以行好惡之準而敢易言之乎唐虞之於讒事雖成周之偏為爾德今不知其風化之何如也意者民之視聽審好惡貞聰明者德怨清為奉天者所可循以罔愆乎然而古之聖人亦未嘗以無心而任物無擇而固執也垂及後世教衰風替固難言之矣司馬溫公入











牧野之事則異矣誠有間矣後同惡之討先殷郊之戰低昂於輕重者因乎情而輕重乎順逆者拂其理令以此道而守天下則臣玉質其安危上下失其厚薄固非安上治民之大經非大經則不可以守不可以守而以之攻王也而近乎霸矣冠雖微也而亟烈之源雖濁也而即塞之黨邪醜正者實繁有徒且道遙而觀望乃臺言戰盾以慰之曰吾不爾求也譬之治場者急因其從清之穴而處於勿藥之喜餘毒幸溢害且滋深故子與降而成臯之戰方興王莽誅而長安之亡益亟皆必然之勢也自非文王培義之深則商奄之亂周亦危矣哉太吉武成而偃兵以示天下武王其有姑且之心與則惟權衡未審而不協於理之大經也故春秋者王道之權衡也罪均從情情均從理邾鄭伐宋同為外君則序邾鄭上以邾首禍不以鄭大而疇重之公及齊人狩於楛魯觀齊疏則人齊侯而不敗公不以魯壯忘仇淫獵而亟誅之劉單從王猛以爭立王猛尊而劉單卑則先二子而書曰以不王猛違君父之心而亟誅其說陽虎囚季斯斯貴而虎賁則書曰盜不以斯積僭君之惡而實幸其敗守春秋之法以守天下即可奉春秋之法以攻天下攻而莫不服守而莫不信則牛不必放馬不必歸詰戎兵以防不虞而人固知其無玉石俱焚之心奉守之理以攻攻之勢以守道合於一而天下平矣

洪範

天下無數外之象無象外之數既有象則得以一之二之而數之矣既有數則得以奇之偶之而像之矣是故象數相倚象生數數亦生象象生數有象而數之以為數數生象有數而遂成乎且為象象生數者天使之有是體而人得紀之也如目固有兩成象而人得數之以二數生象者人備乎其數而體乃以成也如天子諸侯皆以九而親疏等殺易先象而後數時先數而後象易變也變無心而成化天也天垂象以示人而人得以數測之也時事也事有為而作則人也人備數以合天而天之象以合也故時者先數而後象也夫既先數而後象則固先用而後體先人事而後天道易可筮而時不可占不知而作其九者象之皇極與九者象之言曰後之作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象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時歸馬夫九者象益知自然相因之理乎象生數則即象固可為數象數生象則反數固可以擬象矣象之垂也孤立則可數之以一並行固可數之以二象何不可以為數數之列也有一則特立無

偶之象成有二則並峙而不相下之象成數何不可以擬象洞極之於維書管虛之於河圖亦亦象數之未有當而豈不能廢一以專用之為咎乎九者象不知象數相因天人異用之理其於時也未之曙者多矣夫時得為者也天錫禹而俾叙乎人事者也人事有必至之數賢者不能贏也愚者不能縮也數有必因之序先者不可後後者不可先也數定有必合之理相遇而不可違相即而不可離也數有相得之情發乎此而應乎彼通乎彼而貫乎此也而後彞倫攸叙而勿之有數也是故易吉凶悔吝之幾也時善惡得失之為也易以知天時以盡人而天人之事備矣河出圖雉出書天垂法以前聖人之用天無殊象而圖書有異數則或以紀天道之固然或以效人事之當修或以彰體之可用或以示用之合體故易與鬼謀而時代天工聖人之所不能違矣乾者天之健也坤者地之順也君子以天之乾自強不息以地之坤厚德載物乾坤之德固於君子以之則德業人具於天地小人不以自喪其德業而天固不失其行地固不喪其勢此易之以天道治人事也初一日五行行於人而修五行之政次二曰五事人事而盡五事之才不才之子汨五行而行以愆遂皇不措木則火不炎上后稷不播種則土不稼穡不自之子荒五事而事以廢目不辨善惡為之瞽耳不知從違為之瞽矣此時之以人事法天道也惟其然故易可通人謀以利於用時不可聽鬼謀而自棄其體也乃其所以然者天固於圖書而昭示之矣河圖之數五十五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五位相得而五十五有五之數全無不彰之體固有具五十五而不容缺維書之數四十有五四十有五則既缺其十矣缺其十者盡人之用止於九四方四隅之相配固可以合之以成十而必待人用以協於善天不能使人處乎自然無思無為而道已備也天數極於九地數極於十陰而九陽天義而地惠陰養而陽德夫人之為道既異於天之無擇矣抑陰以扶陽先義而後惠厚德而薄養人之上不凌天下不亂於物者賴此耳故維書缺十而極於九一三五七八可使相得而十二四八六十不可使相得而九盡人之用曲能有誠一九二八三七四六協情比物固足以十而成五十五有五之數惟曲不致而用終隱遂自畫於九之區宇天無待而人能配天者存乎修為之合也故維書缺十而極於九天無為也無為而缺則終缺矣故吉凶當變萬理悉備而後自然之德全以聽人之擇執人有為也為而求盈盈而與天爭勝爭之而僥勝則心知血氣之害烈不爭而僥得則











所發生也輔乎氣者情之所發也充氣而生神者性之所凝定也而有生之初受於天者其剛柔融結之神受於父母者亦取精用物之化也得其粹則正不足於一而揚有餘於一而溢則不正故王者節宣之以贊天化而成人之性是德之繇以正者此五者也錄其資以利用則因其材以教乎質飾其美以昭乎文推廣其利以宣德制用其機以建威是禮樂刑政之資也而觀其所以昭著者蓋其所以流行感其所以茂盛者蓋其所以靜凝則考道者之法存焉而慎用之以宜則正淫用之以逞者則不正故王者謹司之以宰制化理而立人之義是德之所歸正者此五者也故大禹之謨云公府惟修之務惟和而統括之曰九功功者人所所有於天之非徒任諸天也今天五者之行於天下也天子當有而宏用之而匹夫亦與有焉聖人宰制而善成之而愚不自亦有焉焉四海之廣周徧而咸給焉而一室之中亦不容缺也胥天下而儲之曰府人所致其修為曰功待之以應萬物萬事於不置曰行王者所以成庶績養兆民曰疇是則五行之為範也率人以奉天之化敷天之化以陰陽下民而協其居其用誠洪矣哉所以推為九疇之初一而務民義者之必先也然其為義也亦止此而已善言天者言人之天也善言化者言化之德也善言數者言事之數也若夫比之擬之推其顯者而隱之舍其為功為效者而神之略其具體實用而以形似者強配而合之此小儒之破道小道之亂德邪德之誣天君子之所必黜也王者之所必誅也何居乎後世之言五行者濫而入邪淫莫之知拒也凡夫以形似配合而言天人之際者未有非誣者以元亨利貞配木火金水者似矣而未盡然也易之贊元曰萬物資始乃統天木其可為金水之資而天受其統乎可云元之理發端於木不可云木之德允合乎元道有其可合而不可執元於人為仁木之神亦為仁其可合者在天在物在人三象而固有不齊之道聖賢一則罔於所通矣以貌言視聽思配五行為比擬之說以實之似矣而實不然也彼為之辭矣患無辭哉以貌配水而可有其說以貌配木火金土未嘗不可有說也似而似之不必似而似之於此不似而他求以似之終不似而武斷以似之以繫習俗五行則誣道以誣民咎不答諉矣夫王者敬用五行慎修五事外敷大政內謹獨修交至以盡皇極之猷為者各有其道不偏重也其慮者則天也其學者則聖也其取以為善者人也其待賢於水以飾貌觀於火以謹言取法於木以正視折中於金以審聽求於土而慎思裁強其似以求配也於五不

之敬用也奚益其不似也奚損庸心於無足庸口給而實無所效我不知為此說者之將以何為邪洵然則九疇之叙但一五行而已足又何取餘八之繁言乎故曰小言破道小道亂德致遠必泥君子之不為久矣自是而往邪說之五行者無所不至矣京房之以配卦氣也屈乾於兌而全之而天維裂合震於巽而木之陽德衰也醫者之以配五藏言生克也是心腎肺肝之日交戰於身中也黃冠之以配神氣魂魄也是無形之中而繫有充塞之實也下此而星命言之相術言之日者筮師言之無可為名以惑天下則挾五行以搖蕩人心於疑是疑非之際嗚呼天所簡在而錫禹所祇台而受武王所齋沐而請箕子所鄭重而陳上帝之以行大用而下民一日非此而不行者乃以為小人流食之口實道之喪也誰作之俑則劉向父子實始倡之而蔡神與祖孫三世之習而滿焉皆將奚諱其他技術之流又不可勝誅者矣聖人之言言藝倫之叙也所謂務民之義也修火政導水利育林木制五金勸稼穡以味善民以材利民養道遠庶事成而入以事父出以事君及於兄弟刑於妻子惠於朋友者德以正焉因天之化成人之能皆五行之用也初一日五行善盡於此矣言五行者繹其旨修其事辨義利酌質文惟日孜孜而不足寤暇及於小慧之紆紆

洪範三

人之體惟性人之用惟才性無有不善為不善者非才故曰人無有不善道則善矣則善矣性者道之體才者道之用形者性之凝色者才之操也故曰湯武身之也謂即身而道在也道惡乎察察於天地性惡乎著著於形色有形斯以謂之身形無有不善身無有不善故湯武身之而以聖假形而有不善焉湯武乃遺其精用其粗者言弗憂其駁雜而違天命之純哉是故貌曰恭舉貌而已誠乎恭矣言曰從舉言而已誠乎從矣視曰明舉視而已誠乎明矣聽曰聰舉聽而已誠乎聰矣思曰睿舉思而已誠乎睿矣誠也者實也實有之固有之也無有弗然而非他有權也若夫水之固潤固下火之固炎固上也無所待而然無不然者以相雜盡其所可致而莫之能禦也夫人之有是形矣其虛也靈則既別乎草木矣其成質也充美而調以均則既別乎禽獸矣體具而可飾其貌口具而可宣其言目具而可視夫色耳具而可聽夫聲心具而可思夫事非夫權杖布葉植立靡生之弗能為牖矣是貌言視聽思者



恭從明聰之實也黃圓履方強固委蛇之足以周旋非夫跛踣強強迅飛奔突之無其度矣蓋微履商張清翁濁之足以遠誠非夫吻關關哀鳴狂嘯之無其理矣白黑貞明履景含光之足以審別非夫從匪上臉夜視畫昏之宜蒙錯鄂督乎物矣重邪曲致遠通微之足以辨聲非夫輒采下垂其穴淺濶之忽驚忽喜迷所從矣四應乎官曲記持乎令昔之足以慮吾非夫乍辨旋悟見忘忘尋之安勿情盈前失後矣是恭從明聰履者人之形器誠然也是故以澤其貌非待冠冕以表尊也手恭足重坐尸立齊之至便矣以擇其言非待榮華以動眾也大小稱名逆順因事之至便矣以達其明非待奇容於幽隱也鑿貌辨色循直審曲之至便矣以致其聰非待潛審於纖曲也法巽兼容忠佞有別之至便矣以極其履非待馳神象外巧搗物情之為慧也因物以格即理以窮之至便矣故曰天地之生人為貴性為安焉者踐其形而已矣執焉復焉者盡其才而已矣踐焉者無有喻之也盡焉者惟其達之也嗚呼貌則固恭不恭者非人之貌乎言則固從不從者非人之言乎視則固明不明者非人之視乎聽則固聰不聰者非人之聽乎思則固履不履者非人之思乎然而且有縹緲而羞言者則氣化於物也氣化於物而動不因其縹動言不因其縹言是故土木其形又裸其辨退而循之莫能明其所自出者之固恭固從未之有與矣然而且有視眩而聽受者則物奪其鑿也物奪其鑿而方視有蔽其明方聽有蔽其聰是故貪看鳥而錯應人乃成蛇而亦有虎官雖固存不能使效其職其職之固明固聰實惟其曠矣然而且有朋從爾思而之於妄者則特其心而亡之也特心而忘之而放不知所求隱不能為者是故下愚迷復於十年異端困據於幽谷背而馳焉觀向而喪其所存所存者之固未亡初不相謀矣才之未盡見異而還焉反求之而固測所自起焉故曰為不善者非才之罪也且夫貌之不恭豈遂義而仁魁極之宋萬商臣必有辭焉以為之名而後自欺以欺世楊不能以待臣之貌如其君哭思之不脣豈遂義而仁魁極之宋萬商臣必有辭焉以為之名而後自欺以欺世楊不能以待臣之貌如其君墨不能以責子之言應其父然則惟有人之形也則有人之性也雖特亡之餘猶是人也人固無有不善而風異乎草木禽獸者也故於恭從明聰履而謂之曰言其生而自然也於肅又指謀聖乃謂之作勸以進而加功也洪範之立誠以修辭審矣哉嗚呼夫人將以求盡天下之物理而七尺之軀自有之而自知之者何其鮮也老氏曰吾有大

患惟吾有身莊生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釋氏曰色見聲音求人行邪道夫且雖是以為六賊夫且憎之以為不淨夫且詬之以臭皮囊嗚呼曉風殘月幽各平野光為燭而腐為壤者此則眾妙之門天鈞之休清淨法身大圓智鏡而已矣其狂不可瘳其愚不可寤矣然則孟子之以耳目為小體何也曰從其合而言之則異者小大也同者體也從其分而言之則本大而末小合大而分小之謂也本攝乎末分承乎合故耳目之心非截然而有小大之殊如其截然而小者有界如其截然而大者有畛是一人而有二體當其合而從本則名之心官於其分而趨末則名之曰耳目之官官有五輔體無彊畔是故心者即目之內景耳之內腑貌之內鏡言之內鑰也合其所分斯以謂之合末之所會斯以謂之本雖書右肩之數四而叙其事五詳釋蓋貌言視聽分以成官而思為君會通乎四事以行其典禮非別有獨露之靈光迴脫根塵浪形聲離言動而為恍惚杳冥之精也合之則大分之則小在本固大逐末則小故耳目之小小以其官而不小以其事耳以聰而作謀目以明而作哲者惟思與為體孟子固未之小也思而得則小者大不思而蔽則大者小恭從明聰履沛然效能者大視聽言動率爾任器者小孟子之所謂小體釋氏之性境現量也孟子之所謂大體釋氏之帶質比量也賈現賤比滅質立性從其小體為小人釋氏當之矣若孟子之言則與洪範之叙胞合而無間

洪範四

嘗以維書之位與數參觀乎洪範知元后相協下民之道至約而統詳至微而統著也約以統詳微以統著故曰極也至於此而後得其會歸之樞也夫以位則居幽者微而明者著履一於北幽以治明也夫以數則約四十有四於一而以一臨四十有四之詳所履者一約以治詳也夫以知一之為極而前之釋者以五當之無當於象無當於數訓詁之泥也夫中五者居龜脊隆起之位天之陰陽陽用也所以起元后之功絜然環列為北水南火東木西金中土之法象安能消歸其已有而一之乎今夫元后之理兆民其協民居者八政是已攸叙彝倫者五事是已當其詳以敷政不可略也八政以備舉其法而協者罔弗協然而君弗能尸也三官百尹舉盡其猷為乃協也抑其修之於身必克忠夫五事以謹司其原叙者罔然叙然而為功也豈不能必天下之遵也元后自嚴其視履者也故八政



必有所自舉有所自廢五事必有所自負有所自淫天子之得失兆民之善惡聖人之所劫盜而不逞愚不肖之可興起而不倦藏之於幽守之於約一而已矣所建者於此中也於此和也所錫者靡弗迪也靡弗惠也居於幽以靜之域而擇其約以嚴之幾位乎此會於一雜書之示人顯矣禹其之擇善精矣豈有能易此者哉極則無可耦矣居幽而擇要極乃立矣皇則極乎大矣治者而領詳極乃皇矣雖然言極者尤不可不審也異端之言曰抱一曰見獨曰止水之淵曰元牝之門皆言幽也皆言約也而藏於幽者不可以著執其一者不可以詳芒然於己而罔所建將以愚民而罔所錫彼亦以此為極而祇以亂天下故曰尤不可不審也夫聖人之所履一於幽以嚮明而治天下者其所會歸好惡而已矣好惡者性之情也元后之獨也庶民之共也異端之所欲泯忘而任其判渙者也聖人之好惡安於道賢人之好惡依於德才人之好惡因乎功智人之好惡生乎名愚不肖之好惡移乎習八政之舉惟好斯舉八政之廢惟惡斯廢五事之效其負惟好斯免五事之戒其淫惟惡斯懲好之興而惻隱恭敬生於兆民之心以成仁讓惡之興而羞惡是非著於兆民之心以遠邪辟其動也發於潛而從違卒不可禦其審也成乎志而禍福所不能移是獨體也是誠之幾也故允至為極所自建也然而體則獨矣誠則但見乎幾矣而八方風氣之殊兆民情志之頤忽一旦而好之發不好也一旦而惡之發不惡也自細腰高髻之纖鄙詭崇為德之休嘉群萬有不齊之好履萬有不齊之惡不知其所以必好不知其所以必惡豈然沛然奔趨惡後以爭歸於一則此一者節宣陰陽可以善五行之用周流六方可以成庶疇之功類應天休可以承五福六極之勸威在上故曰應天皇哉極哉一好惡而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務成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或曰夫既統於一而好惡者兩端也不相雜者何云者也曰兩端者究其委之辭也一者泝其源之辭也非所好則惡矣是本無惡而以其所不好者為惡也其源一也物固有非所好而不必惡者然習而安以忘者好之速也厭而不必違者亦惟其勿好也故曰一也或曰五事之思視聽貌言之君也亦以約察乎詳以微治乎著何居乎寄四事之中五事而不可統道以為極曰思亦受成於好惡者也非其所好不與得也非其所惡不思去也好惡者初樂也思者引伸其好惡以求遠者也好惡生思而不待思以生是好惡為萬化之源故曰極也且夫元后之思庶民思之則祇以亂聖人之思愚不肖思之則無所從惟好惡者可率

旅葵

天下以同適者也悅生惡死喜逸惡勞王者必與兆民同而好善惡惡兆民同與王者有同情也豈哉好惡乎人而無好惡則居不就其所協勿論彙倫之叙矣人而無惡則居且安於不協勿論彙倫之數矣性實情以盡情作才以興織之也密克之也大聖功之鑰聖治之樞也彼異端者抑之遏之縱之決之而終不能也祇以數其彙倫而逆天以誣民罪浮於舜矣故曰尤不可不審也

老子曰輕為重根靜為躁君其然也故樂觀物之妙微而聊與玩之以輕為根以靜為君其動以弱其致以柔以銳入提出之微明抵物之虛而游焉良可玩也夫人之有志心之所之皆可之焉有時迴出官骸不與物為緣則足以於朋從之中遠其妙微而惟志之所適彼所知者此而已矣若夫至理所麗充周融結治朋從而安以其上極乎謹嚴而無可玩則非妙微之可樂觀與游以喪其志者彼固未之知也夫彼亦戒耳目之役而欲迴出之矣故曰為腹不為目為目者粘滯乎物而與物玩者也玩物而物亦玩之玩人而人亦玩之利欲之細人為天下所玩皆為目之蔽也能不為目物亦無得而玩之矣雖然天下之交相玩也實有已哉以耳玩粘滯乎聲而聲玩耳以目玩粘滯乎色而色玩目固玩也以心玩者粘滯乎虛而虛亦玩心豈非玩哉選乎已而任心斯已責矣選乎物而得虛斯已輕矣所以玩者貴則悅諸己者適與為玩者輕則攫物之害也淺固且曰吾與天遊與物化冷然御風自然而喪天下吾乃不自喪也然其相與玩而敗其度則與細人之流蕩聲色以不知歸者異趨而同迷有玩之心則喪彼之理交相玩而受其玩則已喪其自今者吾喪我物相代於前而不知是游其精魄變動於天壤而莫適主無他樂觀妙微銳入提出者惟其志之不審也志之不審者必有所求助以自據為安不為目而恍惚以無專字於是據其為願者以為實專氣以實其腹而助志以求審者也夫志者氣之帥氣者志之役今乃倒權下授恃氣以自實塊然處鎬以拒物而鵲窺其消息之機以為妙金勇道之馳驅就荆棘以索徑彼亦發矣而僅以爭得失於利欲之細人五十步之笑百步庸庸哉觀於校藝而知君子之道至矣視彼其猶燭火矣夫君子不聽役於耳目以貪細人之得彼之所同也不營其耳目以遠近刑之辱終亦不喪其耳目自為目而即目以求自則彼之所懼為者也夫君子



不粘滯乎物而任志之喪彼之所同也不取志以無知之腹與無主之氣而授之以悔則彼之所未能與知也故曰彼猶燭火也其志者道也復體以克己也貞耳目者度也存誠以開邪也君子之治天下與其治一身一而已矣任大臣者不與其體利持志者不用其體弱任百工者不誦其事功踐耳目者不墮其聰明蓋藉義而用無不利健行而物無能奪也故道也者或乎物者也志也者治乎物者也應於彼應於此終日百應物皆載道而以其貞者從吾之志則不待逃虛擇輕處錫居靜而粘滯已無得而卷之無得而轉之矣道也者成乎物者也耳目也者取舍乎物者也合則取離則舍迎目微耳而不爽其度則物稱其志物稱其志則中正而從距不待自機塞兌以戒動止蹕而物受成於耳目耳目受成於志矣古之君子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用是也夫夫君子之言亦有與彼近者德盛而不狎侮不為天下先之謂也不作無益不肯異物儉之謂也儉不先人老氏寶之矣而其寶之也實玩之也以恭儉狎侮天下而微其利流同源別而貞邪迥異故曰彼猶燭火也耳目無以為貞而自機塞兌以免於後如漳水逆流一旦潰下而不可止志不得所自而逃虛擇輕以利其妙如鷲鳥踞足以求遊所博其用意也巧其持術也險其居勢也危其機一發而天下無能避其鋒輕也乃以重靜也乃以躁豈直大德之累哉於細行也正其所以賊大德也後諸先王格遠安通之至仁大義又奚但燭火之於日月哉豈道之不可離也天以降衷而人秉之以為心故志完之以實乾坤以為繼而變合以恒故氣配之以不後民物皆載之以為度故物皆德而德以為物重以持之而無所玩動以之貞而無所喪誠存則邪自閑禮復則已無不克是以君子之道有本而不墮者非若異端之爭於其末也

尚書引義卷五

大誥

船山遺書

公羊子曰君子辟內難不辟外難君子奉其身以處夫安危存亡之際其緣此者權也將貴其生非不可貴也將舍其生非不可舍也將遠其名名亦不可辱也將全其名名固不可沽也生以載義生可貴義以立生生可舍名以成實名不可辱實以主名名不可沽雖然較計籌量於利害之交而俛得倖失之無定矣審輕重之衡達動吉之幾其惟周公乎故君子辟內難不辟外難為周公言之也奚以明其然也大誥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畝不辟外難之謂也紂於武王君也周公於殷非臣也君臣義絕故曰外也武王勝殷以受天命外事也周公殄殷以紂王室內事也事在內難在外則執詞稱戈度劉之以無遺種忠厚之名有所不得而惜矣何也周公之忠厚者道在周而不在殷夫既不惜其名則亦不貴其生不惜其生故泰誓之稱天比德而以爭其名者大誥無所爭於曲直而誓以必往不貴其生則十夫翼子卜陳竝吉而必往藉其不然亦不憚肝腦之塗地以決存亡於一旦也故曰不辟外難也名之弗辟而況於生乎若夫二叔之流言其逆亦易辨也沖人雖幼所任用者獨開國同心之士非有若上官桀之懷逆幸亂二公在位所共喻者固暨女共濟之心非有若蕭至忠之背公死黨也藉令周公數心腎肺腸以誣告二公控沖人扶百尹正流言之罪先發以制三監成王不能立異以蔽姦望冀亦且同心以致辟則殷孽之蠱無藉以興郭鄰之罰亦可以未成而從末滅然而周公不此之務則辟內難之說也何也名以有實者也以弟伐兄以臣挾主名之不順者也生以載義者也禍中於君則生無可貴禍中於己而舍進退有餘之身履凶蹈危以庶幾於必克則是襲義以輕生也一日之實萬世之名實輕而名重字辟以遠害與弟辟以爭利動之微而吉凶叛矣度理以安心潔身以寡悔未有如辟之善者也於是決策引身居東以辟之斯以為內難之宜辟者也雖然辟內難者公之獨也公羊子乃以例季友之奔陳則非也公之內難於公而發者也友之內難不於友而發者也難發於公而弗辟則罪人有挾以內榮愚賤府疑而不解萬一不幸而有若袁盎者掉闔於沖人之左則身殞而國危尤不甚而有袁紹韓馥之流以讎劉虞者加諸公則展轉於狂狡之手而益無以自安出乎聖人乎狂君子不狎勢之



未然而過信其無憂以蹈粹然之禍龍亢而无悔磐桓而居貞則墮實以全名使二叔無可託之兵端而王室之受  
護亦小矣若季友以年少望輕廁二凶之末位非有若孔父之見憚於華督也彼二凶者亦不託友以啟釁若陳氏  
之於高國也使淹留觀變垂涕以告莊公而早為之變正色以天同朝而漸削其權將弑械不成而誅戮亦息是固  
友慷慨捐生毀家報國之一日也生非必舍徒深畏死之心名亦無嫌乃幸中立之免嗚呼友之去其有依回恣憊而  
弗克自主者乎公居東而罪人之情以得則轉託於小腆之紀叙故天下益知其誣友奔陳而仲叔之黨益崇則假  
手於僕圍之賤臣乃君父兩逢其禍且公之辟尚父以為師若更以為保何有於毀室之禽心藉公返國無期而莫  
宗周於祚席者規模已夙則公自可輕西顧之憂友之出也陳非可託之援魯無可任之人慶父之小醜乃敢以一  
世一及昌言於危病之日是君側空而季謀不風從可知矣故友惟不終辟也使友而終辟也外則邾莒為之援內  
則哀姜為之主公子申之不死而不亂也其餘幾哉故曰辟內難公子獨也非友之所得倒也嗚呼名與實非有異  
也生與義不兩重也順天理協民彝自非若公蓋無可辟者焉故曰食焉不辟其難義也無所聞於力外也聖達節  
賢守節不肖者毀節劉隗走竊胡以偷生亮匿單閼而泥首留正棄相印而出陳宜中託失風以居夷不審內  
外之殊一於辟而忘恥不亦報乎忠孝之際死生之界古不可援迹不可踐亦喻諸心而已矣

康誥

誥曰住盡乃心盡云者極其才也又曰宅心知訓宅心云者定其性也又曰康乃心康云者應其情也心者面性情  
才而統言之也才不易備乎道必負其性之不存無有能極其才者也性隱而無從以貞必綏其情情之已蕩未  
有能定其性者也情者安危之樞情安之而性乃不遷故天下之學道者幾不以安心為要也抑天下之言道者幾  
不以安心為教也而本與末則大辨存焉今將從其大本而求安乎抑將從其已末而求安乎夫苟從其已末而求  
安則饑渴之害愛憎之橫流莫匪心也導其欲遂其私亦甚然而後不安也然有得而乍快於意良久而必惡於志  
苟其枯亡之未盡者自不以之為安然而求安其心者緣心有固康之則如激水上而鐵項必下其性然故其情然  
本所不親非末所得而強故即在異端不能誣不安以為安是以天下之言道者無不以安心為事也然從其本而

求其本固不易見也本者非末也而非離末之即本也己離於末未至於本非無其時也非無其境也離於末不可  
謂未不可謂末則或將謂之為本乃離於己末也離於己末猶其末矣猶其末則固未至於本也末至於本其得  
謂之本乎心者不安於末離於末則離其不安者矣其為時也魚之初脫於鈞也其為境也繫者之乍釋於圍土也  
夫魚則有淵矣繫者則有家矣固未能至也然而脫於鈞而吻其胃釋於圍土而手足去其桎梏則亦倏然而自  
適故異端之求安其心者至此而罷然其自大也是以神光謁其師以安以而自覺心不得者為安焉脫於鈞本至  
於淵乍釋於圍土未反其家兩不得焉蕭散容與徜徉而見心之康良自慰矣乃怙傲頃之輕安而弗能真其心盡  
其職也桃花無再見之期石火無棲泊之地停自己非隨流已汎危莫危於此焉矣有於此哉故曰人心惟危非但  
己末之謂也離末而未至於本之謂也乃若其本則固有之而彼末之知耳且本者何也天下之大本也心之為天下  
本者有三三者貫於一而體用之差等固不可泯也誠也幾也神也幾則有善惡矣而非但免於惡之即善則幾固  
不可遏而息也神則不測矣於此於彼而皆神是人之天非天之以命人而為其宅者也故幾者受裁於誠而神者  
依誠以凝於人者也從其幾而求康與是未至於本而亟離其末也其視情也如仇讐而視才也為糠粃乃忽一念  
焉反而自問則必有大愧焉者是以不安為安也惟隱而莫著其端在情而亟遏之則才充而受誣者無望其心之  
盡矣擬乎神而求康與是本末兩捐而以無本者為本也若有情焉而莫得其情以為才之大也而數困於小夫抑  
異據以安哉情況寓而莫得其宅才渾斥於無涯而實一之未盡也故求心不得而統之求心不得而以不得者為  
得胥曰吾以康吾心君子視之殆哉友友乎矣夫君之以康乃心者誠而已矣誠而後洵為天下之大本也故曰志  
以道富誠與道異名而同實者也修道以存誠而誠固天人之道也矣以明其然邪今夫道古錄之今亦錄之已安  
之人亦安之歷古今而無異者惟其實有之也施之一室而宜推之一國而準推之天下而無不得稟遠邇逆順而  
無不容者惟其實有然也故有理於此求之於心而不得求之於所聞而得矣求之於所習而得矣求之於所篤信  
而博推者而愈得矣心雖未得而求以得者心也情之擊也所得者非所聞所習而適得我心也性之安宅也緣是  
而用之不窮焉盡其才矣故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而誥曰敷求哲王學也遠惟考成問也古今之心印於心而



合符而天下之相齟齬者恬然以應之康乃心矣心斯定矣心斯盡矣倘得無定之情有實以為之依是亦魚之康於淵也已矣今有所感於此求之心則不得人之心求之人則不得己之心以心得心而人之情得矣人得其心而已之心亦得矣惟不隘其心之量錮之於私不逆其心之幾姑為之忍則天者之順者逆者同者異者以心函之而不相侮此非違其心以強受也心固無不可受而安其土者仁斯敦也物誠有其情我誠有其才無可憂也無可教也故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而語曰若果棄疾仁也若保赤子寬也天下皆赤子而疾畢棄康乃心矣以大宅戴天下而才之盡者無不裕矣隘束自困之情有實理以擴充之是亦釋於柱桎而富於其家也已矣蓋貴者道之量所自宏仁者道之所自順學問者道之散見所自察誠有之誠宅之誠盡之各體其實而無搖蕩拘迫之憂故曰志以道寧君子之以康其心者此矣此之謂立天下之本也惟然而美假禁抑之於末哉末者不勝禁抑久矣枝葉之紛披也霜隕之春復榮之斧斤伐之萌蘖復生之乍釋而康者終身憂疑而不勝無他未尋其本也良賈挾千金而不憂其不離民農儲陳粟而不患乎無年夢寢安焉惟所欲為而不歎焉有本故也古之明王馭六字長兆民靖多難而其心泰然至哉康乎非彼巫離於末而忘其本者所可幾幸久矣故語曰康乃心養心之極致也夫君子亦慎擇其所以安心者而已矣

承治者因之承亂者革之一定之論也雖然有病所病者以惜惜之情繼治而偷以倖倖之心懲亂而諷也何也聖人之仁天下也無已而不能不有待焉故以一日之治禁之百年而初終異理必有以節宣焉身可待之他日身不可待待之他人而後各隨時而協於中惜惜者曰已治矣毋庸革矣而治者適以亂矣暴君之賊天下也不自一身而止天下且化而相賊矣上賊其下下亦賊其上上下交相賊而暴君之所殘殺亦有所不容已倖倖者上之賊下如此其毒也革其道惟恐不速而亂又承所革者而起矣明王之創制顯庸審乎此而天下蒙其安舜之承堯禹之承舜也承治之極也故曰重華協於帝協云者同而無乎異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若云者順而無或逆也然而舜之善承之也不惜惜然一因其故而偷以安也舜用受終而四凶誅二十二人升異以求同也禹方陽后而并十

易與賢以與子逆以得順也夫乃以協以若而不感商之革夏周之革殷承亂者也故曰美華夏正革者也乃反商以反者無所仍也然而湯武未嘗疾勝國如仇讎其遺法而惟恐不盡賢百姓眉睫之喜奪而欲之亦出之寒泉而附之鑑也則何也承極重之勢非一旦之可挽也故夫紂之失民心者民好生而死生託於故以而臨之以猛也威彈刑淫而天下之心以夫夫然將欲蕩滌煩冤因其已白之骨而與之更始必且刑殺於試乃以極乎天下而使即於康乃命康叔以保彼東效育其僅存之子黎而語之曰刑茲無赦速謀義率教又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曰肆往姦究殺人感人有肆亦見君事戕賊人有曷以引養引恬詳嗚呼聖人豈於毒痛之餘民哉抑知脫烈火而引之冰喝乃連斃出寒泉而附之鑑飢以急裂也善醫者有正治有正法有從徐變其陰陽燥潤之宜而導之和非但抑火以極其溫寒以薑桂也明王之善用其因革者豈有一定之法哉災以見德者賈豎居藏之術也富有天下而賈豎則賈豎矣矯枉而居功者里胥持姦之能也貴為而里胥里胥矣明王居崇高以配天理民建百世之治承治不委承亂不激日移傾斗而極星不動烈日凍而里胥天所不易道莫之與易也若漢高之革秦也約法三章秦民懷之矣而終治天下者鄼侯之法五刑使率三章之簡以縱民之怙亂一再傳而亂民競起必且淫刑以救其弊則前之悻悻革秦利災以見德者因陷之弊矣反極重以極輕必反極輕以趨於重然後知武王止殺之心一日而慮及百年咫尺以周知萬里無極大常而驚喜怒以為因革也愚哉弱宋之承五季也天下則已如彼矣石晉之割地未歸亟撤兵權以弭陳之覆軌皇權舟之欹重於左而盡移載於西以取沈也百官之因循未飭而數醜賞以懲趙村之已禍是張毅鑿豹之死而適以自亡也威輕則賊義恩濫則賊仁求苟異於昏狂而自趨於頹靡卒至汴京海上拱手以授中夏子孫俟後聖舜舜有所不因桀紂有所不革會具有極歸具有極顧不大與五帝三十四代之得失類可知也堯



論周公之營雒者或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公欲警子孫使修德而示天下為公器有德者易以代興或曰負  
大行面商雒左成阜右函谷懋大河帶維水天下之奧區也或曰東西並建成輔車之勢以豫定志民故平王因之  
弱而不亡延及赧王歷過其卜之三說者或迂闊而不情或夸妄而不實或過慮而無當以一切之小慧測元聖之  
計謨後世之以鑿智誣古人若此類者取矣夫欲警子孫之修德而真之易亡之地是戒溺而姑試之於淵也將公  
天下而授以易取之地是真窮金於通衢而召貪夫以爭也迂闊而無中於理適以貽英雄之訕笑故後世無踵其  
術以啟亂者然而非法無法之子因此以譏王道之疏儒之所以沉於秦而不昌於漢也兩山之間必有水焉兩水  
之間必有山焉十里而不得水十里而不得山者鮮矣太昊都陳炎帝都魯陳魯無山水之固而農以興五代北  
宋都汴六朝都建業餘於水儉於山亦可保於百年之餘陳亮不以君昏臣竊為宋憂徒覺錢唐之可灌卒至潮水  
不至阜亭而宋亡非灌也斯不亦早計無庸之明券與庸行足以立市朝大川足以流葦惡周塞足以禁草竊肥沃  
足以豐樹藝土厚水深足以遠疾沓則其襟帶左右自足以成形勢而惟心自非待青鳥之妖秘乞靈於卷山勺水  
間也且夫梁益據龍劍以為山荆揚擁江海以為水而隗囂李特公孫述楊難敵譙縱王衍孟景明玉珍劉表梁元  
李煜張士誠或於身而亡或一再傳而滅曾是三塗截鄙遂足以延八百之緒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者城  
郭溝池之謂也非夫左盼右睇分沙取龍就山而踞之即水而盤之為固也為費曰我能往寇亦能往山可梯人  
得而梯之水可航人得而航之山莫險於岷黎水莫險於瓊崖有能據之以興者乎安邑之斤鹵兩河之沙湍夏商  
之裔保舊物以配天者此土也藉令周公挾管輅郭璞蔡伯靖之術翱翔天下睨輿區而據之斯亦陋矣術士之小  
慧移於經國而大道隱故曰夸妄而不實也召公曰我不敢知曰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君子之於天命無  
之焉而不敬也強與知之強與圖之干天之權以取必不敬之尤矣且夫強與知之則有弗知者矣強與圖之則有  
莫圖者矣可知者先世之功德可以不若夏而弗替殷則可圖者知我初服也若夫夫戎之亂郊郛之遷運計於數  
百年之前而為之所是周公之智儼於桑道茂而愚於李泌矣後世踵之而兩部並建別宮幕布以疲百姓而走羣  
工簡場以之客死唐元以之出走廣置官司則食冗而吏雜分立郊廟則禮煩而神黷徒崇侈於苟安之日不救禍

於垂危之年東漢不廢西京董卓遷而速滅女真南修汴京高琪遷而遽亡若晉之石頭唐之靈武宋之臨安以僅  
保其如綫之詐者初未嘗於無事之日一繕治其郭也而唐之太原暨河南宋之應天大名暨河南城隍其完宮闕  
具治未粟甲兵具侍迨其難析分崩莫得一日而措足焉然則前之揣天畫地摩縣官而役閭左者果安用乎強與  
知之強與知之其大弊亦可睹矣周之遷也王迹息而下夷於侯乃拱手而讓宗周於他族則周之僅以存者雖邑  
為息肩之地而其浸以亡者雖邑實為處堂之蟻其浸以即亡也營雖之始不任其營其僅以存者營雖之始亦不  
任其功功過不保之地君子所不敢知若夫揣時度勢為不然之慮神侮天命而自神其術天所弗佑久矣故曰過  
慮而無當也然則公之營雒者何也曰聖人之會人物也以經通古今也以權其以宰制天下也惟此而已矣夫周  
公則已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尺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百物以阜  
道也以均斯足以為王者之都矣此所謂經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嶽地通政簡而不勞也追周地  
辟於古而文治益繁故展時巡以十二年而制五服以六年之迷職及其後且猶不給則巡守間舉於東都而虞  
制盡矣然六年之朝盡山東瀕海荆南踰塞之國越函谷以旅見鎬京於則侯氏亟承其故雖邑營而太保以庶邦  
冢君之幣贊紹公以錫王蓋五服之享自是而不戾於宗周者有矣洎中嶽以罷四嶽之巡通侯幣以節來王之勞  
此公之權也遠則携近則親者人之恒情也天之之光人之所樂近也東郊之民情尚搖搖而未定西望而孤疑曰  
天子其遠撤我乎惟正天邑之名於維邑而惠此僻民服在王廷者無疏遠之嫌夫乃思媚而危疑允釋義以糾之  
仁以聯之至誠殷民而作之新者又在斯矣此又公之權也權以通古今之勢經以會民物之情公所為迺無疆之  
休者惟此而已矣過此以往者未之或知也公亦安用知之哉闕其所不可知而盡所可為可以正告天人而馭天  
下以道矣過高之論適足以亂德權術之說徒用以惑民矣足以知君子之用心哉

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言者動之法也擬以言非浮明之可以言而即言則如其言之議以動非鑿智之可  
以動而為動道所以定學之所以正也夫言者因其故也故者順其利也舍其故而趨其新背其利用而詭於實浮  
召詰無逆



明之言興而鑿智之動起莊生曰言隱於榮華君子有取焉後生喜為纖妙之說陷於佛老以亂君子之學皆榮華之言巧摘字句以叛性情之固然者可弗謹哉書云所其無逸言勿逸其所不可逸者也而東萊呂氏為之釋曰君以無逸為所蔡氏喜其說之巧因屈召詰作為不可不敬德之文破句以附會之曰王敬作所浮名憊恍可以為言而言之背其故違其利飾其榮華使趨新者詫為獨得古之人則已末如之何其惟其所詰後之人遂將信為心法而背道以馳夫君子言之而以動必其誠然者而後允得所從如之何弗謹而疾入異端邪今以謂敬與無逸之不可作所實與名兩相稱也乃如曰敬與無逸之可為所名之不得其實也此亦曉然而易知者也不得其實且使有實鑿智足以成之終古而不利用之不利道何所定而學將奚以致功哉何以明其言也天下無定所也吾之於天下無定所也立一界以為所前未之聞自釋氏助也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釋氏為分授之名亦非誣也乃以俟用者為所則必實有其體以用乎俟用而以可有功者為能則實有其用體俟用則固所以發能用乎體則能必副其所體用一儼其實不肯其故而名實各相稱矣乃釋氏以有為幻以無為實惟心惟識之說抑矛盾而不足以立於是說其詞曰空我執而無能空法執而無所然而以心合道其有能有所也則又固然而不容昧是故其說又不足以立則亦能其所其能消所以入能而謂能為所以立其說說斯之矣故釋氏凡三變而以能為所之說成而呂蔡何是之從也故無逸能也非所也明甚而以為所豈非釋氏之言乎書之云敬則心之能正者也其曰無逸則身之能修者也非所正非所修非所修明矣今乃所其所能抑且能其所所不擬而言使人寓心於無依無據之地以無者無位為安心之境以隨順物化為徧行之法位言之巧而榮華可玩其背道也且以毀彝倫而有餘矣夫能所之異其名釋氏者之實非釋氏助之也其所謂能者即用也所謂所者即體也漢儒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即恩也所謂所者即位也大易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即已也所謂所者即物也中庸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人之宏道者也所謂所者道之非能宏人者也孔子之已言者也援實定名而莫之能易陰陽所也變合能也仁知能也山水所也中和能也禮樂所也今日以敬作所抑曰以無逸作所天下固無有所而惟吾心之能作者為所吾心之能作者為所則吾心未作而天下本無有所是民若之可畏小民

之所休耳苟未聞目苟未見心苟未慮皆將捐之謂天下之固無此乎越有山而我未至越不可謂越無山則不可謂我之至越者為越之山也惟吾心之能起為天下之所起惟吾心之能止為天下之所止即以是疑之為區宇而守之為依據三界惟心而心即界萬法惟識而識即法嗚呼執謂儒者而有此哉夫粟所以飽帛所以煖禮所以履樂所以樂政所以正刑所以刑民若之可畏實有其情小民之所依誠有其事不以此為所而以吾心勤敬之幾變動不居因時而措者謂之所焉吾不知其以敬以無逸者將拒物而空有其所乎抑執一以廢百而為之所也執一以廢百拒物而自立其區宇其動也墨氏之胼胝也其故也莊氏之心齋也又其下流則恃己以忘民若之險阻而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如王安石之以亂宋者卒墮民依之坊表而謂五帝不可師三王不足法如李斯之以亡秦者矣下流之故可勝道乎如其拒物而空之則別立一心以治心如釋氏心王心所之說歸於莽蕩固莫如叛君父芟須髮以自居於意生身之界而說於人曰吾嚴淨也敬以為所也吾精進也無逸以為所也其禍人心賊仁義尤酷矣哉古之君子以動必議者其議必有所擬以言必擬者其擬必從其賢議天下者言以天下天下所允也議吾心者言以吾心吾心所允也所孝者父不得謂孝為父所慈者子不得謂慈為子所登者山不得謂登為山所涉者水不得謂涉為水鬼神亦有憑依夫馬亦有品類惟其允而已矣天下之所允吾心之必允也故朱子不以無逸為所者求諸心而不允也呂氏之以無逸為魚之水鳥之林者未求諸心而姑允之也嗚呼斯非可以空言爭矣知心之體而可為所不可為所見矣知身之用而敬必有所敬無逸必有所無逸見矣修辭立其誠誠者天下之所共見共聞者也非其誠然者而榮華徒權任人之侵異端之異為君子儒者如之何其從之夫敬者一而所敬者非一所也以動之敬敬乎靜則適億其不必然者而攬其心以靜之敬敬乎動則孤守其無可用者而喪其幾故有所用剛有所用柔有所用溫有所厲皆敬也敬無所而後無所不敬也故曰作所不可不敬之德言不可不敬者擇之精而後執之固也敬其可有常所乎無逸者小人之勤勞稼穡而君子之咸和萬民者也稼穡惟其能弗勸弗省而無勤咸和惟其能不康不田而無功皆能也有成能無定所也非然者衡石程書者亦無逸也夜卧警枕亦無逸者衛士傳餐亦無逸也乃至浮屠之不食不寢求師參訪者皆無逸也惟立以為所而其能也適以叛道故曰所其無



逸言無逸於所當逸者也其可據無逸以為所乎身有無逸之能隨時而利用心有疾敬之能素位而敦仁所著於人倫物理之中能取諸耳目心思之用所不在內故心如太虛有感而皆應能不在外故為仁由己反己而必誠君子之辨此審矣而不待也辨心與道之固然雖有浮明與其鑿智弗能誣以不然也漢孔氏曰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又曰君子之道所在念德不可逸豫漢無浮屠之亂儒者守聖言而無榮華之功固足尚也浮屠之說汎濫以淫泆於人心呂蔡明拒之而不覺為其所引無礙於心理而言之將使效者動者賊道而心生於邪可懼哉

言道者必以天為宗也必以人為其歸無道者罔天而拂人之心以訖乎大惡於是反其所為者索天於隱恤人之欲而狎之以此言道愈矣其自視也不但愈也以為善惡道不道之相去若雲泥也惡知其迷以誣天驕以玩人賊人還以自賊自君子觀之按其罪而罰之與彼同科無末減矣哉故異端之惡均於商紂矣以明其然邪索天於隱則必以天之藏為己微矣其顯者不足顧也狎人之欲則且見之有欲卑賤而無與於道矣無所可祇敬者也夫天載存於見聞之表誠不可謂其不微人情依於食色之中誠不可謂其不卑且賤而無當於道也佛老之於此單其心以測天亢其志以臨人固將曰不爾則與紂同歸而不知惟然之果與紂同歸也今天天則豈其果微也哉俄而有矣俄而無矣孰隆施是孰銷隕是相待邪不相待邪視不見聽不聞思之無朕以淺心窺天者求之不得固謂之微矣矧財已耳殉名已耳與之則喜奪之則悲問道而不知立心而無恒幻夢也蠢動也蠢然疲役而不知歸也以浮氣視人者求其情而不得固見其可狎而無與於道矣夫惟以其淺心浮氣仰視天而俯睥睨乎民乃以謂天之隱微而不知其顯謂民之不足與於道而弛其畏忌之心其固顧於天顯民祇也與均紂乃紂憚不知而彼自欲知之自謂知之乃悍然以罔顧慮尤甚焉故曰惡浮於紂惡浮則罰亦浮焉彼二氏者幸為匹夫以逃於罰而西晉肅梁受其妻以嬰死亡之戮於宗絕祀虔劉之禍延於天下嗚呼惟天明威惟民秉為是之罔顧而天下討不加焉有是理哉若夫天則罔顯矣不耀人以明而顯之日月不震人以威而顯之霜霆終古於斯而莫之有易象可視聲可聽數奇循利可用精而精之顯五事庶徵不爽矣五神四德不離矣粗而粗顯之文生子繼同其體愛以彰矣兄先

弟後有其序敬以者矣物而物顯之水火有刑而有德禽魚有宜殺而有宜育人而人顯之師以教而非師莫知君以治而非君莫聽無有不顯而顯以其誠所以然者不可以言語形容盡也則微亦莫微於其顯者矣若夫恍兮若有惚兮若無想於非想色窮於究竟意而揣之為崇倫意而揣之為腰鼓顯或謂其上有境焉或謂其上有物焉則率疑此蒼蒼窈窕者必有難度難測之靈妙而明明赫赫之明威其糟粕而無足顧也若是者罔天之顯天之所弗赦紂亦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豈有異乎人秉耳目為視聽人秉手足為持為行視聽所著胥有其理持行所就各成其事是故敬其身者身以康敬其事者身以寧狂子不能僕後其父傲弟不能奴膚其兄棄棄茶酒則匹婦孺然詛人於市則稚子失色天民敬德惟民極後民故事惟民用凡民敬政莫民生罷民敬刑刑戒民死甘食之事已繼而燕賓養老遵豆之乎恪恭悅色之情已深而奉養承先頓藻傳先仁孝崇高富貴天所秩日用飲食神所弔也言以之順事以之成利以之興害以之遠皆不待施教而民所必敬者也若夫以東為愚以為為妄以百姓為芻狗以父子夫婦為火宅以游戲為三昧以空諸所有為正覺脫然釋縛過於無迹泰然自恣感其勞生則率以為渥合舊聚者無可庸其祇而不足與於慎乃鄙棄秉以為逃於人倫之外於必祇者傲然罔顧也若是侮民之祇民罔弗慈紂固曰民其如台實有異乎夫紂惡也惡故天顯民祇罔知顧也二氏之不顧顯而索之隱不顧祇而侮其情自以為不愚而要亦愚也罔顧焉即其愚也天下之大惡惟愚者當之一愚而惡不可悛矣是故擬天以無為序天以非想一紂之郊不修廟不享也其罔顧天顯而託諸杳茫者均也絕往來於老死寄一宿於樹下一紂之瑣其宮瑤其臺也其罔顧民祇而苟且自安者均也二氏求天於微或欲師之或欲超之紂亦以天為微而置之紂以民不足祇而虐之二氏亦以民不足祇而或欲愚之或欲滅之故均之為愚而沈溺其說者見絕於天人也亦均罔顧者無所不罔也嗚呼王者以誅暴行君子以殄邪說聲罪而執言者其惟此天顯民祇乎則君子所奉以為道以事天而與民同患者亦惟此天顯民祇而已矣非天有微而姑用其顯也非民可狎而過用其慎也察然天地之間固有身心之內顧瞻在上明威者法象也顧瞻在下秉為者法象也明威之謂命且旦明威而命且旦集矣秉為之謂性節所秉之情盡所為之才而性盡矣生於斯而不可離死於斯而不可貳宰制天下而適其固然垂訓萬世而



無可損益君子修之吉小人恃之凶善惡之歸禍福之門豈有妄哉豈有妄哉

今將謂君子之無以異於人者是無擇而為君子也今將謂君子之必大異於人者是人必異而後得為君子也故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自此以往末之或異也侈大其心以為量則心放矣展轉求心以所安則心存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憂之也深疑之也切故召公不以坦然推信為賢憂之也至則言之也長故周公不以聽召公之疑而莫之辨為聖也昔者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赴弗援於晉欲往中牟子路屢致其疑子路之疑子路之憂也求諸心而不得展轉而未愜於其所存瞭然內外之別榮然臣主之分存諸中者莫之能易而不能得之於孔子其信孔子者不知信其心之弗欺也斯子路之所養也而不然者侈大聖人而以為大異於人率爾相信而不信以心將求諸人者重而求諸己者輕庸愈乎求諸己則憂憂則疑疑則必白其所疑君子之道也若夫僥倖信無所待於中心之安於廓達以震於天下而表異曰斯君子所以異於人也此子路之所羞也知然而類推之則召公之所以存心者可知己乃孔子之為此求於子路之心而不得孔子之心固無不得也孔子之心得孔子之憂其釋矣任不知者之疑勿問可矣然且稱天以泣之擬不可與之東周以期之推不可知之堅白以廣之肩肩然訟曲直而已夫孔子何為其然哉讀其詞抱其旨而孔子之憂深矣函物者心之量存諸中者心之德量虛而以德為實惟其誠也至誠動物不誠不動而不動亦不誠也乘乎不可動不所以所能動恢恢乎侈其闊大舍宏聽天下之疑而相與忘言異端以此表異於天下人亦推以為異而聖人則與萬物同憂憂而不能以相喻則修辭以立其誠道乃建於不可拔物乃各得而樂效其忱故孔子屢嘆子路而不憚其詞之費和然而類推之則周公之所以存心者可知己今且取二公之情理而思之二叔之流言也周公去而召公聽金縢未啟而召公不能倡郊迎之策斯有以乎抑無以乎非周公之測周公者下比於罪人也抑非知有弗知力有未逮而不能止流丸於甌臬也尸太保之尊眺宗社之危況況然無所可否於沖人之側而召公賢哉故曰非無以也尊尊而立子周之新法也親親而立弟殷之已跡也已跡習知而新法初試故二叔倡其狂言而天下笑周公之去召公之弗挽固事理之易見者也而

召公之憂則有甚於此者周命初集沖人在疚卧赤子於天下之上其幸無天折之憂者非人之所能為也藉成王而有太丁之變也邦應晉韓其足以當天下之重乎抑必弗獲已而遺大投艱於叔父乎皆未可知已則令且汲汲焉援周公而復之萬一有此而公義不可受矣推之可遠引之可來心跡皎然於天下而後宗社得留餘地以圖其不傾召公其能無慮此乎然則鳴鶴之詒早已不得於召公之心王未敢請而召公滋戚已且君子之求諸己也已所存者己所逮己所逮者己所期保沖人之強固以清明綏離友以祈天而承命召公所期召公所逮召公所存皆此矣度德自己業已優為可無待於周公則抑可聽其遠引以自潔若夫珍商踐奄定宗禮致太平延寧王之德不冒海隅出日以率俾則亦猶孔子之用晉衛為東周也賢者之力所不逮斯心所不存志所不期矣己所不期恢恢乎期於人而莫其必逮是求人重而求己輕也賢者信諸己而不以微天聖人信諸天而得之於己信諸己則非常之功雖未違而無所憾不以微天命之延但憂其或墜而不曰己所能堪得諸己則非常之功固以道方來而勿可委信諸天則有以見天休之滋至惟恐弗載而不但或墜之憂以為未逞則海內率俾寧王延德召公且以為增益於所求之外以為勿可委而商奄未弭宗禮未定周公方且求高而曲盡其能以為天不可徵則職思其居而日不給惟是別嫌明微之不可忽故召公與子路之心同屬其堅白以為天將在我則安土敦仁而道不可息故周公雖在几几不暇之日猶有破巢取子之恐乃與孔子之心同致其憫皇斯二公之以處多難而自靖者情同而道固異矣迨周公歸矣商奄珍雖邑營宗禮定矣召公且視為自天之隕周公則彌引為無疆之恤召公固曰何為是栖栖者與多得之於天而不可也蓋召公於嫌似幾微之際求己以貞而以期周公者初終此志始之不挽特有不言之感終以不悅以是為可正告而無嫌也乃弗挽於始周公亦無可正告之義終以不悅自可昌言而無隱固不以包容之量待召公而俟論定之餘使心折也誠不可辨修辭以立之則皎日青天之詰作矣大舜號泣於父母文王獻地以專征周公多誥而不算孔子稱天以自矢順逆勢殊而立誠一致聖人不釋憂於天下而存心不置豈曰專已無求與天下以忘言而自得也哉後之論者必為之說曰召公無所致其疑周公無所容其辨自擊道存是異端之誕也鄙達推信是英雄之術也陳平以待王陵婁師德以處狄仁傑君臣朋友之間誠不屬而道長矣況乎信



之已過其後必疑忍之已甚其卻必深求以異於驚而果有以異焉否耶言已簡者心必傲論過高者志必疏君子所弗屑也惟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如爵位先後之說然後斥之而勿論

多方一

蔽聖證曰克念敬狂證曰固念聖狂相去之殊絕蔽於兩言之法何易耶孰知夫易此兩言者之非能為其難也則亦憚此兩言之難而別求其易者也夫念乎天以為強之精地以為厚之持四海羣生以為大之歸前古後今以為久之會太至無窮以為載之函細至無畛以為破之入易以為縕禮以為誠詩以為志春秋以為權衡故曰克念作聖非易辭也乃或疑之曰克者但能之謂也念者意動而生心者也所念者持未定矣之於聖之域之於狂之徑乎乎克念而矣即入於聖故必曰言其所念者伊何而後聖狂之分以決乃所念者未易以自言之道之無方體也久矣雖然則亦有可以自言之者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聖之所克念者善而已矣而抑有况焉利與善踈分岐之大辨則胡不曰言善而但云克念耶曰但言克念而其為善而非利決矣此體念之當人之心而知其固然也何也念者反求而繫於心尋繹而不忘其故者也夫利無物不可有無事不可圖無人不

不知其未嘗去也有將來者焉流之歸也而謂之曰未來不知其必來也其當前而謂之現在者曰利耶謂之頃不知通已往將來之在念中者皆其現在而非僅利耶也莊周曰除日無歲一日而止一日則一人之生亦且生而暮死今舜而昨蹠乎故相續之謂念能持之謂克遠忘之謂固此聖狂之大界也奈之何為君子之學者亦曰聖人之心如鑑之無留影衡之無定乎已往不留將來不慮無所執於念恐憂懼而心正則亦浮屠之無念而已則亦莊周之坐忘而已前際不留今何所起後際不豫今將何為狂者登高而歌非有歌之念也棄衣而走非有走之念也盜者見篋而眩之見匱而發之不念其為何人之篋置也夫異端亦如是而已矣莊周曰逍遙可逍遙則逍遙耳不櫻於害所往而行幾不利也固固念夫枋榆溟海之大小也浮屠曰自在可自在則自在耳上無君父下無妻子幾不利也固固念夫天顯民祇之不相離也故異端者狂之痼疾蹠之點者也夫舜之為善非但於為而為之也於為而為之昭昭靈靈之偶動而不可保蹠之為盜則見可盜而盜之也未見可盜隱隱惛惛之知固未有託也舜非於為而為之難鳴而起念茲在茲而期副其初心故孽孽於善而無所息蹠必見可盜當其未為盜有確然見不為盜而必不可者乎無有也當其為盜反諸心而遇其故者乎當其已為盜之餘果且有盜者存乎無有也故異端之



聞於終食者存乎所藏之密是故戰戰慄慄畢其一生而無息肩之地則為之也亦難矣哉無感乎異端之憚焉而他求其易也嗚呼前古有一成之迹後今有必開之先一室者千里之啟塗兆人者一日之應感今與昨相續彼與此相函克念之則有固念之則亡人惟此而人聖惟此而聖狂惟此而狂盜惟此而盜禽惟此而禽辨乎此而聖之功決矣天健行而度不忒地厚載而方有常多學多識而一貫終身可行於一言知其亡勿忘其能瞻有養息有存其用在繼其體在恒其幾在過去未來現在之三際於此而罔焉則殷之遺民不足以復成湯之緒而自陷於凶者亦惟數移其心知而不克永念焉耳嗚呼嚴哉

多方二

忠臣孝子之事與天爭順逆與人爭存亡其將以名爭之乎夫天則不知人之有名也彼所不爭挾以與爭其如天何哉若夫人則以名相勝而在此在彼俱有可得之名況乎天下之利在實而不在名業已有實而名可起既得之於實又得之於名勢將偏重於彼而能與之爭乎故君臣父子之大名君子以信諸己而不以爭諸天下而後可以爭天爭人而全其忠孝殷之遺多士殷之臣子也君父死宗社夷子然以其族爭大名於周然且其實不成而名亦不令周公乃執言以加之罪曰不與曰自速辜曰不忌於凶德嗚呼正其本天下理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挾君父之大讎冒白刃以爭去留之天命乃周人得聲其罪而無慙殷士終載其心而聽命是豈忠臣孝子之大節適足以當凶德之惡聲而天終不可顯哉夫誠有以致之也故曰君子以信諸己而後可與人爭名實也詰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念者識也識斯忱忱斯信也語又曰圖忱於正正者周所可與殷正之名而忱者殷所不能與周爭之實也周可有正而殷不得有忱故曰勢將偏重於彼也夫殷而不念牧野之事乎元黃漿食舉國如狂而輕去其君父流言風雨復舉國如狂而自託以忠孝十餘年之中猶且莫爾迎周之日不圖其忱叛周之日不忱其圖且所為而夕忘之胡為其不自念也信乎其狂之未有變矣狂之為言易也言易而不踐行易而不恒也言不踐行不恒則殷士順逆之名倒授之周王久矣使其念之則如林之曰何惜此肝腦以爭湯孫之綫緒無已而西山片土猶可埋餓夫之骨乃爾伏請命之餘生幸人家國之變徽收復之功名徒以腰領試東征之斯谷而大命終傾

何其愚也故謝疊山之卻聘也必昭然揭日月以告人曰終始未嘗降元也而後可以死而徐子章禹斷髮復奔不得免於春秋之賤辭惡有臣僕於仇讎之手而尚可圖全其大節乎蓋昔之迎周者宅爾宅畋爾田家室溫飽之情重於節義則向之宅爾宅畋爾田周已操爾來去之情以相制而責償焉斯則蠢爾多方欲辭頑民之名而人其聽之而天且予之哉天且予之是忠臣之名濫而不足以榮矣或曰忍恥之俟時懷忠而復起亦豪傑舉事之圖也屈於人之疆大折於君之昏狂限於眾之離析不得已而忍旦夕之辱以俟豐而後發成則為白踐之沮吳救亦為遂人之職齊何遽其不可耶乃殷之遺民則又非其類矣夫將縲怨崇恥若遂人之不擇而逞以與偕亡則瞋目厲身胡越其支體土梗其家室而齧其鉢固其所甘心而樂蹈者也乃爾宅爾田之區區猶得驚其夢寐且使人惡樂設餌以止過客也則其不得與遂人之孤憤同科也既已明甚若其欲蠖屈誓伏保一成一旅以觀變與則抑有道矣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交定身安乃以大有為於天下白踐之謀吳也君與臣比而心一矣夫與婦比而心一矣廷與野比而心一矣比而一心者皆憂憤勸勉之心也唐者行若議者任者下逮米芾芻蕘之寡妻稚子如耳司聽如目司視不挾其欲以相恕不怙其長以相妒既和以睦既明以勤而順可祐信可助乃以弋獲不可必得之隼而天不能違今詰曰自作不和爾室不睦則小民方興相為敵讎者猶昔日也又曰爾惟逸惟頹則沈酗於酒師師非度者猶昔日也浮用其數遷之智幸孤寡以弋大命假託於收復之名樹風影以搖新邦而嚼香背憎夫不能得之於妻父不能得之於子朋友不能得之於鄉黨許短忘長蠅聚鳥散晨斯夕斯於酣酒之中以斯而立忠孝之壘抗天而爭之於人也理哉藉令周公悉心以為殷人謀而教以興復之本可亦惟是和睦爾端友明勸爾邑事以為生聚教訓之忱圖爾之不然則不足有為而祇以亂不謂之狂其可得乎故斥正其匪忱而加以凶德之名多方雖悍弗能反脣以相拒也必矣易曰困而能亨者其為君子乎有言不信虛名亡實也困於酒食征則凶也據於蒺藜內自爭也困於金車利所陷也多方備此數者而欲得大人之吉洵哉其為狂矣小宛詩人填寡岸獄惟臨淵集木之是戒柴桑處士同昏伊阻惟勸農戒子之不違實之弗忱名之失據可弗慎與

立政周官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蓋此言之王者則制顯庸有傳道而無傳道也體仁以長人利物以和義嘉會以合禮貞固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耳千聖之教百王之治因天因人品之節之分之合之以立一代之規模者不度其終以善其始乃曰吾固以前王為師是猶操舟者見上游之張帆而張之於下游不肯於彼之道而背於其道矣故傳道者非道也有所傳無所擇唐虞夏后殷周胡為其有損益哉立政曰克知三有定心灼見三有俊心徽言之有所受者也周官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大猷之自昔者也此以仁守天下以義經天下閱千古而莫能易者也若夫建官之制周則損益乎殷矣殷則損益乎虞夏矣世已易俗已移利已盡害已生其可相因而而不擇哉夫望治者各以其情欲而思沿革言治者各以其意見而議廢興虞夏殷周之法屢易而皆可師惟制者之取舍而孔子何以云可知也夫知之者非以情以理也非以意以勢也理勢者夫人之所知也理有屈伸以順乎天勢有重輕以順乎人則非有德者不與仁莫切於篤其類義莫大於扶其紀篤其類者必公天下而無疑夫其紀者必利天下而不吝君天下之理得而後可公於人君天下之勢定而後可利於物是豈汎然取似於古有所說而遂先咎哉唐虞之建官內有四嶽外有州牧侯伯此三代之所因也總百官四國之治者內有百揆周之所不因也故後世有天下而不置相蓋自周始孟子曰禹薦益於天則夏有相矣伊尹作阿衡則商有相矣抑蔡仲之命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正百工者亦總百揆也美以謂周之不置相也命蔡仲之時蓋宗禮未定之先居殷總已之日也若其後則冢宰與五官分治而上有坐論之三公故成王顧命太保與五官列序而未有所迫其未造咄糾周孔且僕僕銜命以使侯國而不適有尊矣若夫三公職專論道則以議道而不任以政且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是有無廢置之不恒也蓋周之不置相也前乎此者無所因而始之者文王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合四方之綱紀操之於一人之勉勉周官之制其防此矣故立政三宅立事庶尹取天下之經提攜於一人而天工無與代焉故曰文王之始之也乃今論之則國勢之強弱自此而分矣強弱之分者勢也勢之順以趨者理也則唐虞夏商之統御萬方而周之陵夷以迄於戰爭分裂者何非理也是故后羿之篡四十祀而少康復振武丁去湯二十世而天下咸歸紂之不二而牧野之會且如林也厲王流於彘而天下無君幽王死於戎而西周無土平王遷於東

而四海無王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平王之居郊鄙亦虞虞周客之類而周賢滅矣故曰瞻烏爰止於誰之屋齊傳云魯魯滅滅屈魏楚翦翦維申息秦據舊京而烏止於霸者之屋七雄之勢成天下苦戰鬪不休而周不可復興矣是向也天下之情獨則任眾則委賢不肖之所同也上界之則不容辭之人分之則不容任之貴賤之所同也貴以其名而不貴以其實則三公弗容自任矣賢以其人而不賢以其事則虛有論道之名而政非其任矣雖有極尊之位與其尤賢之才而上不敢偏天子之威下不能侵六官之掌隨乎時而素其位大舜孔子莫之能踰而況其下焉者乎故其得也則以皇父之貪僅營其多藏師尹之不平但私其端亞而不能有后羿移神器崇侯毒四海之權則惟威之薄而不足以有為而其失也則王臣不尊而廉級不峻政柄不一而操舍無權六師無主而征伐不威名位相若而禮樂下逮乃使侯國分割殺掠相仍者五百餘年以成唐虞夏商未有之禍而封建之制遂以瓦解而不可復嗚呼文已密而實不固上無輔而民無依周官之下游其勢固有如此者讀周官而可早識其衰雖百世何為其不可知哉乃周之所以斷然廢四代之典而立三公論道六官分政以成罷相之制者文王周公何為其然耶古之君子備道自己而於物無覺故能為治任功而不能為亂任咎正其誼而先其難惟其自慊而已矣代天理民者君也承君分治者臣也此天下之通義也任人者逸自任者勞此人情之至順也堯舜與天同體而情無非道則因其至順而不必厚求己而薄責於人安其身而天下自定文王與天同用正其通義躬自厚而薄責於天下勤其身而不求備於人詩曰文王既勤止以勤為綱紀也無逸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無與分其勤也此文王之所以開國也故周公見其心而以贊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蓋自后稷公劉以來佩玉容刀左右於流泉之陽禮權權權之開猶一日也匪居匪康其勤無逸而王業以成昭茲來許者亦此勤於德風夜不逮之祖武而已矣惟其然也則天子之耳目心思彈用之天下百姓之日用飲食徧德於一人道有所未講三公詔之治有所欲宣六官奉之而又何藉乎承其下者之有相耶乃其慮子孫之不己若也則豫修其冑教而青宮之舊學即以膺公孤之任抑恐左右便嬖得密通於君操六卿之從違也則寺人奄尹領於太宰但以供掃除漿酒之役而立政之所申戒者惟虎賁綴衣之是飭嗚呼威若是而天下之治可不待相而裕如矣故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禹之已得而沛然無勞

王船山經史論 尚書引義卷五



此文王所不敢以自逸而為子孫謀遠者其亦不敢以堯舜望子孫不能以舜禹皋陶期天下之士則亦追之琢之於皇躬操四海兆民於勉勉之中也若夫昭穆已降關雎麟趾之精意已微而趨馬師氏膳夫內史且以斗筭分大臣之權則文王應已早知其弊而行法俟命知無可奈何而安之矣嗚呼緣此而後世之以勤勞開國者恃其精明剛健之才師周官而一天下之權歸於人主禁制精防上無與分功而下得以避咎延及數傳相承以靡彼拱此揖進異族而授之神器師古無權而為謀不遠又豈非理勢之必然者乎夫子孫之有夷厲不能必之天者均也虎賁綴衣之不謹而且使奇人操政府之榮辱矣三宅三後之不克灼知而以資格為黜陟矣司吏者與軍吏同其進退司兵者無一兵之聽其生殺名則六卿而實同府史矣其進如客其退如賈九載無簿書之失則馳封任子而脩然謝去矣天子無親臣大臣無固位國威民貧雖有賢者亦坐歎而無能為矣屑屑然取四方之綱紀責之深宮高拱之一人而求助於刀鋸刑餘之漸賤賢者無以治不肖而相與為竊貴者無以治賤而相與為偷不肖師賢者之竊而以淫賤者師貴者之偷而以竊筋力弛手足瘳目盲耳聾心頑思短異類之彊者其不乘短垣而踰之也乎故曰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學周官而弊焉者未曙於斯義也孟子曰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堯之大也舜之君也中之彊而卒不可弱得其理而勢自順也仁以厚其類則不私其權義以正其紀則不妄於授保中夏於綱紀之中交相勉以護人禽之別豈必恃一人之耳目以弱天下而聽其靡哉乃周公之稱古也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豈其以唐虞為弱而以家天下自私者為彊乎而抑非也堯舜之以天下為公者秩然於天理之別使中國恒有明王而競中國也三代之以世及為競者廓然於封建之義使諸侯各勉於治而公諸侯也周公以此意而制周官六官分建公孤無權君無逸則天下綱紀於一人君或逸則天下綱紀乎天下其為元德顯功之後而在分土分民之列者莫不資以可競之勢也天子無私競而競以諸侯諸侯無私競而競以巨室則其為齊晉秦楚也猶其為周也其為田氏六卿也猶其為齊晉也系出神明而功及民物皆可使嗣我以興仁之至義之宜也故周之亡亡於六國六國之亡亡於伯益之子孫秦之亡亡於三戶之楚而以授之帝堯之苗裔則封建之遺意猶未斬也秦漢以降封建易而郡縣壹萬方統於一人利病定於一言臣民之上達難矣編氓可弋大命夷狄可竊神臯天子之

與立者孤矣則即以文王之勤若將病諸而樂責之錦衣玉食之沖人散無友紀之六卿以虛文而理亂絲彼已不相知而功罪不相一欲無日偷日竊以聽封豕長蛇之吞噬也其可得耶況乎胃子之教不先中涓之勢曰國師師相編率土成風迨其末流安所得五伯七雄三戶而使之崛起且將無從得莽操懿裕而昇之乘權矣以此而號曰師周官也是羸病者奮拳以效黃育也速仆而已矣故師文王者師其德則允合於堯舜之傳德矣師其道則非堯舜之道也□□者其尚鑒之哉



尚書引義卷六

君陳

船山遺書

天下之相競於名實也情一動而不能止物一觸而不能受故邵子以為名之生實之喪皆不足也不足則事不足以濟而實去之德斬於小名雖乍勝而敗細人者亦知此矣於是神其術以游於天下欲張之必固翕之欲先之必固後之見利不爭以為豪傑曰我有忍矣以德報怨以為長者曰我有容矣不炫小利而大利歸之不與爭名而名不能舍也斯道也用兵者以為制人之機欲富者以為取巧之術養生者以為緣督之經是則忍也容也異端之所寶權謀者之所尚也成王既見聖昭昭然揭日月以照臨萬邦而亦云爾者何哉均之忍也而姑為忍者與有忍者殊均之容也而故相容者與有容者殊有云者實有之而可昭昭然揭日月以行者也非固有之則忍者非忍而容者非容也能忍利之不得而非能忍害非忍也能容名之不美而非容以實非容也夫忍云者辱而不撻痛而不抑之謂也利之不得且保其固有非痛癢之相切矣容云者非所得而懷之無所擇而函之之謂也名之不美一聽之物論非存諸懷而函之不去矣能忍於利而不能忍於害利不獲害亦不侵是辭利以違害之謀也名在彼實固在此是去名以取實之術也老氏之教終於權詐心與迹判誠不屬而操物之生死止此而已矣成王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神明者非可以籠絡之術逃其怨恫者也竊竊然避害而樂讓其實是匿藏於心人不能傷而神明之咎惡集之矣誠於忍者利不歆而害亦不距誠於容者名不競而實亦不爭誠有之也知天下之險阻荼毒皆命之所必受知物情之刻戾殘忍皆道之所能格將有階肌膚幾妻子而不動受垢污被攘奪而不對志之所至而氣以凝欲仁得仁而畏亦仁矣此之謂有忍此之謂有容也此以道濟天下而成乎大德者也蓋苟其為君子也者則利之相試也淺矣名之不歆也易矣而害之生於不測實之投以不堪陰陽不偶之數生乎世變雖以盛德而履帝王卿相之位可以惟意所為而相抵以相用者不能無也東野凝廣天之素心乍受之而驚數嬰之而危於是不克以自持而為之搖蕩雖君子固難言之矣且夫所謂害者不僅階肌膚幾妻子也所謂實者亦不僅垢污攘奪也以事親而養不從心以獲上而勞不成績以交友而信且見疑以治民而思或中沮詭於其術則得之正以其諛則不得近乎



名接以利則雖險而有功敦乎實忘乎害則害益至而實不克就若此者萬變不窮皆不可以理道不可以情格者也斯則尤其難忍而難容者也夫乎利非以就乎害而去乎利則害必與之相迎全軀得妻子之福澤上亦可致效於君親旁亦可汲引乎朋友下亦可見功於百姓既已與害相迎而德無可居功無所試咎且上延而禍且下逮乎生之所學夢寐之所志一旦瓦解而不能復恤慮及於此而躍起以求濟忍道逾矣有忍此則征凶而亦刺涉也名待實以彰而實亦由名而立輕去乎名而天下之欲成其名者去之且貴以名者多為之疾以沮其實而無端之恩怨投仁義中正之嫌隙以相為距故亂吾名者不亂吾實不止吾欲據實以與之爭則容德虧矣有容者容此故德愈不顯而愈大也有所忍於利以遠害有所忍於害而忘利有所忍於利以遠利有所忍於害以遠害於利以貞善而後天下無不可濟之險阻有所容於敗吾名者以全實有所容於賢吾實者以正名有所容於敗吾名者而竝忘其實有所容於毀吾實者何有於名實忘而何有於名而後君子之德塞乎天地之間事起無功而功功者存道尼不行而行行者遠功功者以扶人之紀則業修於帝行行者以通天地之變則化順於天至治馨香感於神明其此謂與斯道也達以之調陰陽之愆伏窮以之盡人事之憂患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而利民者不庸撥亂世反故周公以之誅管蔡於商奄而赤鳥之容不改從殷民尹東國而不靜之迪屢不驚乃著其象於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嗚呼盡之矣良以止而忍以定兌以說而容以和樂天教土而不足於物有餘於己不足於身有餘於心君子之以於德為行良有樂乎此焉豈老氏以陰謀持天下之名實而求濟其大欲者之可同年而語哉

顧命

老氏曰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其不求諸己而徒歸怨於物也亦愚矣哉色聲味之在天虛無言性抑未體夫辨色審聲知味之原也由目辨色色以五顯由耳審聲聲以五殊由口知味味以五別不然則色聲味固與人漠不相親何為其與吾相遇於一朝而皆不味也故五色五聲五味者性之顯也天下固有五色而辨之者人人不殊天下固有五聲而審之者古今不忒天下固有五味而知之者久暫不違不然則色聲味惟人所命何為乎昏天下而有其同然者故五色五聲五味道之權也夫其為性之所顯則與仁義禮智互相為體用其為道之所據則與禮樂刑政互相為功效劣者不知所擇而怨焉則噎而怨農人之耕火而怨推者之薪也人之所供移怨於人物之所具移怨於物天之所產移怨於天故老氏以為皆目聾耳爽口之毒而浮屠亦謂之曰塵夫欲無色則無如無目欲無聲則無如無耳欲無味則無如無口固將致分疾夫父母所生之身而移怨於父母故老氏以有身為大患而浮屠之愚直以孩提之愛親為貪癡之大惑是其惡之淫於桀黠也始以愚情之情不給於經理而委罪於進前之利用以分其汲惡繼以忿戾之氣危致其政擊而徵幸於一旦之輕安以謂之天冥厚怨於物而怨於己故曰小人求諸人洵哉其為小人之無忌憚者矣知然則顧命之言曰夫人自亂於威儀斯君子求己之道也威儀者禮之昭也其發見也於五官四支其攝持也惟心其相為用也則色聲味之品節也色聲味相授以求稱吾情者文質也視聽食相受而得當於物者威儀也文質者著見之迹而以定威儀之則威儀者心身之所察而以適文質之中文質在物而威儀在己己與物相得而禮成焉成之者己也故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君子求諸己而已故曰自亂也己有禮故可求而復非吾之但有甘食悅色之情也天下此福也所顯而求之者由己非食必使我甘色必使我悅也故亂者自亂亂之亂也而色聲味其何與焉狂蕩佛達先生於心而徵於色淫聲美色因與之合非己求之物不我致而又何怨焉色聲味自成其天產地產而以為德於人者也已有其良貴而天下非其可賤已有其至善而天下非其皆惡於己求之於天下得之色聲味皆靈靈之用也求己已則校物有權求天下以己則受物有主授受之際而威儀生焉必亂分焉故曰威儀所以定命命定而性乃見其功性見其功而物皆戴德德優大哉威儀三千一色聲味之效其質以成我之文者也至道以有所麗而凝矣是故麗於色而目之威儀者焉麗於聲而耳之威儀者焉麗於味而口之威儀者焉威儀克則惟物之則威儀有章惟物之章則應乎性之則章成乎道之章入五色而用其明入五聲而用其聰入五味而觀其所養乃可以周旋進退與萬物交而盡性以立人道之常色聲味之授我也以道吾之受之也以性五種色聲味也以性色聲味之受我也各以



其道樂用且萬殊相親於一本昭然天理之不昧其何咎焉故五色不能令盲也音者音之而色失其色矣五聲不能令聾也聾者聾之而聲失其聲矣五味不能令口爽也爽者爽之而味失其味矣治谷淫聲釀甘之味非物之固然也目不明耳不聰求口實而不貞者自亂於威儀取色聲味之所未有而揉亂之也若其為五色五聲五味之固然者天下誠然而有之吾心誠然而喻之天下誠然而授之吾心誠然而受之吾身誠然而授之天下誠然而禮所生焉仁所顯焉非是而人道廢雖廢人道而終不能舍此以孤存於天下徒以喪其威儀等人道於馬牛而已矣故君子非不求之天下也求天下以己則天下者其天下矣君子之求己求諸心也求諸心者以其心求其威儀威儀皆足以見心矣君子之自求於威儀求諸色聲味也求諸色聲味者審知其品節而慎用之則色聲味皆威儀之章矣自應元黃耳應鐘鼓口應肥甘而道無不行性無不孝何也惟以其不自不聾不爽者受天下之色聲味而正也藉如彼說則是天生不令之物以誘人而亂之將衣冠闕閱無君子則陋巷深山無小人充其義類必且棄君親捐妻子雞須髮火獸器延食息於日中樹下而耳目口體得以靈也庶物不明則人倫不察老釋異派而同歸以趨於亂無他莫求諸己而已矣抑下見銘曰可以養老盜賊見銘曰可以粘壯常求諸執爵饋饋設己之威儀以善節之用則是天下之為銘者皆可以盜賊之罪罪之也失銘之理妄計以為盜賊首聲在爽莫有甚焉者矣故求諸己則天下之至亂皆可宰制以成大治設宮殿廣楹御四飯大牢而非幾不貢求諸天下則於天下之無不治者而皆可以亂將齋脯繼繼疏食獨宿之中而庭草蓬花亦眩其目鳥語蛙吹亦惑其耳一薇半李亦失口腹之正如露卧驅轟撲之於額而已其督屏營終夕而曾莫安枕則惟帷幃不施而徒為焦苦也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老釋之於天下日構怨而未有宜故喻世法於大宅之內良有生在昇設之中心勞曰拙豈有與與離蔽文章大禹之明也琴瑟鐘鼓關雎之化也食精膾細孔子之節也優優太哉威儀三千以行於天下而復禮於己待其人而後行也成王憑几揚末命惟此之云其居要也夫

畢命之言辭也曰體要於是而或為之說曰辭有定體焉有扼要焉挈其扼要而循其定體人可為辭而美以文為

體要者質也質立而文為贅餘矣猶是言也質文之實交善於天下而辭之不足以立誠久矣嘗試言之物生而形形馬形者質也形生而象象馬象者文也形則必成象在象者象其形矣在天成象而或未有形在地成形而無有無象視之則形也察之則象也所以質以視章而文由察著未之察者弗見焉耳請觀之物白馬之異於人也非但馬之異於人也亦白馬之異於白人耳即白雪之異於玉也疏而視之雪玉異而白同密而察之白雪之白玉之白其亦異矣人之無馬雪之與玉異以質也其白則異以文也故統於一白而馬之白必馬而人之白必人玉之白必玉雪之白必雪從白類而馬之從馬類而白之既已為馬又且為馬之白而後成乎其為白馬故文質不可分而弗侏合也則亦無可偏為指益矣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敬而非以敬父者故君以敬父者施之君則必傷於草野而非所以敬君非所以敬君不可為敬不可為敬是必資於事父而敬矣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以愛而非以愛父者愛母以愛父者施之母則必嫌於疏畧而非所以愛母非所以愛母不可為愛不可為愛是必資於事父而同愛矣愛敬之同以質也父與君母之異異以文也父知其文而後質如其質也故欲損其文者必傷其質猶以火銷雪白失而雪亦非雪矣故統文為質乃以立體建質生文乃以居要體無定也要不可扼也有定體者非體可扼者非要文雖而質不足以立也美以明其然邪耳目手足之為體人相若也而不相為質非若刻木以為傀儡易衣而可別號為一人也故疏而視之相若密而察之一紋一理未有果相似者因而人各為質馬則質以文為別而體非有足實矣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於五臟待感於五官肝脾腎魂志思之藏也一藏失理而心之靈已損矣無目而心不辨色無耳而心不知聲無手足而心無能指使一官失用而心之靈已廢矣其能孤挽一心以絀羣明而可效其靈乎則質待文生而非有可扼之要抑明矣是故先王視之而得其質以教人心之誠而後有以自立察之而得其文以極人心之誠而後有以自盡於是而辭興焉夫辭所以立誠而為事之會理之著也緣政而有辭待辭以興政政無可荒遺而後有恒故辭無可簡僂而必於能達矣定體之必拘而扼要可片言盡哉夫西周之誥誓降而為春秋之詞命降而為戰國之游談體趨卑而夫要文趨靡而離質則信然矣乃其離質以靡者其將以為文乎其能用足以發其體乎其能詳足以盡其要乎蓋亦相承相襲而有雷



同之體執其成見而動人以其要也是則用不窮而能詳乎體者戰國之游談固不如春秋之詞命固不如西周之誥命矣文之靡者非其文非其文者非其質猶雪失其白而後失其雪夫豈有雪去白存之憂辭之善者集文以成質辭之失也吝於質而萎於文集文以成質則天下因文以達質而禮樂刑政之用以章文萎而質不昭則天下莫勸於其文而禮樂刑政之施如吹枯木扣敗鼓而莫為之興蓋難於質者非文而難於文者無質也惟質則體有可循惟文則體有可著惟質則要足以持惟文則要足以該故文質彬彬而體要立矣而後世所號為辭人者立一體以盡文之無窮一開一闔萬應而約於一定非是則曰此其佚焉者矣立一要以虧質之固有去其所必資割其所相待束急而孤露其宗旨非是則曰此其漫焉者矣信然則且以一馬該天下之馬而無白馬以一白該天下之白而拉無白人則且異人於馬而必不許同之於白見人亦白而謂其非人而斥之為馬筋脈浮出於皮膚之表而肌肉榮衛萎而不靈以尺限肘以寸限指截長續短以為不偶而生氣生理了不相屬故蘇洵氏之所為體非體也銅天下於蘇洵之體而文之無窮者盡廢開呼應斤斤然僅保其一指之節而官骸皆蝕竭力殫思以爭求效於其體則不知此體也天下何所需之而若不能一旦離之也皎然之於詩律王鏊錢福之於制義亦猶是也而辭之體裂矣韓愈氏之要非也以其擢筋出骨者為要而不足以統天下之詳則不足以居天下之要矣漢然無當於興觀而使人一往而意盡騷騷乎其野以哀鼎鼎乎其小人之怒也則不知此要也為何者之要而何所會也歐陽修之於史陳師道鍾惺之於詩亦祖是也而辭之要亂矣孤露者無體束急者非要驅天下於其阱中而塾師樂用為授受之資豈僅圖便為科場之習徒用爭勝於蕭梁父子溫庭筠楊億之浮豔曰吾以起其哀也而不知其哀之彌甚也蔡氏之言曰趣完具之謂體趣完具者一切齒且之謂也誰其督責造物而令飛潛動植之各有其官骸莖葉以成體抑誰其督責立言者令積字為句積句為章以塞責而迫不容待以苟完免咎乎先王以人文化成天下則言道者與道為體言物者與物為體故必沈潛以觀化涵泳以得情各稱其經緯曲盡其隱微而後辭之為體合符於道與物之體以起生人之大用故君子以言為樞機而千里之外應之如響今乃如或督責以應程限無可奈何取辦於俄頃則何異於宵史之簿書漠不關心而徒為遺責張釋之曰秦任力筆吏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故

徒文具而無惻隱之實趣完具之謂也亟疾則鄙乃以首尾略具而謂之體苛察則倍乃以孤露意旨而謂之要則君子厭之倍則小人不屑喋喋里巷之言釋之所忌於魯夫康王所戒於利口皆以其趣完具也韓蘇起良人可為辭□□□□□□□□□□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文王之所以為文也草創討論脩飾潤色孔子之所取以為命也夫是之謂體要而莫有尚焉矣

同命

君人者有獨制二其他則可責之大臣大臣勿容辭也二者何用人也聽言也黜陟者一人之大權從違者一心之獨斷也夫人以進御為情辭不飾美以後用大臣以薦辟為職弗容早用其苛求迨其進乎君側矣有所任使而才不才見矣斯與狎習而忠佞類可知矣故不能禁大臣之舉或失人也正而庸之諛而屏之孰能制我以不彰不瘳者矣必夙戒大臣以慎簡乎若其既列侍從而有所稱說矣自非抱道尊高居德嚴謹者其為朕為正未嘗不可移也君崇正則正言御矣君喜諛則諛言進矣至若詭於正而實以諛者雖唐虞之廷有巧言之畏從之違之豈大臣之能代我以決哉弗能禁商人之不諛而審之於微辨之於早密勿之凜測不敢不嚴人莫得而與也戒大臣曰爾勿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為僭使誘我以自聖而陷於狂也何其舍己求人而曠君職替君權而自棄其君道邪且夫郊遂之官分治於其野六官之屬各聽於其長則忠之與佞才與不才耳目弗及舉遺選而責之長官長官不得委也乃若左右僕御行則同與居則列侍日得以其警教達於黼衣則言或巧而或諛色或莊而或樸曾弗審而相戒曰勿使至我前也然則天下無曼聲而後耳可無淫無姦色而後目可不眩乎秉可緇可素之賢恃大臣以免悔不則曰惟予汝辜斯亦不自聊之甚矣故辭之告禹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君自庸而自威也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自求之也周公之戒成王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自之也帝王於左右督御之臣察其人辨其言知人之不能代我而我不可不慎也如是則同命之危言以戒其臣移王其有偷心乎君子於此知世變矣雖然世之弗能不變也道之不能不降也君不可不自知也尤不可不知其後嗣之且不已若也不可不知其臣也尤不可不知臣道之已替風俗之已敝下游之



濫愈不可挽也文武俱而王者之道不嗣周召沒而大臣之忠不屬非道法遠忘而教忠無意也習使之然也前王  
造王業於艱難險阻備情偽畢達知人既已當審矣而當草昧之際言之臧否旋踵而成敗效之故從違易決弗憂  
其秀言之浸清也而一時佐命之臣既更審哲之姿抑以國之興亡為己之生死則經營寵祿求當君心之計不生  
故鑿進辭良之士且夕蟄蟄以贊其所為而不相撓迨天下之已定矣人君蒙業而居安大臣循資以漸進始之以  
容保為心也猶未失也乃一有於此心而情流異懷則柔輒漸成乎習尚君不能自振大臣不能自堅而希冀榮寵  
者無可効其奔走之能以微利祿務助勦之地固將投間抵巇承顏飾說以取大臣之汲引而既則肘腋巧持人主  
之志意小忠可愛也小信可任也所稱說於君前者說淺而機深事小而害大若出於無心而正其揆意之險若偶  
然猝發而實其積蘊之深考推曲引以言之而使君因此以疑彼陽奪陰予以言之而使君即信以增疑聽之無端  
誅之無罪禍成事敗追悔而不知其所從若此者大臣稍有不順即已墜其術中抑且曰此正几授綬之役聊供頤  
指而他何能為人君抑曰此以聊供頤指者也忠謹無他而不容摘發者也惟然而害不可言矣迨及末造主暗臣  
姦而不但此也主暗則志不定臣姦則任之也不容專於是大臣既有可疑之迹天子因有厚疑大臣之心上下交  
猜大臣匿情不自乃進請言厚貌之儉人使執役於左右授以意指乘宴笑而進微辭若與大臣相左也而實以相  
成若不欲使大臣之知聞而實大臣之口授其言而既售矣則又且脅持大臣之長短以制其生命宮府交違國是  
益亂成乎極重不反之勢為大臣者亦將追悔而莫及矣西周之季皇父一挾姦私而趨馬膳夫分權交騁漢唐以  
下覆軌相仍固不可以舜禹伊周之獨斷望諸末俗之君臣則穆王申嚴同命責以慎簡馭右也豈過計哉度其德  
無先王之聖哲度其臣非元聖之悲忱度其時已非草昧經營人勸於功名之風尚既無以自保矣尤不能保繼我  
者之如我且愈我也縣一慎間乃儉之法以馭右之賢姦為太僕止之功罪則君可以用人之失責之大臣大臣亦  
可以聽言之失上責之君後世有不令之臣進一姦人使居禁掖人得執以糾之曰天子之抑不順者誰實使然也  
不度之主即欲拔一佞人置於左右大臣得執以上爭曰此臣之辜不敢任也申屠嘉以謹鄧通李況以抑梅詢曾  
致堯而漢宋之君免於失德亦其效已以中主而治道衰之天下道有高而不可繼也俗有美而不可紐也襲獨制  
之虛名貽交委之實害又奚可哉故於同命而知周道之降抑於同命而知周之所以永也夫車轡極表衣如瑞猶  
有可畏之長吏建威以警淫縱而履孟之流終不能爭勝於劉單有以也夫臣君交責以交儆固守成之中主特以  
定傾者也

呂刑

今欲審先王之法制亦惟名言之足信而已矣刑罰之稱連類並舉言刑必言罰有聞自古未之或易也而論者乃  
曰罰非古也莫得哉辭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鞭扑分有所屬而贖則言之義例明矣乃抑為之訓曰  
贖以施於官教之刑而五刑不與不動道藝而罰以金銀師不能行於里社而況國乎乎其言曰五刑而得贖則是  
富者生而貧者死貧者刑而富者免將使富人公於殺人而不忘夫不揣其本以極其末則其說伸矣乃以此為患  
則以施於官教之刑也將富者可充玩公事而弗勤茲誦矣乎矧呂刑固曰五刑疑赦聞其罪則罰施於疑赦而  
殺人及盜不與於贖明矣又或為之說曰先王以道治天下或抑或揚以昭德也故善者登進之以禮慶者死傷之  
以刑以責人之生而賤其死責全其受生之支體而賤其殘一抑一揚而仁孝之精意與存焉如其以罰為懲而顯  
示天下以居財之為貴而輸財之為賤則骨動其民心於貨賄之有無也使然則以罰故而勸人於貨抑亦刑殺示  
懲而達比之禍均於盜殺亦將貴偷生而賤致也乎且民不可使勤於貨賄而在官之士入學之良其宜導以伸廉  
隅而賤貨賄又何如邪天不有所毘而廢其陰陽聖人不以有所蔽而廢其賞罰正其道於在己而順其化以無  
憂斯亦已矣如必賤貨賄而不寄以權則非徒罰敵而賞亦敵爵祿者貨賄之所聚也爵祿可以訓驕祿可以訓貪昏  
勸天下於富貴之望而不憂其望貴而輕仁義邪易曰聖人之大賢曰位何以取人曰財財者國生人之所不容  
已也奪其不容已而病之故曰罰懲非死人極於病古之為刑罰者亦率人情之固然而為之乎奪焉豈有病與從  
其蔽而蔽之無不蔽也從其善而善之無不善也故聖人不免於流俗之譏彈而皆亂亦有可原之心迹苟從其蔽  
而峻刑以治失道久散之民則免爰雅惟害之憚於罰也相千萬而無算乃先王之於民也則既制民以產班士以  
祿抑末業以重農故富者有以富貧者有以貧里比鄉鄰之民均平齊一於仰事俯育之中何所得強豪兼併之族



藉有餘之資以恣其橫哉迨其後而有居處懷寶之橫民倚貨賄以亂法則惟先王之經法流於地壤而豈罰之為法不藏以貽之敵乎且即從其敵而言之愚氓之情其狼戾極矣米揮斤金錢輕於受罰求這一朝之忿而不以修毒其心者則必貧者也若其積貧以抵於富則雖粟朽於倉幣盡於藏而一粟之遺一錢之散遂若截肌剝肉呻吟連旦而不安其寢故貧者之罹法者於其輸而得富以輸則若疾疾之去體富者之罹法其輸為易而懷之戚戚長年案藏而不忘此亦人情之大致矣先王之以刑罰懲天下也外病其身而內病其心病其身以刑非但使之毒楚於一朝毀形殘體而終其生不能以貌與人齊病其心以罰非但使之困窮於期限也訟而見曲姦而見捕羣致其資以輸而顯為君子之所奪則推抑之辱內以愧於妻子外以愧於鄉鄰者亦未可釋矣先王極不肖之情知其私利厚藏之心可奪之以儆其惡而抑長養其廉恥以使可悛彰明其罪戾以使其知懲所以治人之道曲盡之矣然且謂不足以出財為難猶夫強者之勝痛楚頑者之不恤殘形也五福六極之參差不齊也不能必善者之富以強則王者數極相天而以嚮以威亦但能使不善之民富而之貧善而之天強而之弱其能取天之富強強弱不齊之數皆均而極乎重以使有罪者之必嬰其難受者乎懲於富者之不畏罰而廢罰則亦將懲強者頑者之不畏墨劓則官而均之於死乎惟死則可以概天下而示之威然且有一狂狂夫甘刀鋸其如銘者故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死且不畏又將何以懲之故天不以霜雪之不能凋松柏而亟施以拔木之風王者不以刑罰之不能困富強而概坐以必死之律仁義於之而於物無憂也然而有不率者揆當以輕試於法則抑有下刑適重上服之科以刑故於小蓋先王之盡人事以相天道精義入神以利用至纖悉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也與其未流而為之防徒立多辟以淫用其威且使鷙悍之吏流血成渠而不恤為君子之學者惡惡已甚倡慘數之論淫於申韓而不忍之心潛鑠而不知矣況夫刑極於上則賄流於下千金之子不死於市莫夜之金旁委於吏室苟官箴之未肅吾不見富者之克即五刑與貧者均也無已則疑官刑以下之可贖而大辟不可千錢之罰其移王之老政乎雖然大辟之罰非謂姦究殺人之不疑於赦者也罪之所科固有層案而上積以至於大辟者矣輕者抵輕而倍者重一等

矣倍其所倍而差以四等又從而倍之則大辟之法麗焉如狂如將於其積重而減與輕齊如今律罪止則輕者不服而人之試於法者等一刑而何弗犯其重如將因積重之不當死乃遞減而輕之乃輕者極於無刑而多所漏矣因輕者之下刑而數倍其辜則不極之大辟而不可若此者概置之於三死而人之死者積矣今律之有雜犯死罪是也豈可與白晝劫殺加功殺人者同其斬刈乎乃或又為之說曰流宥五刑為此言也而抑不然古之以流為宥者為在八議之科耳故以施之共驩蔡霍而不下逮於庶人彼既有爵士享富貴法臣民長子孫奉廟祀則投畀四裔內不得世食其國邑外不得身廁於宮公而罰亦重矣若夫不軌之罷民去墳墓遠親戚以趨利於四方視去其鄉如脫敝屣而流亦何足以懲至於加之以桎梏責之以鬼薪城旦之勞煩冤劇苦之以不得有其生則既流之而又病之或從而重之是刑罰與流並施於一人之身後世不仁之政而豈先王之典哉況乎投楚夏於煙瘴驅疲弱於口外名為不殺而假手於鴆毒射工及夷狄之鋒刃以陰絕其命恩不足紀而威亦不足立矣則何似因以罰者之名正而事成且以開其自新之路也藉曰穆王以財匱而訓贖刑非經國之大猷乃即有縱有罪驕富人之弊而以視國計已感橫加富斂吏緣為姦賂削農民者不猶相逕庭耶蕭望之刻薄之說徒以偏僻拒張敞遊於聖人之門者不當為之左袒也罰者非穆王之昉也自唐虞以來未之或易也夫豈帝王之不審而為此哉天之有六極也各有所用以施其化帝王體之而響威行焉六極有貧而罰道行矣因天之道審人之情雖有損益其何病焉夫子錄呂刑以著三代之刑章也以此

文侯之命

繫小弁之雅而不與揚之水同列於國風雅孝子之志也東周無傳書而錄文侯之命繼畢同存周道之遺也以平王猶有君人之道焉故春秋不始平王而始於桓王周之下夷於列國而不可復興自桓王始宗周之亡則亡於幽王矣平王其何咎焉入春秋之三年經書天王崩君子之所悼也桓王志親黷貨失信無刑而周始降於列國春秋書武氏子求購受未踰年親遣童稚求乞諸侯贖貨辱親無人之也春秋書從王伐鄭昔先王之信志其有功於社稷奪其政而又加之兵師敗身傷為天下慘無君人之道也故周之降於列國桓王為之也於是天子問天下



之無王而春秋作使桓王能繼平王之志而成其事春秋何為而作哉謂申侯以太子之故與犬戎攻殺幽王者司馬遷之妄也詩序稱西戎東夷交侵中國用兵不息而抵於亡則亡西周者戎也申侯其何與焉推免道瑾之悲原屬毛離襄之愛藉令弟氏緣我以為兵端君父由我而發大難其不致死於申以謝先王者無幾也維奈與梓必恭敬止哀哉之子忍聽母家之弑父而報以屯戍之德哉故孟子曰親親仁也申生不忍明見誘之由而死於駘姬君子曰此其所以為恭世子謂其不足於孝也故死之非難而生之不易幽廢之餘永懷不替迺梁發焉遺愛弗忘壞木無枝且惟恐以無後為不孝之尤平王之志若矣安於放以緩君父之念全其身以繼宗祧之守仁人之道也故曰仁也聖人定心忠恕而審用權衡故於小弁存孝子之志而於文侯之命幸周道之猶存也非後世一切之論信史氏之証以吹毛羅織者之得與也乃槌平王者又曰棄文武之故都於不守東遷而王迹以息嗚呼責人也必為之謀為之謀者必其可行也可行而不行然後責之也未晚今具稟九成之壇設九楮三楮再拜晉彼論者而為平王謀又將如之何邪其致死犬戎爭一旦之命如蔡世子有之國滅身死而不恤乎抑將守茂草之園京圍撤而亡如晉懷慈之坐空城以待縛乎李綱徵幸於孤注而徹致為虜猶自命為忠直又其甚者則如光時亨之誤國陷君而身則降賊以偷生耳則責平生以輕棄故都者其大概可知矣君天下者以四海為守天子之孝以宗祀為重死社稷者諸侯之義也不及兵而報仇者匹夫之行也海內之地方七千里王畿之域東盡於殷郊皆天子之所得居也三塗嶽鄗武王之天室也漣東澗西成王之卜宅也底病於天大財置於皇甫諸侯震足於嘉禧大夫作室以出居終斷不更程膠而故守西京之灰燼棄九有之鴻圖此不君不孝之尤以於絕文武之景命者如之何其以此為天子謀也惟其遺也幸則為靈武之唐復而都之鐘虛不幸而猶為錢唐之宋存九廟之宗祀其視素車數組者衣行酒者自相干萬豈得以倖倖之怨經經之節執獨夫一往之意氣進而謀元后之去留哉李綱謀之而說敗于謙謀之而德成勢非景泰而事靖康匪大猷是經惟通言是事決裂一朝而神人無主悲夫然則平生固與唐肅宋高宗遂可許以仁孝而足君天下乎夫平王之視二王固有辨矣其遇亂而居於外者均也乃於小弁見平王之志則非錮父南宮之心矣於文侯之命而見平王之所以為東周者固非宋高宗安江左之謀也少康之復夏也二

對為之基虞綸為之輔歷祀四十而高句如故周之東遷晉鄭馬依非特立國之所憑亦興復之所藉也安其身而而後動則鄭居號檜之墟以鎮撫東方而固成周之左臂定其交而後求則晉臨汾絳度衣帶之河水而即踐離州之庭故其後晉之持秦者五百餘載韓不亡而雒邑之九鼎秦雖暴不敢問也則平王之授鄭政者為綢繆根本之遠圖而其錫命義和也乃控制關中之至計蕭何治三秦寇恂治河內漢高光武所以雖敗而興者亦此道焉耳况承文武成康之遺澤固秦離陰雨之人心收后稷公劉之故土乎賜之弓矢假以專征所以睦晉而制秦也平王之志深矣假令天不資秦而周祜未艾則王整旅以嚮禹瀆晉人乘虛而渡蒲坂鄭輯東諸侯以繼其後問秦人之罪從歸之於汧隴直折華收之而不待再舉之勞乃天不假之以年文侯早世鄭武旋亡寤生安忍無賴成師懷姙內訌非復有摩刑文武捍難追孝之心然且平王猶不憚屈體交臂隱忍以圖成其初志四十餘年之間猶一日也志之不終延及桓王首修怨於鄭而致祭足取聚之師再致怨於鄭而召祝明請從之辱釋西嚮之圖爭小於於穴中而鄭之援夫矣納曲沃之賂遂其無衣之驕氣資尹武之師滅義和之適嗣以故翼人既恨其薄思曲沃亦狎其褻鄙造及武獻惟蠶食鄰國以啟霸圖而置宗周於秦越則平王之遺意蕩然而秦得高枕以收文武之餘民矣此桓王之所以不王而春秋之所以託始也功之未就者天也志之自立者人也聖人恕人於功而原人以志故存小弁於雅以西周之亡上有失道之失而平王惟順之於天錐文侯之命於書以東周之不王下有不肖之子而平王已盡乎人推於父而志不得伸猶可以泣告於鬼神而自喻環於子而功不得就乃令千秋以下舉賴趙廢弛之咎歸過於貽謀之不臧君子所深問也記天王崩於春秋之始以繼尚書而作聖人之情見矣乃周不亡於犬戎之禍猶為弁冕本源以施於赧王也又豈非平王不可泯之功而晉鄭之君贊東遷之計謀之具臧亦不可誣矣史氏撰傳聞之褒說以誣古人世儒求備於人而樂稱人之惡折衷於詩書以求聖人之褒貶斯以侯之來哲



國暴人之厲作於尚父之世無有以此言兵者也於牧費之誓見其大畧皆以戰之曰以警士卒其先不以論議於帷幕申飭於訓練者何也古之用兵與後之用兵勢殊而道異則以三代之軍制驅束後世以摹倣者祇以病國而毒民必矣言三代之軍制者其大端曰寓兵於農者於二書則三代非其農也其為兵也猶然一農也寓兵而已矣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後世而以此戰也我欲止齊而人之弗止弗齊也將如之何止於七步而不進止於七伐而不殺氣一息而不能再振也將如之何止齊於此而旁出以相撓也將如之何蓋古之用兵者以中國戰中國以友邦戰友邦以士大夫戰士大夫即以農人戰農人壤相接人相往來持從其國君之令以戰而實其友朋鄰亞也故其戰也亦農人之爭町畦而相詬詬雞犬而揮卷已耳無一與一相當生死不兩立之情也馳驅控弦以決軍事之利鈍者車中之甲士耳步卒之屬每乘七十二人勇怯無擇備什伍以防衝突護車牛以供芻粟治井竈以安營壘而已矣因農人服役之勞非壯士折項陷胸之選也迨及春秋之季宋華向之徒夕宿宋公之守晨趨華氏之軍下弗離上弗誅也足知三代之兵非兵也農之寓焉者也故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凡七十二井而出一乘之卒是有田九百畝當漢以後四而一人為兵征伐數起民不橫死者甲士之外人皆知其農而非兵不以俘馘為功也於是必有方伐可有制而無重傷示威而已乃流及戰國原印甸以起甲兵既無不兵之農是起暴焉白起尉繚之屬以兵為教以戰為學以級為賞以俘為功一戰之捷駢死者數十萬蓋當農之制未改而淫殺之習已成自列國交爭以迄秦漢之際千載以下遙聞而心悖况自漢以降以除大盜以禦者乎如其可如牧誓之步伐止齊也則農可兵也既不能然而驅耕夫於必死之地徒以債國有人之心者何忍而為此哉昔誓曰杜乃獲效乃穿無敢傷枯無敢有寇攘踰垣竊焉牛誘臣妾臣妾通逃祇復之我商賚汝則兵且防民之侵則兵不侵民可知矣兵不侵民而民可侵兵則民日游於營壘之間猶農之越陌度阡以相聞也當其為兵無改於其為農抑可知矣自後世言之兵固不可為農農固不可為兵也兵而使為農則愛惜情深而兵之氣益故屯田而兵如無農農而使為兵則坐食習成而農之氣狂故汰兵而必起為盜無他兵有不保之生則無顧恤也於是而善御兵者必懸不赦之刑以擾民為大禁古之用兵者以義動不以利

與其充卒伍於行間者以投行非以勇選進而無死亡之害則不怙死以凌人退仍井里之氓則雖于彼而不忘其故君不以利為功將不以勝奪利則兵亦不以一籍戎行而視民為其刀俎魚肉兵之情不翼則農之氣亦靜迨及春秋館穀三日遂寢以為大獲芻粟糧糈全家計於行陳之中必無野掠以殘民亦不因糧於敵國養其志於采芘之中閑其情於藩舍蓋蔽之計故人胥可兵也而原惡以剛良者兵固可農也侯國之有侵伐率有事於比鄰而無防邊久戍之勞受命而討不庭但令服罪而還師又無追奔搗穴之事文吉先及四方之人民入保互相知而互相恤井不堙而木不伐今日之往而不彼侵他日之來而不我傷故費重之勳色相戒但自謹司其牛馬臣妾無殊乎主伯之吉亞旅以雖勞於倉庫軍酒而不以割掠人氏中駟橫之禁如是以為兵專靜瀟灑之氣不愆於素無割掠之利搖蕩其心而之於貪戾則車還軍散仍安其男耕女織之常兵固可農也後世之兵與獨盜相逐於千里之外輜重不相及推蘇不能給禁令雖嚴而弗能止嚴克勝追奔則馬仗衣屨布帛金錢狼戾惟其取非分之獲既蕩其情坐食之安又習於逸使反隴畝以竭終歲之勞而如茶槁之若能保其恒心服先疇者百不得一也如其可以之誓之軍令治軍也則農可兵也既不能然而欲重農固本以防民之暴情也其敢輕用農民於戎馬之場哉夫酌古今以定立國之規非陳言之可試久矣三代之兵可無兵也一戰之勝不足以興王一戰之敗禍不及於天下故得以雖容詳謹之跬步為陳法而怯懦之耕夫有以自全於爭鬪之地三代之兵不以為兵也一詞之失而整旅以前一春之爭而援袍以起氣洩詞伸而各安其生計故得以謹守輜重而自保為軍人而于役之征夫初不須有驕縱淫掠之憂處今之世用今之人以保今之天下可以其道而治軍乎固不能矣則農與兵之不可合也久矣以留首爭衡之法教其農而農不能勝則積尸於原野而天下無兵以掠奪淫縱之八存其兵而兵固難戢則人競於貪賄而天下無農無兵則無農則盜賊日繁善請古人之書而推廣以論世尚無以一曲之學禍天下乎哉

秦誓

言有至是者不可廢也而其心則不能如其言言不以人廢抑不以其心廢言苟至是不可廢也聖人樂取於人以



進天下於善則亟取之請者因言以考事因事以稽心則抑因此而得烟成焉秦世之言非穆公之心也穆公所欲  
 爭衡於晉得志於東方者夢寐弗忘則所昧昧以思者終乞乞之勇夫也故公孫枝得以終引孟明帥彭衙之師以  
 拜賜然而姑為誓以鳴悔者其是非交戰之頃心尚有懲而言輒於正夫子錄之錄其言也取其乍動之天懷而勿  
 問其隱情內怙終畔其言之匪聖人之宏也夫豈穆公之心哉乃於此而為人臣者當亂世事詐力之主其難也甚  
 矣非君子孰能守貞而免於外哉其唯周初之君臣乎降德國人修和有夏以補功而有天下者即其以累仁而不  
 爭天下者也命之未集不以險詐之謀蔽蔽天下而收其大利命之已集不以文飾之言彌縫天下而避其口實則  
 君若臣早野勤謀之華屋之下者無不可正告天下以無慚即或有所未效亦終不損其謀之不臧而誦言以分己  
 之誘君以不回而千百存臣以無過而保功名至於三世而號公閔天南宮括散宜生秦廟之功烈昭焉故君子樂  
 論其世觀於君臣之際以勸忠也夫秦則異是已乘周之東竊起而收岐豐之地間晉之亂因譽而敗河東之士所  
 以肇造邦家者非有公劉置父君宗飲食之恩宣理疆止之勤也天下不亂則秦不能東鄉而有為天下有憂則秦  
 以投間而收利有時坐視而持天下之長短有時挑釁而疲天下於奔命始於秦仲舒於始皇并諸侯滅宗周一六  
 合皆是術也乃既以陰謀秘計微利於孤寡博弱以成其功而時當三代之餘先王之德教未斷商周所以得天下  
 者已然之迹必正之名賢不賢且骨識之不可欺也則又惟恐以其中心之蘊暴著於世而生人心之怨惡故幸而  
 僥成則為之名曰昆吾韋顧之湯功過密伐崇之文德亦猶是爾其或僥敗則恒嫁罪於共謀之臣以陰飾天下而謝  
 咎夫然故孟明西之白乙之徒成不能分功而敗則為之任過也嗚呼其始也固相與屏成密謀以徵幸於一旦事  
 之備製乃昌言以斥之於眾曰乞乞勇夫我尚不敢載載編言我皇多有之可斥之如大馬讓夷之如草菅也亦如  
 斯夫自是而後探秦志而為秦謀者若商鞅白起魏冉范雎呂不韋蒙恬李斯之流無不且席珍而夕路草進從膝  
 而退囊頭勞形怵心力爭以快秦人之欲而再以下天下乃放逐謀勇身受不韙之名以為秦分怨於天下則何秦君  
 之狡而秦士之愚邪此無異故凡秦人之所謀以得志於天下者皆非人臣所當進謀於君也夫信與親利死亡同  
 孤寡以留亂寓干戈於計和之中是賓客而夕寇仇危其父兄驅其子弟為孤注以行利於千里凡此天怒人怨之

大惡憎焉莫恤而莫戰勝之賞懷此以事君是猶助弟以訟兄訟愈健而弟之疑忌愈深也忍於人者無所不忍議  
 於人者無所不議立謀之頃早見其心而欲以此結盟故保功名於安忍雄猜之主其可得乎當其前席傾聽之日  
 劍已加於其頸矣乃秦之臣子謹詞相仍誅夷相望前者已傾後者固覺豈其甘以身名抵陰賊之鋒耶抑此抑有  
 故蓋秦之所陽尊其名而不欲如媚者皆所播棄者其所謹詞而繼以誅夷者則所禱祠以求者也夫人之情不動  
 於賞罰而動於人主之好惡苟非正誼明道遠利職功之仁人則賞罰或於無端而好惡移其風尚其不為險波之  
 之主所顛倒而樂為之死亡者鮮矣誓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非穆公之情也國人則知其窮矣感言而非其好也  
 公又曰不替孟明孤之過也亦非穆公之情也國人則知其誅詞未幾而繼以顯庸也彭衙之戰濟河之役猶資射  
 御不違之乞乞於孟明而黃髮之詢仍土宜也故孟明白三年將拜君賜亦知逢咎之不長矣是穆公之誓眾而移  
 罪於三帥者外以間諸侯之口內以謝寡妻孤子之痛怨而非以情也不然公孫枝其能終抑無枝之老成違君之  
 怒力護獲師俘獲之勇夫以微不可必之戰功於他日哉孟明之徒窺見其心而樂與之共功名動於其所好惡則  
 斥辱不以為愧即有死亡之禍亦其情不知愛得不與子車氏同閉三泉亦僥倖而非有必全之首領矣彼鞅起再  
 睚不韋斯恬之徒一日之力未彈智未盡功未竟過未有所必委則固可以緩誅刑亦族之禍而言聽計從什百於  
 於蹇叔百里之陽尊而陰遠矣夫君子出身以任人國家之事進以當賓友之禮退以保明哲之身所守者道也所  
 重者恥也所惜者名也嗟士在庭昌言其惡斥為勇夫罪以謫言舉枕隍而歸之於我彭衙於鄰國嫁恨於百姓曾  
 廝役狗馬之不若苟其有羞惡之心者亦何為辱名賤行以強與其謀邪嗟夫王道之息也德良功競士以其身游  
 於盡壞之世而處人圖王定霸之間守經而自靖則以失時而見侮搗變以從欲則以懷詐而見疑乃守貞且有屯  
 膏之險而教誨實全爾後之圖安於忍人者疑其不難於昔已險於來人者畏其不可與有終樂殺人以為功則將  
 以之乎怨於冤鬼多持利以富國則必德其厚藏於私家故蘇秦張儀種種信義劉晏籍狗人主之欲僅取一旦  
 之歡而極非常之福斯亦可為大哀也矣雖然其不足畏也彼所為違君之隱志以自誦得志於人主者其製人制  
 人夷人族籍人產不知凡幾矣故曰出乎爾者反乎爾天之所假手以洩覺獨天極之忿者即此解衣推食投膝得



水之君臣而亦何遠之有哉故天子錄秦誓於書為人君得失之衡抑為人臣死生之紐也黃髮之士蓄力既極而裕乃心以裕天下不違君於近功小利之傾危則即以穆公之崇力高詐而附心自鑿亦必引咎歸己而大白其無技之忠忱以正告天下後世而不能誦其聲懷其視孟明之惡不可掩必加斥辱以謝國人者榮辱霄壤也則君子之行己事君不與世主為違流其又有道矣故或隕命而徐庶全身孟祖仰樂而徐廣終老陸賈稱仁義而榮侯生僅權謀而摘沈約獲亞謫以死趙晉間流言而危履信思順者雖險而不頃取義臨仁者雖死而不尸安能因人之好惡以進成朝國之榮光哉存亡者天也死生者命也寵不驚而辱不辱者君子之貞也樂則行而憂則危者大人之時也然則蹇叔百里其得道之正與而抑未也兼葭蒼蒼白露為霜秦之始興有伊人矣煜煜紫芝可以療饑秦之末造有冥鴻矣蓋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子贊之曰志可則也志足以為天下則則與散閣顛枯同為三代之英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百篇之終秦誓聖人之志見矣斯以歷聘列侯而不西渡龍德而正中也

尚書引義卷六終

跋  
此書就尚書每篇之義引而申之其體裁近於韓詩外傳春秋繁露雖不盡遵經義比附而多於明事有關就中顯揭其指人所共知者如論伊尹弗順而惜韓忠定詘於劉瑾論高宗晁昫而責張璠桂葉賴寵達君致論平王東遷而罪尤時亨尚君誤國固維世之深心也即其事未經顯揭然其意可揣測而知者如論微子去之謂惡廢之臣民推戴易置則以咎蘇觀生擁立唐王之弟盛國廣州論周初官制謂文王不置相致周室中衰難振則以比明代自太祖廢丞相不設數傳後權移於寺人論周公營建洛都謂欲安商民反側則以諷永明王不宜專居肇慶憚桂林此亦憂時之夙抱也雖立說不無駁雜而秉心則甚純矣其尤有功於名教大防者則論多方之殷士謂頑民既迎周而復叛周者以匪忱不與自速其辜不得附託於忠孝援春秋之例貶反覆者為凶德狂愚義止詞嚴森如斧鉞蓋借是斥吳三桂之進退無據始為武臣終為逆臣此船山所以避偽使之招自全其貞士流氏之德其卓識定力具見於斯所當表微闡幽以彰其志節者矣若夫持論好立異同前哲名儒自劉子政以下皆肆意攻擊此誠識有所偏然其所著各書大率類此且有較甚於此者祇須繼其失不必剛其善也至於古文尚書不知其為贗本則自明以前知者本少未可獨議船山況古今雖偽書而不可廢闡潛邱亦嘗言之阮文達公引書說云古文尚書出於東晉其中名言法語以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學者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為古人所愚直不易之論也然則觀船山此書者宜重其觸類旁通可為陳善沃心之助擬諸倪鴻寶之兒易黃石齋之月令明義其在伯仲之間歟

同治三年二月後學儀徵劉毓松撰







